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宋 李心傳撰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

建炎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堯舜所以高出百王者以其得天下

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桀德武未盡善况於後世乎漢高

祖唐太宗號為賢君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

大哉太祖皇帝之受命與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欲訟歸而不

釋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為天下得人則舉成業授焉不詢羣

臣不謀卜筮惟祝天意之所而已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太

祖及我太上皇帝豈非希濶甚盛之際哉何備龜鑑羣隱翳人

明出郡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濶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

如是也且我高祖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全人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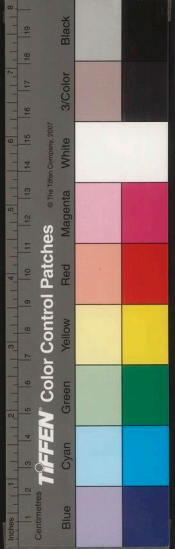
背遼國已三歲矣豈能終事我哉我心之不滅天實知之於是

生吾聖人以平之我高祖之封靖康者苟蓋宣和之三平也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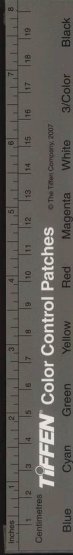
全人倚我為助入五歲矣以燕代燕虐尤甚焉安知其不加諸於

我哉國事之夫國天實命我於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

四鄰多壘敵於我手請命我於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虞薦至敵于我侯又以一身當之而聞者縮頸至相而百姓
道次濟而父老迎謂人心歸矣渡子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馬
迎天心春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州至王麟自滏至梁揚祖自信
德府至張俊揚沂中皆已在麾下即位之日劉光世自鞏延至臨
允施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豪傑之心歸矣而况賜袍之夢已
應賜帶之言已念勸進之書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遜而不受惟
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翌日丁卯謝光家以受命之
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向羣后咸在然必假道君便可即真之札
然後不得已而就南京踐天子位初議年號黃潛善定為炎興耿
馬此與肅宗即位靈武之事異矣初議年號黃潛善定為炎興耿
南仲曰此蜀年號也衆皆服遂為建炎議即位儀耿延禧以為必
築壇告天王然之乃令有司築壇於天治門之左命王府記室蔡
軍滕康作冊告天撰文肆赦江伯彥中興日歷云冊文係未勝非撰伯彥撰按紹興日歷滕康家自陳乃康所撰記也赦文詆斥園城士大夫有憤怒意王命延禧改定其敘邦
昌事但云仍仰臣僚俾僭位號而已又云園城士大夫一切不問

遂以南仲為禮儀使而延禧讀冊文時太常寺主簿張浚自京師
駢至因以浚攝太常少卿導引行事昧爽皇帝登壇宣受天命冊
文曰嗣天子臣構敢昭告於昊天上帝金人內侵二帝北狩天文
咸屬混於穹居宗社罔所依憑華夷罔知攸主臣構以道君皇帝
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兵馬元帥之權倡儀旅以先諸將冀清
京邑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
神荒屬於臣構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
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
以中興於未祚讀畢上南鄉慟哭久之即位於應天府治之正廳
簾陛如殿儀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賀正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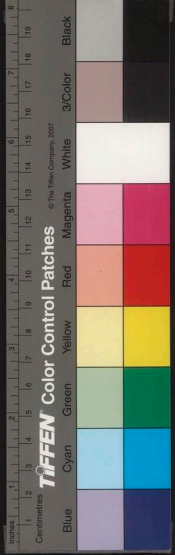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陞殿侍立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百官稱賀班退夫赦天下命
西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寢罷青苗錢應死節及歿於王事者並
推恩奉使未還者祿其家一年選人在職非在職者並備資臣僚
因寇去官者限一月還任清兵群盜咸許自新係官欠負不以名
色皆免南京及大元帥府嘗駐軍一月以上者其夏稅悉蠲之應
天府特奏名舉人並與同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特奏名三
舉以上及宗室皆預貢者並推恩州郡保守無虞者與推賞應募
兵勤王之人以所部付州縣主兵官訖赴行在中外臣庶並許直
言自今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布衣有材畧者令禁從監司
郡守限十日各舉一員餘如累朝故事上時年二十一後名所集

壇曰中興受命之壇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即政之初

者則興之有不便於民而未去者則去之難以辨而繼堯說為重
華協於帝傳授一遺照猶舉前世之未舉者如十六相去前世之
未去者如四凶命九官仗居其任肇十有二州使各有其工況有
異事殊可無所因革以一新大政乎春秋記列國之君為政必時
施舍已責速鯨寡振廢滯等事列國猶爾況有天下之君乎是宜
太上皇與之始即政也求文武才畧之士絕奸邪誤國之臣以啟
欽青苗與上供之增加稅賦之規出刺皆政之奸宜革者而悉罷
去之以褒賞死節講求民瘼昏務所宜先者而悉舉行之即斯嚴
者則其餘可類求是以天下之心皆翕然欣戴於已成中興之
業而垂無窮也何備龜鑑罷青苗錢蠲帝手轂載損上供歲增
之數禁止州縣納稅粟量賦欲違法之弊是以回建隆至仁之
朕而兼時該國之臣如京貫勸劬等子孫更不復效又所以懲崇
觀不仁之轍輒
尚書左丞馮海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以宗社
失守上疏待罪朕南仲與張邦昌進呈三省事即日拜徽猷閣直
學士兵馬副元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顯謨閣直學士兵馬元帥



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撒薦

辛卯尊靖康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既而

高書者謂元字犯后祖諱請以所居宮為稱詔學士院擬定

汪伯彥中

與日歷辛卯元祐皇后為隆祐太后諸書皆同之

臣謹按上宮名改尊稱在八月庚午諸書誤也

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讟聖德者在史冊可

令國史院差官撫實刊修播告天下

呂中大事記當靖康元年二月敵退之後士大夫爭法新

舊辨黨邪止議者識其治不急之務今高宗即位首詔改宣仁謗

史不幾使踰前轍邪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

今人心之天理蓋戎朝之治元祐為甚母后之賢固反正之宏綱古

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

後見當宗師夫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夾興

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童叟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

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

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檢原滔天可畏哉

大元帥府限

十日結局 名副元帥宗澤起行在 中書舍人孫覲張棣並依

舊職 宣教郎王府記室周望守高書考功員外郎 寶文閣直

學士浙江荆胡等路經制發運使翁彥國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

路經制使落直字賜彥國欽監錢十萬緡使修江寧城及繕治宮

室以脩巡幸

此據李綱建炎進退志 又命築景靈宮於江寧府帝后吳殿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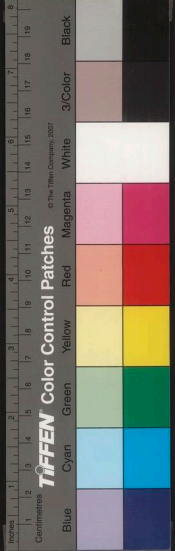
後不先城 寶文閣直學士趙子崧請對首論臺諫本人主耳目

近年率觀望取盲言事用非其人請休故事盡忠請錄其子上甚

然之子崧因建三屯之議大畧以為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不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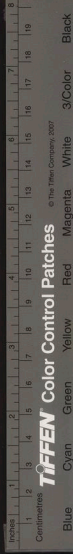
慮其熙河五路進築州軍堡寨欲望將不係緊要控扼去處並罷

明諭夏人示以德意諸郡守戍之兵分屯陝西見在兵馬與河東



北之兵合六萬人分為三屯一屯澧淵之間一屯河中陝華之間
一屯青鄆之間平時訓練以備非常足張聲勢萬敵騎南渡則
三道並進深入檣燕山之虛焚舟渡河人自為戢未必不能成也
士申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
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
上曰朕欲馭以王爵使異時金人有詞則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
朝而歸寶遜位之意告之輔臣皆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淺智
所及是夕召學士草制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
奉決大事 檢校少傅寧武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宣撫使范訥為

京城留守威武軍承宣使廊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為省視
陵寢使元帥府叅議官龍圖閣學士耿延禧徽猷閣學士董耘趙
州觀察使高世則並提舉萬壽觀留行在延禧耘仍兼侍讀寶文
閣學士趙子崧為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隨軍轉運使集英殿修
撰為梁揚祖徽猷閣待制知揚州隨軍應副直龍圖閣黃潛厚試
尚書戶部侍郎幹辦官直龍圖閣王起之為屯田郎中直秘閣楊
淵行工部員外郎秦伯祥為虞部員外郎日歷子崧延康鎮江之
命於壬辰癸巳兩書之
今併資政殿大學士知京兆府范致虛知鄧州充南道都總管應
州街內帶一路安撫者不朝奉大夫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為北
書惟初朔或更革則書
道副總管復本臨子也臨會稽人日歷復本無前卿汪伯彥中興
日歷云河北轉運判官顧大夫哲宗朝為



林學士願歸之子伯彥忘其名即此人也復本靖康元年八月除河北運判

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

張深充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起復直徽猷閣陝府西路計度

轉運副使王庶陞直龍圖閣知延安府應豳司帥臣銜內帶權知權發遣之類今並削去以

就省庶慶陽人也深時將勤王兵來衛故就用之後十餘日深入

辭乃移深知熙州而復以范致虛知京兆府二人改除在此月丁未今并書之李觀紀

行錄詳除延安在侍御史胡舜陟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

郭進李漢趙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浙為四鎮拱滑潁

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思漢開德隸北京而同華陝府隸京

兆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隣鎮又京帑積

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為糧本若四帥得人庶幾中原不失江左

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舜陟罷去議遂格

癸巳遥尊尊賢妃為宣和皇后國朝循前代之制帝母稱皇太妃

至是以道君皇帝在行而特上尊號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

趙銍之遺史云上即位欲立後宮滿氏為皇后呂門下侍郎耿

好問諫以為不可乃以為賢妃他書皆無之也

南仲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上薄南仲之為人因其

告老故有是命耿延禧中興記云張邦昌已復辟臣耿南仲奏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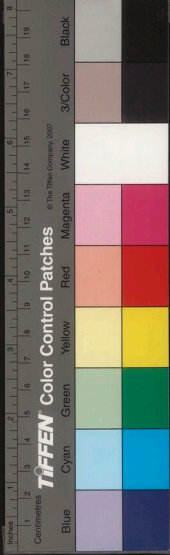
秋實鑿必不利臣父子之大土保全上曰今日之事吾最痛心其

次門下侍郎父子耳且先矣月以數百千養一前朝老師傳直易

耳人言毀譽何足信因注下按南仲諫國天

甲午資政殿大學士新除領開封府職事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按上在濟州與綱書已稱伯紀觀文相公趨赴闕先是



卷之五十五

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上恐其不厭人

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權

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延康殿學士何志同知應天府日

志同前街帶端明殿學士蓋誤定武軍承宣使龍神尉四相都指揮使大明府路

馬步軍副總管大元帥府都統制楊維忠為建武軍節度使主管

殿前司公事賈翊戴之功也日歷維忠建節在八月庚申按維忠

目今從趙姓之謫史附此通直郎傅亮直秘閣通判滑州亮為人勁直議論不

能屈折執政不喜之滑兩經殘破無城壁會趙子崧薦亮之才得

名見亮上疏自陳曰陛下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

亦不能守也執政責其語以為恃傲不遜降通判河陽日歷甲午

秘閣通判滑州用趙子崧薦名對改通判西京蓋因汪伯彥中興

日歷所書也按李綱進退志載亮本末差詳今撮取附入但綱稱

亮除知滑州與諸書不同恐誤亮通判河陽在五月戊申中書侍郎黃潛善同知樞密院事

汪伯彥共議罷民兵及降盜而揀其士馬之精銳者隸五軍是日

以元帥府左軍副統制孔彥威為東平府兵馬鈐轄右軍副統制

劉浩為大明府兵馬鈐轄先鋒統制丁順為滄州兵馬鈐轄東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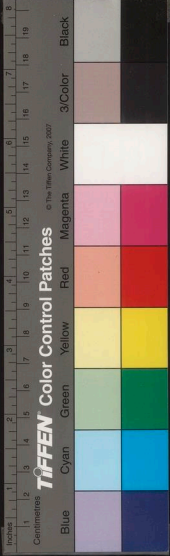
郎王善為雷澤尉浩所將皆民兵而順與彥威帥府所降諸盜也

未幾順善作亂於河北

乙未恭謝鴻慶宮上大慟羣臣皆哭太常少卿劉觀因導駕面陳

藏九廟神主事上嘉嘆久之以五月二十一日為天申節尚書

右丞馮澥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潼州府延康殿學士提學萬壽觀



李回知洪州

兵部尚書呂好問守尚書右丞好問持元祐太后

于書水質

此處好問辨上勞之曰宗廟復全皆卿之力遂有是命

高書右司員外郎朱齊愈試起居郎齊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

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故擢用之工部尚書王時雍提舉成都

府玉局觀放謝辭言者論時雍昨留守東京金人取皇族遣之殆

盡及取其塔太學博士熊彥詩則設計為免後金書廢帝百官相

持以泣時雍獨無感容已而百官哭於南薰門時雍亦不預又竊

禁中寶物以遺金使為名自以兼將相之重請用二府竊蓋曾不

知愧有何面目復見陛下故時雍遂罷自是受偽命者稍稍引退

矣能免小歷時雍自史部尚書罷蓋誤今從日歷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

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李綱行至太平州聞上登極上疏論

時事大畧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

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

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

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

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撓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其君子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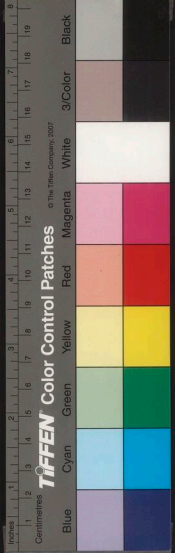
為小人之所閉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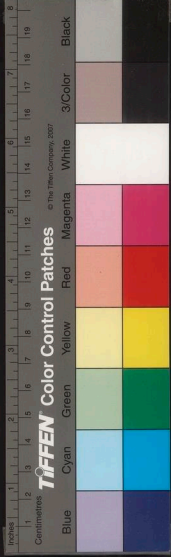
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日歷于乙未載綱所上疏乃誤載綱

志修入呂中大事記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於人事之變而

迫于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變而

屈於此也則必有以伸於彼其消于今也必有所以息於後是以





國家將有所依而立生長之類不致於糜爛汎沒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弭盜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也彼當上即位之初國之所謂者李公一人而已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天下人望之志主於恢復可見矣觀上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生諒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則高宗屬意於公久矣夫逆為汪黃所擠纒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大意未欲

賊兜忠犯淮陰村從事郎權羅山縣尉李迥秉義郎

監酒稅趙士壯率氏兵拒戰為所殺此據紹興四年二月辛卯八

思伏金左副元帥宗維既班帥留諸帥分守河東北地於是女真

萬戶兀楚赫也太原女真副統素赫詔合屯真定女真萬戶洛索

日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馬忠通侍大夫沂州觀察使張瑛將

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下侍郎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胡

交修名試中書舍人朝散大夫王府記室滕康守太常少卿高書

工部員外郎蘇遵守右司員外郎遵轍子也轍眉山山人元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徐處仁為大名尹北道都總管

初南都之圍也處仁在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直秘閣庚

處仁因感疾此據林泉野記至是猶力疾入見而行處仁附傳云上為大

仁為大名尹日歷五月丙申徐處仁延康殿學士簽樞密院事曹

輔堯時前執政皆免工獨留輔始輔至南都首陳五事一曰分屯

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拔人才駕馭用

之四曰經制盜賊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赦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上喜納未幾輔得傷暑病至是薨後謚忠

達諡在淳熙十年今因輔堯併書之後准此

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無御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衛禁旅合十餘萬人高俅得用軍政遂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維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御營使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

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鄜

延步軍副總管劉光世提舉司使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

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臣謹按建炎置御營使乃軍政之大者而史官不能紀其本末能光小歷

光世為都統制亦誤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之書不見馬仲劾疏有

之呂中大事記國朝兵權隸於三衛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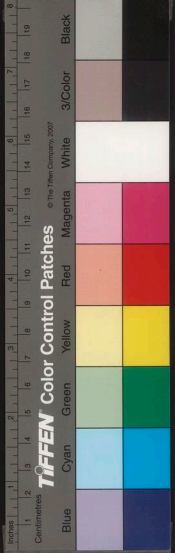
權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司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

得而豫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為兩府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

趙鼎所以舉樞密使而罷御營使宜也 詔西京統制官翟興園

結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命陝西諸帥招兵積糧 遣統制官薛廣以所部三千人出內黃張瓊以三千人出開德共復磁相廣本

班直去為盜掠隋郢復諸郡至是就招 中奉大夫提舉成都府



王局觀王時雍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黃州安置以言者論時雍
園城中擅行三省事也日歷時雍無前銜秩元符詔旨時雍宣和
六年以朝議大夫除戶部侍郎今增入其
它史無前銜者皆
以它書補定之

乞正典刑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莫儔言久留敵營倘遭侮辱乞
置散地疏皆三上詔行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儔述右

殿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尚書吏部侍郎謝光家為翰林學

士知制誥光家以祖諱辭乃命中書舍人李擢未勝非兼權直學

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常懇敗草詔然

辭氣嚴重如平時勝非直院日歷在六月丁卯今
依學士院題名附此更詳考徽猷閣待制

元帥府太議官顏岐試御史中丞起居郎宋齊愈試左諫議大夫

監察御史馬伸守殿中侍御史承議郎潘良貴為左正言鴻臚寺

簿鄧肅守右正言奉議郎盧以中守監察御史良貴金華府人嘗

為尚書郎靖康中召還坐狂率斥去至是復用以中歛縣人也熊
見

下歷癸丑莫儔謝光家顏岐
除罷並在戊戌今從日歷戶部侍郎鄧溥兼京城副留守

石武大夫惠州團練使韓恕知東上閤門事恕琦孫其父嘉彥尚

神宗女為瀛海軍承宣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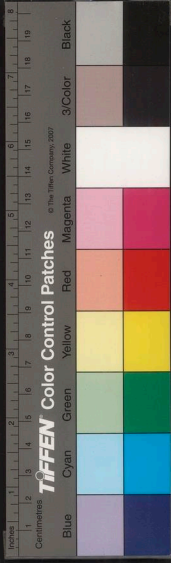
戊戌詔曰故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為國知死不懼忠義之

節無與比論達於朕聞為之涕泣可贈觀文殿學士賜其家銀帛

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時尚書石丞呂好問為上言若水之忠故

有是命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龍圖閣直學士提舉





南京鴻慶宮兼侍讀耿延禧為京城撫諭副使熊克小歷允迪等出使在己亥耿延禧中興記亦云初十日臣受勅充京城撫諭副令依日歷附初九日戊戌成蓋戊戌降旨已亥受命也修職郎王倫

特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進士朱弁為修武郎副

之從事郎傅雲特遷宣義郎假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和使武功大

夫趙哲副之倫教子熊克小歷倫旦孫趙姓之遺史云倫旦之後

供以才顯按倫乃旦弟官評中旭之元孫魏生通議大夫瑞端生朝奉大夫元元生教官至朝散郎上書勒傳已見崇寧五年正月乙巳克姓之明清皆小誤蓋江藻行倫家貧無行好推牛沽酒

制詞有曹出公侯之句而傳者遂因之

往來京洛間以俠自任數犯法幸免京城之陷也淵聖御宣德門

都人喧呼不止倫來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遂自為其才帝亟取片紙

國寶劔賜倫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為其才帝亟取片紙

書曰王倫除尚書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

乃息宰相何臬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

據王明清揮塵錄修入它書無之王銍嘗為倫作御劔銘其事決

不妄然明清又云靖康未李士美罷相就禁中倫忽白起拜泰上士美

曰方建閣薦士非所預也正道自公此日掃其門會有古令前宰執

起殿庭議事正道久拜而罷曰此倫交命之時也士美不得已因

賜之而入倫自陳於殿下曰臣與宗故相王旦之子也孫女與不得

果如臣言今園城既急他無計策臣謹當募元士數萬願陛下付

國寶劔以賜王奪萬勝門決園南幸欽宗志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

既拜賜翌日再對自言已得蒙俠萬餘志願効死願陛下勿疑即

行時宰相何文鎮已主和議正道怒髮上冲冠文鎮斥曰若何人

敢至此邪正道曰爾何人敢至生邪又曰萬一天子蒙塵雖珠相



卷之五

否正道腰間取御批示之冲益曰得此又矣子但立於從班中誰
敢何子豈有無故就殿上卷一侍御之理手倫從其言入廁侍臣
之列入果不敢前翌日又鎮始畫李邦秀以靖康元年二月罷相未幾出知鄆
州尋持餘服方城免時未嘗名前宰執議事邦秀亦未嘗入朝明
清實甚誤今以趙姓之遺史及中興姓氏錄倫本傳修入明清又
云面斥何稟稟欲捕治倫倫立從官班中乃得至是上書自伸前
免恐亦不然今但云稟斥倫不用庶不抵牾

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故有是命既而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改

零為祈請使閣門宣贊舍人馬識遠為副而倫弃哲不遣倫并十

辰再行遣國書外又令張邦昌作書道二帥時潛善等復主識和因用

靖康誓書畫河為界始敵求割蒲解圍城中許之潛善等乃令刑

部不得騰赦文下河東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此據宗之潛善等乃令刑

部所遣兵且令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虜清江人以賊罪不得改

官故求出使此據紹興二十七年五月并發源人識遠山東人也

遂安民兒從慶等為盜浙江安撫使招降之至是以聞

已亥手詔天下曰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

兵權宥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僞工若羣臣

狃於故習導諛諱過大臣蔽賢所舉非實臺諫糾慝有言非公比

此之屬必罰無赦何補龜鑑治天下不出此數十條回天下之勢

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大元帥府結局將佐吏

士推恩有差時諸道勤王兵皆至行在於是陝西將官王德初隸

都廵檢使劉光世為右軍將官德輩縣人號王夜叉者也 廸功

郎胡蠡假通直郎宗正少卿為高麗國信使承節郎黃鉞假閣門

宣贊舍人副之

命以癸卯受
命今廢書之

是日李綱誅軍賊周德於江寧德

既作亂會經制使屬官文林郎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江
淮發運判官直徽猷閣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據
甲乘城殺掠如故宣教郎又深陽縣楊邦又亦起民兵討之綱至
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然猶柔鷲不以時登舟欲
乘間遁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權安撫使事李彌
遜謀大擒羣賊于轉運司執德與其徒聶旺皆磔於市又誅亂黨
四十四人而令提舉常平公事直徽猷閣王枋統其餘兵千人供
進貽遜龍泉人邦又吉水人孟御都陽人彌遜吳縣人枋安石從
孫也

庚子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授建寧軍節度副
使安置潯州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吳敏移柳州責授
秘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逐責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
宮李稅於惠州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詔州承議郎
提舉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質
州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共政稅虛中望之鄴皆使金請割地者
故責之呂中大事記金自攻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解李
邦彥吳敏唐恪諸人皆墜其計蓋小人始者或性之和也遇
功及敵已入中國無功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即靖康賣國之人也
開釁者即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即靖康賣國之人也
此小人和以誤國尤其于敵之以和誤我也既南仲既以和誤淵
聖猶以和沮高宗援兵此小人之尤者至欲于劍擊之此高宗之
初未為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改諸司諸軍專權司為審
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父以...
...
...

計徽猷閣待制新知揚州梁揚祖為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直
秘閣京畿轉運副使向子諲遷直龍圖閣充副使 詔朝奉郎提

舉淮南西路香益公事范冲宣教郎上官情常同令乘驛赴闕三
省審察用趙子裕之言也既而以冲為尚書虞部員外郎明年情

至行在除秘書省校書郎同卒不至冲除虞外在九月壬寅情除
省題名乃除秘校書在二年二月辛酉秘書

辛丑詔曰張邦昌知幾達變勳在社稷朕寵以王爵欲與同理萬
務而勞避莫奪可依文彦博例一月兩赴都堂急遽大政令宰執

就第商議以稱疾優賢倚賴之意日歷載此詔在初四日癸巳按
降旨而詔中有雖已斷來章宣付都堂治事之語則決非癸巳
日所降也今依偽楚錄附十二日辛丑更求他書參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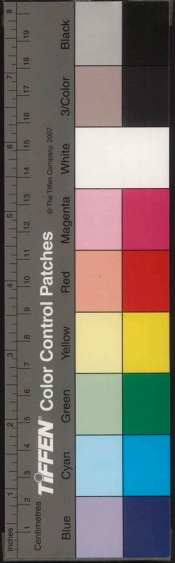
御史中丞顏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宜如同平章事增
重其禮李綱金人所不喜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以為中太

一宮使兼經筵官置之散地會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岐又請
罷綱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退奉議郎致

仕吳給復為監察御史
壬寅封後宮潘氏為賢妃妃開封人父永壽直翰林醫官局上在

康邸宣和皇后為納之有寵及邢后北去妃以無名位獨得留至
是遂封以梁師成第賜其叔父永思趙姓之蹟史云靖康初軍事

門被破步行出內破歸章過潘氏之門永思之妻號那君適在
前側見而哭之乃呼曰天氣陰寒請探子卷避風露宣和皇后遂
遣其家徐言是康王之母章氏郡君奉之尤謹出潘氏使侍左右
且遣人詣章氏報其親屬宣和皇后亦喜知潘氏已并而未嫁也



因求潘氏歸康邸君許之遂同宣和皇后潛行上之出使河北也潘氏已姪姪而外人多不知故園城中金人邀請親王春屬而潘氏不在其數臣謹按靖康元年正月金初犯城是時道君雖夜出門而城中未亂宣和皇后不應徒出宮若以為城破道君徒出宮之時則工出使已久恐必有誤且剛澗修入但地實非永思女其父永壽紹興十四年三月十一日贈太子少師日歷有制

詞姓之
蓋誤

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提領措置置東南茶益公事尚

書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置司直州時東北道梗益笑不通揚

祖言直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益錢並

充朝廷封樁諸司毋得移用朝廷以為然故有是命

明年八月戊辰揚祖進職

朝議大夫試開封尹徐秉哲充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延康殿學士趙子恭言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

吳升莫儔范瓊胡忠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

太上皇取皇太子行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

都城無大小指此十人為國賊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張邦昌

未有反正之心敵騎甫退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

未肆赦間又復督迫之時雍奴事敵人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已

忘社稷以要功秉哲大均追捕宗室急於寇盜至拘濟王夫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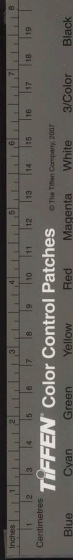
樞坊閑如牢獄拜儔選請上皇言氣軒轅上皇至泣下皇后及東

宮將出都人號泣遮道瓊軒教人以徇及之為敵人搜索宮嬪而

藏其美者邦昌既僭號思獻赦文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惶恐思

日如今更理會甚濮王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

至紹則尤為悖逆其言不可道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宮觀既不足



以正典刑又不足以安反側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鞠治明正典刑
以為萬世人子之戒

此據子崧來傳不得其日且恭酌附東哲宮觀之後

金人圍河間府

是日淵聖皇帝次代州遂渡太和嶺至雲中留十餘日淵聖自
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比至代州惟工部員外郎滕茂實
迎謁於道茂實隨安人靖康初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時茂
實先徇通判代州已先降左副元帥宗維素重茂實乃遷之代州
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茂實聞淵聖將至即自為
哀詞且募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福粟之以援其
友人朔寧府司士曹董說翌日淵聖及郊茂實具履憤號哭迎拜
宗維遙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不

許諸書或以茂實為嚴州人按政和八年進士題名記云滕茂實
字秀穎杭州臨安人父中丞諡郡知解州汴都記云少帝出城
時茂實詣敵營上書遂留下或傳其為尼瑪哈內相與史不同今
不取欽宗實錄茂實靖康元年五月自工部郎中與監當生前為
明堂令收措書捧入已此時茂實已出疆恐是後收生
或用衆証耳今併附此按楷書捧三字疑有脫誤

癸丑詔以二聖未還罷天申節上壽常禮自是至紹興十二年皆
如之太常寺主簿張浚充樞密院編修官忠州刺史姚平仲

再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名赴行在平仲之劫寨也即不得所
欲即惶懼遁去傳者以為亂兵所殺靖康末復官再名上思其才

疑其不死命所在訪之平仲竟不至或云平仲隱九江山中

陸游清導

錄云人嘗有見平仲子廬山者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提點淮南西路刑獄公
事辛道宗提點京兆府路刑獄公事道宗叔獻子也初議遣識遠



使金未行而有此命

乙巳詔諸路勤王兵還營日令所在人賜錢三千先是勤王兵至城下者皆遣還而武義大夫淮東諸司州軍統制勤王軍馬張憲言無以激勸乃有是命時諸道兵多有散而為盜者 顯謨閣直

學士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奉祀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判官閻卨陞

責授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益開封人坐不動王而陞以疾輟

門之令為臺臣所劾也 政延福中興記云潛臣閻卨陞自招氏兵

何以坐不赴援 遼論當考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

夜薨叔夜既北還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 寶錄叔夜

尼馬哈軍中自鄭州而北尼馬哈 御者曰過界河矣乃豐然而起

仰天大呼遂不復語翌日扼吭死時上聞叔夜與御史中丞秦檜

之忠遙拜叔夜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檜致致任充資政殿學

士提舉醴泉觀而何鼎孫傳輩以誤國故不復錄稟至金國不食

死年三十九 世傳稟在金國謀奉淵聖問道亡歸事泄金人縲以

傳北還年五十一後不知所終 此據傳附傳林泉野紀云建炎初

于金國而傳無之 紹興 叔夜沒年六十二 呂中大事記曰靖康之

元年四月已巳贈官 叔夜後及北還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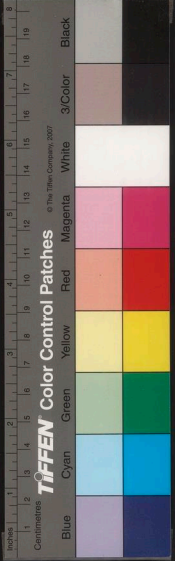
水後有張叔夜二人而已 金再犯闕勤王之帥無一主者獨叔夜

以孤軍入衙其忠已足稱及北還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

始終之義無愧矣 李若水嘗主事駕出後國者使君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

者亦首稱焉 若何稟孫傳身為大臣乃引其君降敵求生其不忠

不義無父無君 張大馬仗其能為若水之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



歲補

丙午追貶相汝南忠懷王蔡確為武康軍節度副使知樞密院
事衛文正公蔡下為寧國軍節度副使故御史中丞贈少師邢恕
為常德軍節度副使坐誣宣仁后且自言有定策功也紹興五年八月

已未 詔覃恩進秩惟侍從及宗室南班宮結告餘並尚書省出

再貶 勅三年二月 保靜軍節度使姚古知河南府帶御器械建確知

河陽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曾楙陞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通議大夫王復知徐州直秘閣通判秀州趙不試陞直龍圖閣

知相州尚書虞部員外郎姜剛之知棣按原本州上控一字查北

人避成祖諱也 今州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王棣以守境有勞

陞述古殿直學士集英殿修撰知滄州杜充陞天章閣待制充安

陽人也棣真定人也古先生履師責散官廣州安置至是趣召

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上疏論五月一日赦書所施行皆非國

家大利害生民大休戚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大率

以車駕西幸為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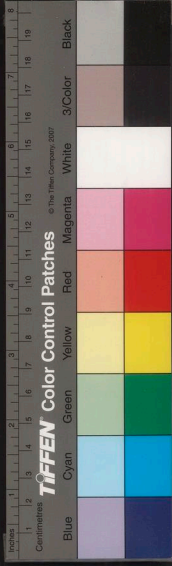
敵有人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持角以緩敵勢所謂大

患者法令滋彰而吏緣為姦朝綱委靡而士大夫相習誕謾軍政

敗壞而將兵相扇奔潰國用竭矣而利源又失民心離矣而調發

方興欲救此者莫若於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貴刑選將漕

之臣擇循良之吏誠天下之大計劉峇撰重葺法載此疏於除永興師之後恐誤 是日



金人陷河府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權府事郝仲連死之

徐夢莘北盟會

五月十七日丙午孟據川陝宣撫使葉牘也今從之

河中守臣徽猷閣待制 益通去陝西宣撫使范致虛遣仲連節

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至是洛索以重兵壓府城仲連率

所部力戰外援不至仲連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已而城陷仲連

終不屈洛索使擊殺之久之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仲連昌元

人也 呂中大事記曰吾觀元年金之內假三通也不惟監師帥府

如西京之孫貽遠同州之鄭驥維州之韓浩棧州府之孫默

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楊棣晉州之趙不試大名府之郭永灝

州之楊粹中開寧府之向子傑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宗

閣秦景詢曹謂鄧忠孝皆死於義雖以通判如郝仲連郭伯振

官如陸有帝張侃丁興宗郭贊將校如李政杜績趙叔校楊彭年

亦死於義降者惟劉豫傅亮等二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

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揮已不勝報行

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惜哉

丁未資政殿學士京城撫諭使路允迪守吏部尚書

熊克小歷九

簽書樞密院事奉祠去丁未名為史部尚書按允迪今年四月自

京祠為奉請車駕進發使因隨行在非此時始召之克不詳考也

太常少卿滕康為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 資政殿學士西道

都總管王兼領開封府職事 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坐誘納宮人

及括金銀自盜名御史臺鞠之時芻在東都未至也 詔文武臣

僚非疾病危篤及篤疾廢疾不能任職者毋得陳乞致仕時士大

夫避事求退者眾故條約焉 初命經制司鬻蔡京王黼田為糶

本至是經制司翁彥國言恐生弊倖請仍祖與客戶歲收課利損

其二分從之 文林郎鮑貽遜特改宣教郎以發運使翁彥國言



其招安江寧盜賊有功也於是宣教郎知深陽縣楊邦義亦以討

亂之勞就陞通判江寧府楊邦義事據附傳增入不見是日道

君太上皇帝次燕山府館於延壽寺趙子砥燕雲錄道君丁未五月十八日到燕山離門三里

二太子邀看剪柙子打毬飲宴至暮次日入門延壽寺駐蹕金

人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太子請道君聖春打毬宴會太子捧卮

跪勸道君躋后掖子砥在燕山所云日月必不妄今從也

以後宮曹氏曹氏武穆王彬之裔寧德后近侍也此據飛雁所

兵部侍郎司馬朴亦在燕有傳建炎登極赦書至者朴私遣持詣

上皇為人所告金主憐其忠特釋之此據朴傳見按類政進所

及撰燕院小史楊雍自燕境述歸言有傳登極赦書奏道君者聖

情大悅趣宣和皇后開宴費用頗廣建炎二年七月辛亥宰執以

奏上級容不語久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太上皇既北狩畧不得

中原音問曰以宗社為念久之且命皇敬之從行者食御手因觀

將詞調呼左右令出市茴香左右偶持黃紙包以茴香來太上皇

視之乃中興人也始知其事於是天意大喜從行者皆拜舞稱

慶此與類政所記不同趙子砥燕雲錄云廉王登寶位赦文當至

燕山二太子得之封呈道君即台賢妃相賀喜動龍顏此恐非其

寶也子砥所錄又云戊申二月間一南人貨驢肉丸橋來買得破

紙內有本朝及本朝書司馬朴營求得之為京師醫官靳洪告子

燕山留守收朴松項禁勒獄成申元帥府已為貸死杖七十依舊

養濟附傳所云或即據此而稍潤色之也洪皓行述又云皓被拘

帝始不知今併附此更求他書參考閱門宣贊舍人曹勛自燕

山得間道歸宣和皇后令勛奏上以稱使軍前時有宮人見四金

甲神人持弓劍衛上

再 used

再 used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The Color Company 2007

庚戌天中節羣臣詣東上閣門拜表稱賀 新除給事中沈晦光
集英殿修撰知舒州言者論晦市井駟儈之流雖嘗使金踰年不
無艱苦而封駁之職政事得失所繫恐不可以賞功故出之 徽
猷閣待制宗澤充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
邦彥充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直秘閣知深州姚鵬陞直龍圖閣
知洪州時黃潛善等不得澤居中故與河北勤王守臣並命

辛亥太師鎮南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樂平郡王鄭紳謁晉往江
浙改矣許之紳開封人故為直省官此據蔡條國史後補道君皇后父也城
始破為金所執既而歸之未幾薨諡僖靖沈良靖康餘錄曰正月
皇相見上皇乘輪至寨門著紫道服帶通中趨入至幕次尼瑪
哈出迎入帳中生良久上皇起白尼瑪哈云老夫得罪當北還但

帝姬下降者之留荷大惠尼瑪哈不答石頭鄭皇后自外至云妾
得罪乞從上皇北還但妾家屬不與朝事敢乞留尼瑪哈點頭許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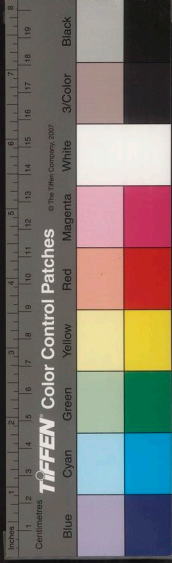
壬子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張邦昌以覃恩遷太傅此據

錄日歷無之都水使者陳求道貶秩五等坐汴河水減不即補治為

御史所劾故絀之 徽猷閣學士知青州曾孝序晉江人也

癸丑中書舍人孫覲充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覲聞李綱且至上疏
言靖康初任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之罪責知和州今綱為中書
相而臣預者屬典掌書命職在論思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益不
安位請得罷去故有是命

甲寅中書舍人魚權直學士院李權試給事中 御史臺主簿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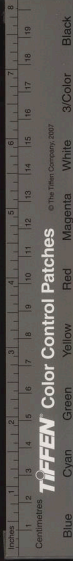


鼓為監察御史鼓建陽人邦昌之借也鼓挺身見上於濟州至是
擢用陳賈新立御史臺題名記鼓與盧臣
中之徐皆在六月今從日歷附此

乙卯熙河經畧使張深辭行詔留深所部鄜延統制官孫渥一軍
衛行在餘兵復還本路渥武都人也

丙辰監察御史張所為尚書兵部員外郎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
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道路籍籍不知誰為此謀者又失計
矣京師重城八十里之廣宗社宮闕者聞百司不可遷也况居之
足以控制河東河北之地而河東河北者天下之根本不可失去
年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而盡割兩河之地遂使兩河之民
煩冤沉痛怨流骨髓今聞兩河兵民無不扼腕用之可籍以守若

或棄京師而不居則兩河之民無所仰望陛下事去矣今急還京
城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
也釋河北割地之宜四也早有定處而意於邊防五也一舉而五
利而陛下不為不知誰為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曾不過緩急
之際意在南渡而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
不肖而不在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
江而南安能自保徒使人心先離中原先亂耳大河不足恃則大
江不足恃亦明矣誠使兵強而將相賢正須坐撫中原以制強敵
高何遷都之有雖然計有出萬全者宜若創業之君無以精兵自
衛而圖任將相使之協謀其力經營手朔方然後鼓勇河東河北



文獻通考卷之...

忠憤之人使自為賊則強敵可推王守可保而京師可以奠枕而

都也不能如此徒欲南渡以自便是偷朝夕之安非所謂社稷大

計臣知其不可時所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

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諭旨留之乃

罷所言職潛善意未已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所事這

見今以李綱建交進退志修入日歷載所奏議於六月己巳是

日李孝忠破襄陽府守臣直徽猷閣黃叔敖棄城去孝忠遂入城

肆焚劫掠子女盡驅強壯為軍叔敖庶子也庶分寧人元祐中紹事

丁巳資政殿大學士知京北府范致虛陞觀文殿學士 太常少

卿劉觀召試中書舍人起居舍人滕康為起居郎太常少卿汪藻

為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承議郎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季賈

高書考功員外郎周望並試太常少卿賈張邦昌子皆聞邦昌僭

位自繫越州獄提舉茶鹽司以聞詔嘉獎至是擢用之詔獎賈在

今併附見 承議郎葉三省守右司員外郎朝奉大夫諸王府贊讀汪

思齊行吏部員外郎朝請郎陳戩為虞部員外郎三省桐廬人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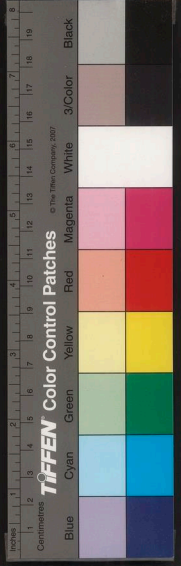
齊鄆縣人戩己見四思齊與戩嘗為上宮僚故用未幾思齊卒

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邢煥為朝議大夫充右文殿修撰 朝

散郎朱昭為尚書膳部員外郎仍賜白金百兩以昭自言嘗上書

論開邊事遠竄故錄之昭元降首與卿今併書除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假給事中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領



卷之五

建州刺史副之初上用黃潛善汪伯彥計遣傅雱使金軍祈請二

帝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會尚書戶部侍郎邵溥之赴行

在潛善等因白用溥溥辭乃黜溥知單州而史命望溥之罷在甲

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降授朝奉郎降充龍圖閣待制錢蓋並

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粹中坐江寧軍亂蓋坐陝西棄師也初執

政論有功進職名中書舍人朱勝非封還錄黃乃有是命資政

殿學士新除領開封府事王襄資政殿學士趙野並落職襄責襄

陽府野青州並居住權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豈有两君之在野

畧無一騎以入關故取過途以為緩計故事宰執初除賜銀帛

各千百兩至是中書侍郎黃潛善等以國用不足辭所賜許之其

後詔皆減半休兵後乃盡復之詔以違事未寧遇休暇日百司

仍入局治事紹興元年五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是月皇叔光山軍節度使士儗知南外宗正事士儗首論大臣誤

國故黃潛善斥之日歷紹興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士儗劄子建炎元年蒙恩除知南外宗正事當年五月初到任又

紹興四年五月十二日士儗劄子詳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改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敢踵有渡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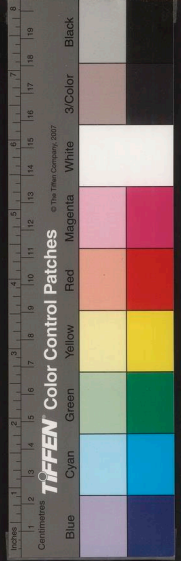
之變扶南外今年八月移鎮江府三年又移泉州此所云既離維揚不敢踵有渡江之變則改差又非元年事當考

大夫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賓為制使賓候官人嘗為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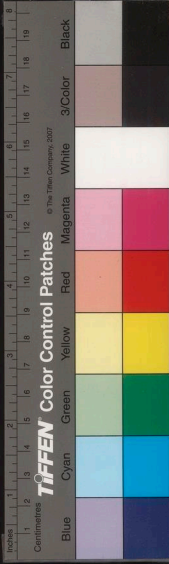
史去時至復用賓之除日歷不書今以御史臺題名增入安邑人邵興據解州神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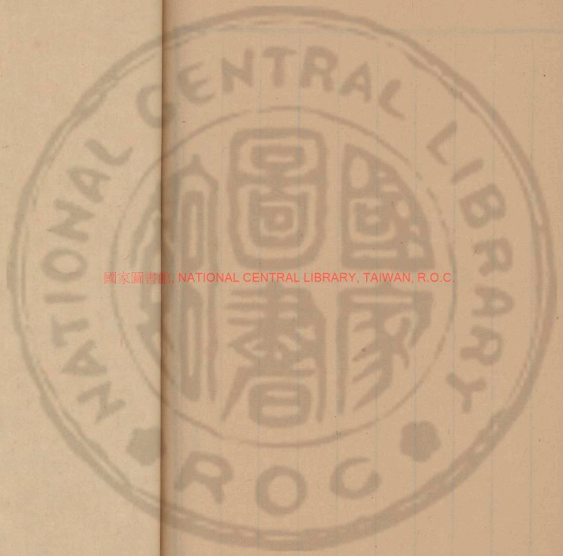
山屢與金人戰時金將鶻眼屯安邑執其弟翼招之興不顧飲泣

死戰大破金人之軍鶻眼浴索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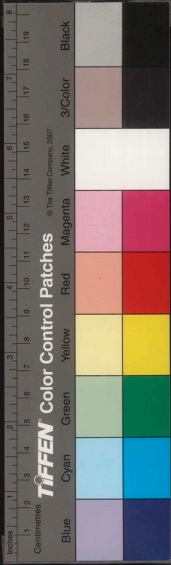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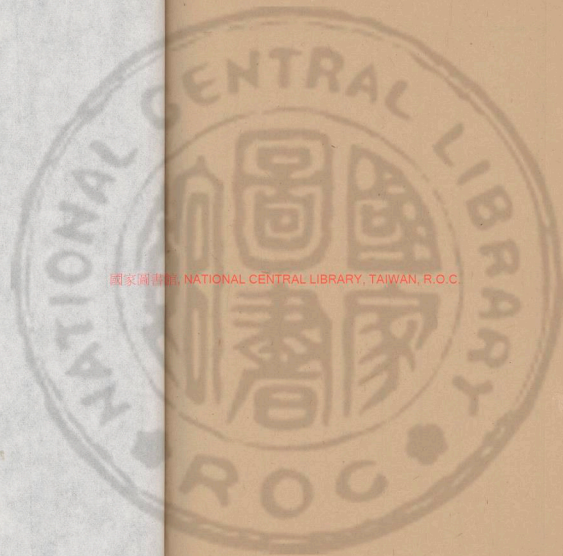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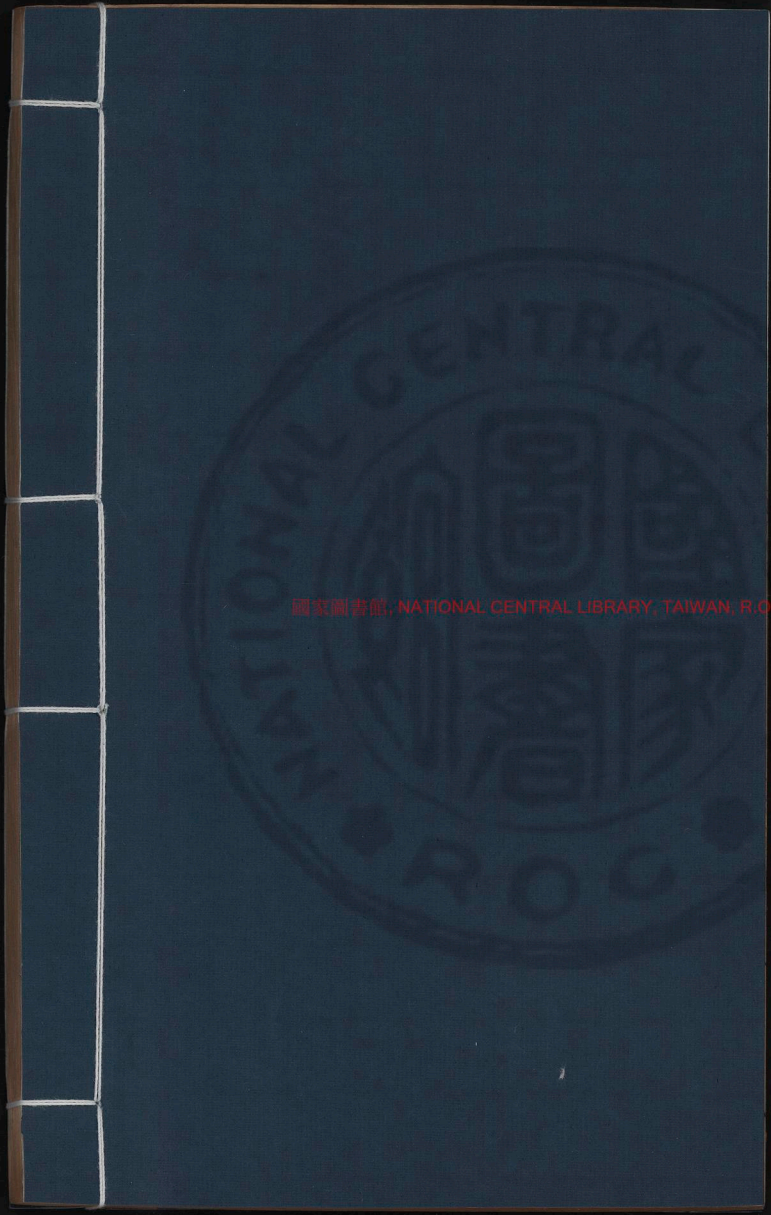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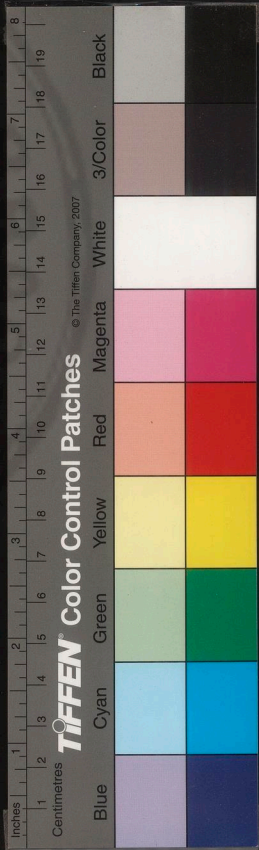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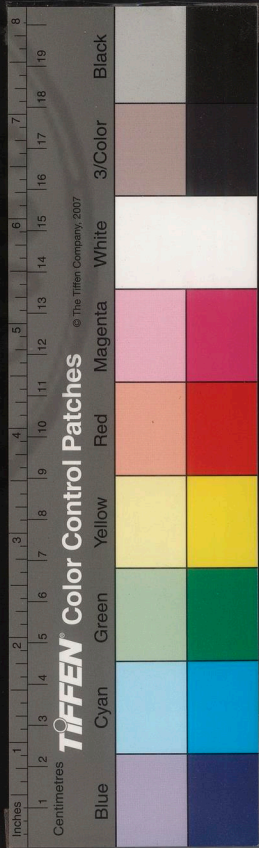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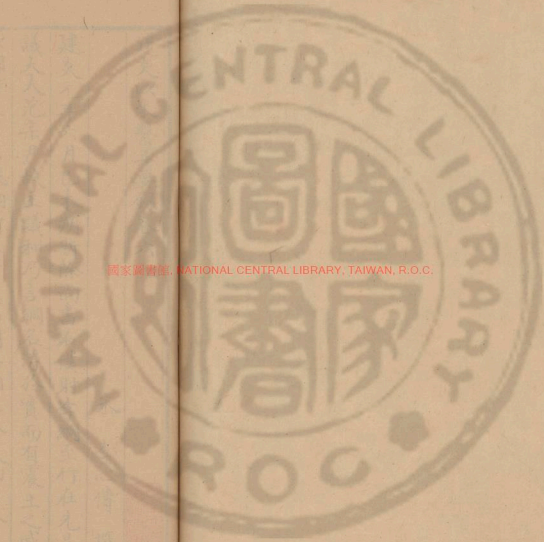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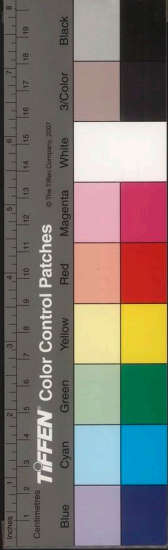


建文
以相事三上不非網行至實應乃開丹相之今次如土會有諸四
方勤王之師至未通網是謂片障共於酒而獨與數百人指南歸
幕中仗土刺葛鼎網入既網至敵其御文中未頃以進八行納網
道網封以御史堂印上開網且生命在敵將學士從某善書畫
侍讀董廷芳又命出政事網於全果園網力辭上疑台人尤於
內戚網弟在上亦或知網謀折命且忘臣某志也知有是文不知

2392630 v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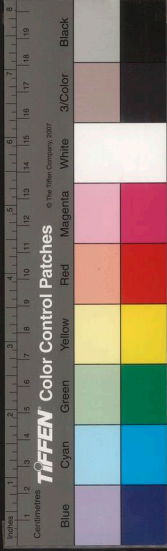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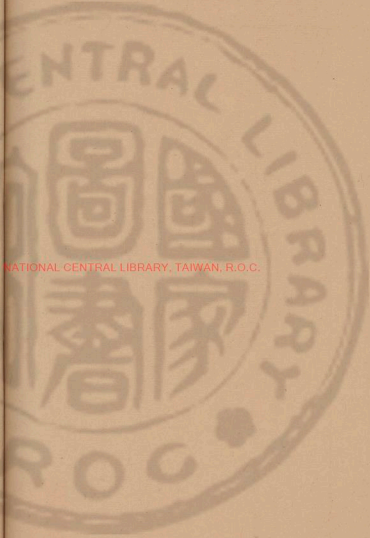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

宋 李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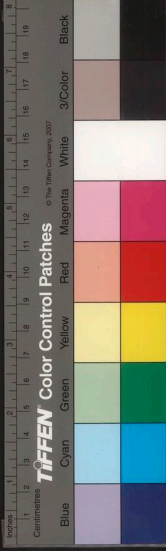


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新除尚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故主議和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綱行至寶應乃聞拜相之命次泗上會有詔四方勤王之師還本道綱遂留并潭兵於泗而獨與數百人詣南都詔中使王嗣昌趣綱入覲綱至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持劾副遺綱封以御史臺印上聞綱且至命徽猷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董耘往勞又命執政燕綱於金果園綱力辭上趣召入見於內殿綱涕泣上亦感動綱辭新命且言臣愚忝但知有趙氏不知



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
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
可以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外廷之論如此臣
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
之間更望曲留聖慮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畧甚久在靖康時嘗欲
言於淵聖使遠人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決卿
其勿辭綱頰首謝詔幹辦御藥院郤成章宣押赴都堂視事中興
錄云淵聖即位內侍用事者多敗罷趙鼎成章入時日已夕上
內侍者事按李綱自紀成章乃御藥幹辦今從之待御史王
寅言官授秘書火監王策趙野罪大謫輕移策永州野郃州並安

置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徐秉哲假資政殿學士領
開封尹充大金通問使王時雍既貶上釋秉哲之罪使諭敵求和
秉哲不受奉國軍節度使王宗漢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郃州
安置坐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大守也言者請減州縣及五司
官以省費而中書侍郎黃潛善乞差官討論乃以起居郎滕康舍
人汪藻並兼檢討官詔太傅張邦昌持給節度使俸龍圖閣
學士新知襄陽府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是
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其二論人
主職在任相願於稠人廣眾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叅
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叅之其三論諫官人主



耳目臣下有懷姦藏匿城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澀心彈糾之

毋有所隱以絕後難上納其言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

令之策陽澤除襄陽日歷在五月庚戌汪伯彥中興日歷在五月

壬辰澤通事在六月癸亥三書俱不同意者澤先已外
除至南都始受命耳今從
日歷乃畧刪潤令不抵牾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且言陛下度其

可施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一言曰議國事大畧謂今日

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恐國論猶以和議謂然蓋以二

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臣竊以為不然漢高祖與項羽

戰於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机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

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之

術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與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

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

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為今之

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

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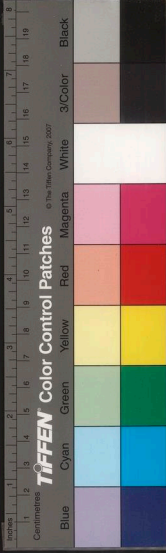
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

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無

之恥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橫而二聖有可安之理矣

且金人之於國家雖奉藩稱臣竭天下以予之亦未為德也必至

於混一區宇而後已故今日法勾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詞厚



昭則不可臣謂正當歲時遣使奉問二聖至於全國我不加兵專

以守為策竢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以大舉六月丁卯下詔守

要部及水軍丙戌秋車鐵招軍二曰議巡幸大畧謂天下形勢關

中為上策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

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

糧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

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使敵國無

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覲覲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

幸建康臣以皆為非計夫汴梁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

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勅務以

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六月壬戌施行三曰議赦令大

畧謂惡逆不當赦選人不當盡循資罪廢之人不當盡復今登寶

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偽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六月壬戌施行四

曰議借逆大畧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

利君辱而據之以為榮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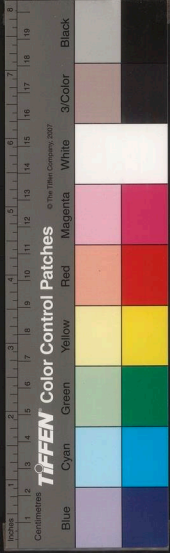
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是周朝之故事今方冒處王爵極

其策崇秩高馬肥敵騎縱橫挾借其勢陛下將何以制之願肆諸

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六月癸亥施行五曰議偽命大畧謂國家更大

變士大夫屈膝於偽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六等定罪以勵

士風六月癸亥七六曰議戰大畧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信賞



必罰

六月乙亥施行

七曰議守大畧謂於汾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

衝

六月乙卯施行

八曰議本政大畧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

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行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

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朝廷

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

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

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由德裕

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

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成自此出故能削平

借偽號為中興然則於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

一也今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

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夫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

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

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恥宗社生靈

不勝幸甚凡曰議責成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

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曰議修德大畧謂初膺天命宜益

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上與黃潛善等謀之翌日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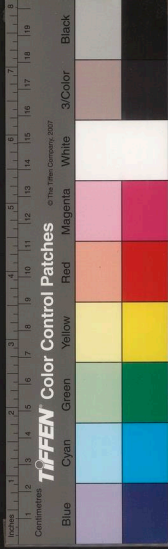
章付中書惟借逆偽命二章不下

按綱建夫進退志載上語有云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跋數

曲商量益指潛善等也

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司知西外宗正事仲湜為

開府儀同三司封嗣濮王仲湜楚榮王宗輔子也安懿王孫百二



十有六人至此時始封者五人 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還屯雲
中 辛酉名潛邸為升賜宮 詔新除郎官未經上殿者並引對
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府尹徐秉哲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梅州
女置坐使全辭行也

壬戌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事劄子上曰今日之事正當如此可
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幸劄子上命促留守使修治京城祇
備車駕還闕欵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增葺城池重修宮
室官府以脩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極之初嘗赦
惡逆今已行難追改乃命選人惟在職者循資左降官等第敘復
執政退綱留身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

之大者乞早賜施行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少遲議之綱
曰邦昌僭逆明白若都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括金帛
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怒之若天下
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疾之德之怒之
者私也憤疾之者公也執政中有論不同者臣請與之廷辨上乃
遣小黄門名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猶力主
之綱詰難再三乃言在遠若不在近好問亦曰唐德宗幸奉天不
挾朱泚行後以為悔綱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
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況其已僭逆豈可留之在朝廷使
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



以芻孽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伯彥曰
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
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第謫降可也
上乃出綱奏 詔置檢鼓院於行宮便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
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置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
員臣民封事簽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 詔察官職守自今依
官制施行 延康殿學士大名尹張慙試戶部尚書 御史中丞
顏岐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岐以嘗論李綱上疏待罪
執政欲令依舊供職上不許乃有是命熊克小歷岐降待制奉祠
在八月壬戌克實甚誤
於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亦求去詔以宗尹為徽猷閣待制知舒

州

日歷宗尹六月庚午落職未如何日
罷諫官今因顏岐除日附見跋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

道宮錢伯言為開封尹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呂頤

浩為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伯言總子總吳越王孫曾孫
元祐翰林學士頤浩樂

陵人宣和末為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人內侵郭藥師執之以降

已而得歸至是復用熊克小歷云頤浩宣城人而董平
撰行狀乃云樂陵人今從行狀 秘閣修

撰知鼎州唐慈知荆南府 初應天尹闕大臣薦通議大夫提舉

亳州明道宮李偃才可用詔召入偃徽之孫徽之廸子任以婿事
至正議大夫

蔡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靖康中斥去偃慙懼復奉祠會知廣州

孫汝遠朝甫至行在乃以為應天尹偃除尹日歷不見此以附傳
附入按應天初除何志同後

用孫汝其命偃必李綱未至闕時則在汝受命之前也當考 詔宗室銜位不書姓名官司同



得受自熙寧以朱宗室外官單銜奏事並不著姓其後更革不帝

至是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知鎮江府以表謝上中書侍郎黃潛善

援近旨劾之乃申明行下趙子崧中外道事云宣和三年子崧賜

熙寧法如此與異姓共事須著姓以別之若辭見謝及獨銜奏事

自不著姓上曰終是相疎卿何討論奏來五年余從元正之台對

上人及此遂批出宗室內外並不著姓朝廷不復考故事詔出職

者大駭而有司不以官職高下皆名別之七年夏子崧出守淮寧

辭日為上極言之云此雖小事所繫甚大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

大元年今上皇帝中興子崧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上謝未黃

潛善在中書乃令進奏官退回為不合不著姓始欲見沮而不考

者今也至金雖大崇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其官仍著姓猶極

過正誤矣按元符詔宣和五年六月乙未御筆內外宗室並不

稱姓七年八月戊午御筆宗室外官除見辭榜子外餘依熙寧

法著姓此即于崧所請也今乃云潛善見沮而不考者令誤矣

奏亥中書侍郎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 太傅同安

郡王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李綱同執政進呈

議借逆劄子黃潛善猶左右之退奉御筆邦昌借逆理合誅夷原

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實於是潭州安置所過巡尉伴送仍

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次議借命臣僚綱言

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王時雍等四人與金人傳道子指意議廢趙

氏迫道君以下出郊又受偽命為執政此四人宜為罪首上顧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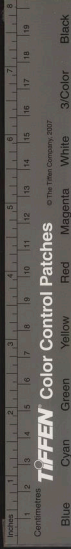
好問好問曰誠有之時徐東哲已先竄於是移時雍高州直龍圖



逆彼豈無辭乎綱意不厭乃造其容晉陵胡理要說好問區別園城人為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之忠節好問謂綱所未悉寧可以叛逆加之耶綱由是不樂呂本中報訖云金人再犯京師謝光叟取南仲黨人往往在園城中首前日力攻李綱者綱既相復以園城中事以傷之以邦昌僭號叛逆凡在園城中皆次弟定罪呂好問謂綱曰園城之中何罪者但責以在園城中皆無所逃罪矣然其間尚有曲折若專以叛逆罪之則彼必有辭矣却恐反為害綱由是不悅即使言者申好問上深以為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綱亦旋罷去由是觀之取南仲李綱罪更相加誣於國事所害甚大皆不能無罪也按綱斥逐偽黨乃國法何補龜鑑之所當然本中以綱與其父異論而排之今不取

曰父之十議一施而議僭叛逆議受偽命二章獨留中而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莫甚於僭叛莫甚於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者上之所以未遽行此以祖宗不忍輕用刑誅不忍於殺大臣故

也夫祖宗之所以不忍者豈不忍於此輩哉君不忍於其臣臣反忍於其君邦昌忍於異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傳曰人將忍君嗚呼此輩非忍君者乎管蔡至親周公忍而誅辟之不以議親之法而滅也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焉呂中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然綱之議雖行而綱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未勝非以敵犯維揚而欲立邦昌後蓋勝非邦昌友壻也未一二年間偽命之臣亦驟然擢用而為宰相臺諫者矣可勝嘆哉綱以給事中李擢徽猷閣待制知秀州孫覿為邦昌權直學士院軍器監王紹草



勸進表秘書省著作郎顏博文草赦文資政殿學士新知潼川府
馮澥偽庭守左丞舊職延康殿學士新知洪州李回權右丞於是
遂責權柳州觀歸州並安置絕除名卷州編管澥落職回落職奉
祠日歷邦昌以下行遣並在六月四日壬戌按李綱行狀六月一
日進對內殿翌日上下議翌日降出國是等五劄之次日與黃
潛善等廷辨上曰未日將上取旨翌日進呈邦昌安置潭州次進
呈議偽命劄子得旨皆散官安置以次第考之則其行遣在初五
日癸亥也日歷并繫壬戌熊克小歷載偽命
臣僚眼論在壬戌邦昌安置在癸亥皆誤
新除翰林學士謝克
家既以祖諱辭上命權不繫三字克家以非舊典不受李綱亦惡
之乃以為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入坐圍城中避事
降龍圖閣待制勒停人俞向復朝請郎充秘閣修撰知河南府
兗西都道都總管代姚古也向宣和末累更事任靖康初斥去至

是復用之江東轉運判官李彌遜為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以
彌遜自言與經制使翁彥國連姻引嬖也故徽猷閣待制知懷
州霍安國以死節顯著贈延康殿學士李綱言自宗觀以來朝廷
不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
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
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始上知若
水之忠首賜詔書褒贈至是綱有請遂自安國及劉韜以下次第
褒錄之初賊祝靖寇荆南安撫使鄧雍遁去賊乘勢欲渡江知
公安縣宣教郎程千秋率邑人及廣西湖南勤王兵之在邑者禦
之遣人夜渡江焚舟毀賊殺賊甚眾遂不敢犯李孝忠繼至千秋



沿江設備唐愨自鼎州調本路刀弩手助之賊乃去時通判鄂州趙令禪部官兵戍武昌縣賊閻瑾犯黃州其徒縱掠既去令禪即渡江存撫黃人德之自金再圍城京西湖北諸州悉為賊寇侵犯隨州陸德先復州趙縱之鄂州舒舜舉與荆南德安皆失守獨知汝州徽猷閣待制趙子標知襄陽府直徽猷閣黃叔敖知蔡州直秘閣閣考忠知漢陽軍朝議大夫李彥卿能守境捍賊至是李綱言於上奪雍龍圖閣直學士罷德先等三人仍奪其職遷子標竇大閣直學士叔敖秘閣修孝忠進一官彥卿直秘閣千秋進二官通判荆南府而擢令禪直龍圖閣知黃州更名令歲亦雍洵切武子令歲燕懿王元孫嘉孝穆公世峽子子標燕懿王後馮珣侯

令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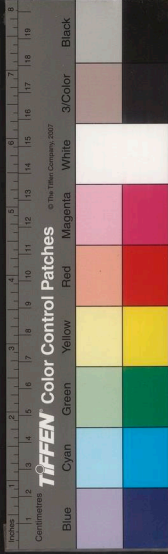
燕王生臨汝侯惟和惟和生東陽侯從

孝忠開封人

汪濬作閻

自信効力序云諱昌閻考忠而從之時叔敖已失守而綱蓋未知也熊克山屋云叔敖陞秘閣修撰既而襄陽陽不守叔敖蒞職降先監當按襄陽不守在五月丙辰日歷乃書於六月戊辰與題姓不合當考史執政退綱留身奏事上曰卿昨日內殿爭邦昌事內事皆涕泣卿今可受命矣綱因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高光唐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因請以所編三君行事紀要錄以進上可之

甲子手詔搗設行在將士撫循百姓蠲賦後改學法招摩蓋按賦吏又詔靖康間雖號開言路然議論鯁峭者皆遠取其實寒之也上言靖康間雖號開言路然議論鯁峭者皆遠取其實寒之也上



添以為然 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以鞏思

遷正奉大夫日履綱鞏思轉官在五日癸亥而綱行狀云六月六

的今從之仍兼御營使時河東北所守纔十餘郡餘皆為朝廷固守

議云河東惟夫太原忻代澤洛汾晉七郡河北夫真定懷衛潘四

郡按去冬尼瑪哈已破威勝軍及解州今春石州繼陷不但十一

州也或者此時綱猶未盡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

軍政變士風裕邦材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

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

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夫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夫太原

等七郡其餘皆在其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

使慰撫之臣恐久之食盡援兵不至即為金人用矣謂宜於河北

置招撫使河東置經制使擇有才者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

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為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

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其人以奏上許之呂中大事記曰嗚呼建

也河北惟夫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夫太原等七郡其餘固守之計

下之勢不進則退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固守之計

則不惟故疆可全而餽恥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

保而河南亦不保不惟淮南不可保進則渡江退而航海矣 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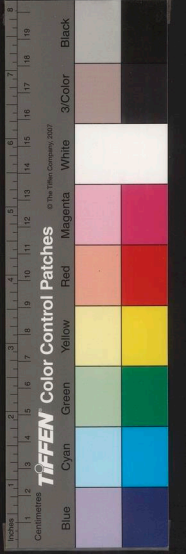
帝姬為公主於是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封秦魯國淑慎長帝姬封

吳國一主皆用上登極改命熊先小歷復帝姬為公主在八月壬

復封非通奉大夫知舒州傅墨卿守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知潭

州郭三益試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先是其家過江寧遭周德之

亂闔門俱死由是辭不就職 朝奉大夫周武仲試尚書吏部付



郎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楸試禮部侍郎徽猷閣學士提舉萬壽觀魚侍讀重耘試兵部侍郎武仲浦城人宣和末為御史中丞坐論童貫事責黃州安置至是復用時右正言鄧肅新進不知前朝事上疏論武仲為中司觀望王黼曾無一言且嘗建伐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上察其非實不聽 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國朝奉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試給事中朝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玘試中書舍人景衡瑞安人玘長興人也靖康末三人俱在後者坐黨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他日諫官潘良貴入對上諭曰朕今不用文華之士已令台許景衡於海濱矣景衡玘聞命冒暑赴朝安國辭不至景衡附傳云上即位之日以給事

中名而日昃附此後者題明亦在高書石司員外郎吳巖夫守光六月不知附傳何以不同當考

祿御集英殿修撰新知亳州翁彥深守太常少卿朝奉郎李光守

秘書少監巖夫執中子執中嶽溪人大觀御史中丞彥深彥國弟光上虞人靖

康中為侍御史以論事去 朝奉大夫辛炳守尚書左司郎中炳

候官人也 大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復延康殿學士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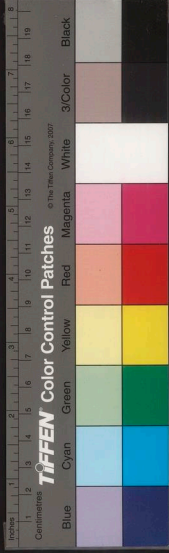
行在日昃作復端明翰襄邑人靖康中同知樞密院事 朝奉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曾開復顯謨閣待制知潭州開楸弟也 始

張邦昌既廢京城都巡檢使范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是日為

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臣卒伍理當澗畧惟王宗漢

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自宗漢外一切不問以責



後効此據李綱建炎
進退志修卷

乙丑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馬忠為河北經制使措置節制民兵
台責授鳳州團練使張所直秘閣通判河陽府傅亮赴行在初李
綱既建經撫兩河之議欲薦用所然以其嘗言黃潛善之故頗難
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
妄抵罪不得已杖拭用之如以為臺諫處要地則不可若使之借
官為抬撫冒死立功以贖過公能先國事後私怨為古人之所難
不亦美乎潛善許諾上悅乃召用焉熊光小歷云所靖康未嘗至
河北募兵設也所但奏遣呂
頌詳見七月丙辰註保大軍承宣使御營司使都統制王淵為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責朝議大夫李回為秘書少監分司南

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論防河逃棄且受偽命也 詔自今以緝定
罪並以五十為准舊制以緝計贓者千三百為一匹至是大理正
權尚書刑部郎中朱端有言所在緝直高乃有是命 詔道州編
管人張思正令赴王淵不使喚候立功日取旨以攝捕郭京之勞
也

丙寅新除太常少卿李質主管亳州明道宮 承議郎陳公輔為
尚書吏部員外郎朝奉大夫程瑀行司勳員外郎朝散郎徐應求
為考功員外郎公輔臨海人瑀都陽人應求德興人靖康中三人
為言事官坐黨附李綱責監川陝諸司商稅至是並召
丁卯手詔河東北郡縣諭令監守詔畧曰河東北國之屏蔽也



朝廷豈忍輕棄靖康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社而金人日橫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鑾輿以北則兩河之地又何割哉方命帥遣師以為聲援應州縣守臣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戰破敵者當授以節鉞應移用賦稅辟置將吏並從便宜其守臣皆遷官進職餘次第錄之 命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

詔朝請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晁說之赴行在說之宗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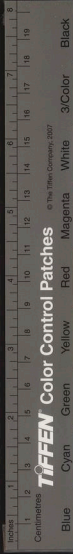
元孫宗慤清豐人康定中參知政事元符末坐上書入黨籍靖康初起於既老用

為中書舍人又斥去至是召還尋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讀用李綱

薦也說之除職未見月日今召命附見黃學新編經延所題名說之無侍讀在今年七月尚書祠部員外郎

喻汝礪為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入見上復命為郎汝礪因

對論遷利害以為敵可避都不可遷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若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於敵矣夫以諸葛之奇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光用之驍勇而不能抗宋溫何哉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特竭塔然一方之伯者耳安足以當中原之強大乎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為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陷金人之計既對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汝礪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具令督輸四川漕計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陛下宜急為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此配毒上嘉納之日歷于此日併書汝礪江端友黃次山寇防為諸路撫諭而八月乙酉又書之按端友上月辛卯方除兵部員外郎起行在日歷誤也蓋此時但遣汝礪其後繼遣三人耳譚篆作汝礪年譜云被旨以禮部郎中為四川



臣論使此亦不然建炎四年十一月八日宣撫處置使張浚劄子
臣據前朝部員外郎喻汝礪狀云可見初未嘗遽禮中也實錄附
傳亦云為臣論使蓋文堪撰墓誌因年譜所云而史臣又不詳考
耳今並不取年譜又云上聞公名亟欲大用之而耿氏父子居柄
用之地且素忌公者乃為所沮按建
炎之初耿氏父子已閑廢其說謬妄

戊辰龍圖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宗澤知青州澤聞黃潛善等復唱
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
輕聽姦邪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敵弗共戴天弗
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騰播赦
文河東北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陷東晉既遷之覆
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驚
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以澤知青州召建康殿學士知

青州曾考序赴行在初澤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澤慷慨流
涕時開封尹缺綱謂上言綏集舊邦非澤不可上曰澤在磁每下
令一聽於崔府君綱曰古人亦有用權術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
田單火牛之類是也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人

以撫之非獨外憂且有內變上乃許之徙澤知開封府

日歷澤除京尹在七

月庚子而澤遺事云六月乙亥公至開封日歷恐誤也况澤除留
守日歷亦係之六月乙酉則京尹之除無由反在其後今從澤遺
事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考序上許之

考序台及再留日歷全不書今據本傳附見

何補龜鑑曰自細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內修

外攘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有言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借逆之

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護士風定經
制改樂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幣
中弓箭手而官為教閱抬兵買馬分布要害遺張所拾撫河北王



燬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聳樊鄆且將益據形使
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宋文公謂李綱入東方成朝廷者正謂此
也

宗澤乞回鑾疏曰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
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古所以有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
而求之哉應順天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
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耄老無能然久識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
招集惡火亡命無檢者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
澁誠感之不決旬間彼惡火輩咸知格心燦謀欽迹遁去其閭巷
間亦自然悔改上下帖然無敢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

懷陛下之惠奉奉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憾
臣每聞王畿內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我祖宗慶祐熙豐時
臣觀人心念念懷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
來觀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繫戀之誠取進止

已巳秘閣修撰新知河南府俞向改知陝州以秘閣修撰西道副
總管孫昭遠代之初朝廷聞昭遠在陝西就除知陝州既而令將
所募西兵赴行在內鄉賊向虎有衆萬餘昭遠與遇破之至南都
入見泣謝奉使亡狀即以為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悉以
昭遠所募西兵三千人付御營前軍統制官張俊昭遠獨與蜀兵
數百之河南

昭遠五月丙午除知陝州六月癸亥依舊西道副總
管今章連書之其餘西京日歷不載因俞向改除附



此 金紫光祿大夫王革復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 唐復寶

文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李倫復顯謨閣待制中奉大夫王鼎復集
英殿修撰唐之邵子也之邵眉山人也故 奴事重賈以進忝其謀議

鼎革子用官者薦父子送為京尹殺戮無辜不可勝計倫孫孫郵
城人 舊出朱勳之門畧典方面靖康初皆坐斥去至是用赦

復職而權中書舍人汪藻不書錄黃乃復革龍圖閣待制唐寶文
閣待制倫秘閣修撰鼎直龍圖閣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

李擢改軍器火監分司西京筠州居住以擢靖康末已經降謫故
也此似因論未齊愈故
為李綱所拔試當考

庚午降元龍圖閣待制知台州謝克家徽猷閣待制知舒州范宗

尹坐嘗事偽庭並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 尚書右司員外郎蘇

遵直秘閣知高郵軍既而遵至高郵守臣趙士瑗以發運司舉留

遮境不受代詔貶士瑗二秩令依舊在任徙遵知婺州權中書舍

人汪藻言今以士瑗為非則方命不從者竟凶凶之罪也不可使

之在任以士瑗為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息也不可使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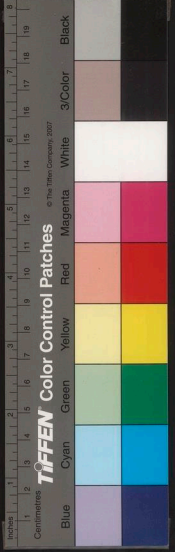
官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貴可罰臣竊惑之願斥去士瑗以

為後來鄙夫之戒不從日歷書蘇遵與東南郡檢正左右司題名

事今以汪藻奏議增入元年六月蘇遵知婺州並不見士瑗再任

蓋題名多以疏畧耳 監察御史吳給守尚書左司員外郎以

論事忤黃潛善也 修職郎李霄迪功郎胡珵並為秘書省正字
理已見正 朝奉大夫郭永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公事永元城人
月於卯



也 詔親征行營副使司河東宣撫司官屬見責降人朝奉郎方

元若奉議郎裴廩直秘閣沈瑄朝奉大夫胡瓘劉正彥奉議郎張

燾承務郎鄒柄宣教郎何顥從事郎何大全劉默張牧等十七人

並與差遣元若桐廬人嘗為秘書火監廩嘗為鴻臚少卿正彥法

子法政和間為熙焘根子根德興人仕大金無錫人與燾皆嘗為

秘書省正字柄浩子浩曾陵人建中嘗為樞密院編修官麒麟城

人也李綱之謫江寧也元若等皆坐累貶降至恚復之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籍諸路神霄宮財穀付轉運使

充省計拘天下職田錢隸提刑司士民封事可採者令看詳官由

尚書省取旨旌擢黨籍及上書人盡還合得恩數命諸郡各舉才

謀勇畧可仗者三人赴御營司量才錄用始李綱為上言陛下登

寶位赦已曠蕩獨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敵望夫兩路

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

至於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操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

勞矣况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思郵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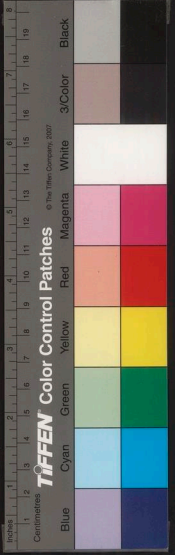
因今赦併示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特詳 大章閣待制

同州唐重元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時長安謀帥初命張深范

致虛皆不果遣會直秘閣劉岑自河東使還行在上問可守關東

者岑薦重可用又薦朝議大夫提舉陝西常平公事鄭驥除直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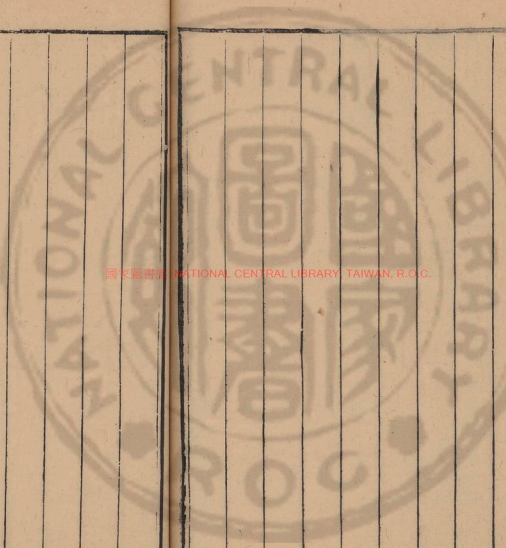
閣知洞州兼沿河安撫使通判京兆府曾謂為陝西轉運判官驥



世宗以宋史三要錄

卷六

二十



玉山人謂公亮從孫也公亮晉江人嘉祐中宰相謂除陝漕日歷不見汪藻集有制詞今以本所撰唐重墓



光世捕誅之 是日宗澤至東京自金兵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
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恟懼時金人留屯河上距京師無二
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至京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
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斗大監等八人以使
偽楚為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即白留守范訥械擊之且以
聞於朝廷

丁丑奉議郎張閔守監察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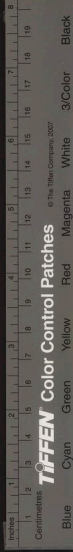
戊寅同樞密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時新除戶部尚書張懋甫至
行在首論人主當判忠刑忠刑判則治亂分上嘉納於是上批伯

彥進知院事李綱言懋以曉財利勤幹稱為版曹乃其任也今而
除用太峻未副人望冀戶部財利賴其措置乞稍緩之俟措置有
緒用之未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知至於執政乞當與聞政以
為請上乃寢懋除臣

伯彥知樞日歷於此日及七月壬寅
兩書之拜罷錄在六月蓋日歷多誤 宣議

郎傅雱特選宣教郎充大金通問使初黃潛善等既奏遣太常火

卿周望往河北軍前通問而河東獨未有人李綱為上言今日之
事內修外攘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
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
可時雱猶在行在綱名至都堂與語即奏用之雱稟使指潛善曰
今通之初敵情未可測軍前事宜難以預料朝廷任人不任事姑



往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勞以行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左副元帥宗維諭意仍遺宗維錦十匹玳瑁瓶三事勞遂與其副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偕行

已卯詔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丞旨檢察以授功狀三日不行者必罰行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仍以御史一員領其事用右正言鄧肅言也三年六月甲寅罷宰臣李綱

請以河北之地建為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授之而於汾河汾淮汾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脩控扼汾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西京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汾淮帥府二治揚廬日歷云淮西帥治壽春今從綱奏議汾江帥

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抗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為九

路日歷載綱北數汾河置京畿大名開德府橫海軍京東東路東西京西南北陝西凡九路與建炎進運志不同當考每路文

臣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行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幹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

許恭軍事皆以武臣為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員留攝帥事憲

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汾河帥府八軍要郡六軍次要郡

三軍非要郡二軍汾淮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二軍非要郡

一軍汾江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一軍非要郡半軍軍二千

五百人自帥府外要郡三十九河北開德府棣州京東蘆慶府登萊密州西路濟南興仁府濮州



京西河陽潁昌淮寧府秦汝州南路唐登州永興路陝商魏華州
淮東宿楚州淮西淮春府亳州江東宣江州江西虔澤濟金均
安府鼎鄂湖南衡州浙西鎮江次要郡八十人漢沂潁澤濟金均
平江府湖常州浙東發明府房同權泗真海和
舒新濠黃光鏡信太平吉撫筠永
道澧岳復秀溫處台衢州永靜軍總為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
非要郡不預入別置水軍帥府兩軍要郡一將中興聖政臣留正
等曰昔太祖皇帝
監唐末五代方鎮強王室弱之弊故削鎮兵以尊京師既太上皇
帝親見靖康以水學盜充斥郡邑無俗故屯兵諸郡且責提點刑
獄以選脩盜賊扶偏補弊各適其宜邇者主上復詔樞密院及郡
國鈐選官兵訓練禁衛武備既飭姦宄自消誠得太上皇帝之深
意者

也

綱又請出度謀益欽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之積

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先遣御營司趙辦公事楊觀
復往江淮造船餘路委憲臣措置檢校火傳寧武軍節度使京
城留守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右正言鄧庸論訥去年出師兩河

望風先遁遂奔南京擁衆自護今在東京揭榜曰今日汴京邑為
邊面且兩河之地陛下未嘗棄之民郊者幾於百萬日有捷報而
訥乃自呼邊面且率百姓而去訥家有屋繕畫幣之以市兼金而
為去計遂使皇皇不能安席况訥嘗為過容曰留守之說有四戰
守降走而已今戰則無卒守則無糧不降則是走矣此語大播郡
臣皆知不止於風傳而已漢得人傑乃守關中豈奔軍之將可與
此乎疏入遂有是命熊克小歷云李綱素與訥不協故肅論之按
訥謂大將擁重兵不勤王高宗嘗謂之庸人
且言其不知兵非因其與綱不協而
被論也先載訥罷在庚辰今從日歷
從事郎秦祥光樞密院編
修官梓檜光也政和中傅墨卿使高麗祥以僉從及還用梁師成
薦徑赴御試遂除學官已而廢斥至是以檜故用之
徽猷閣學



欽定四庫全書

士知淮寧府李彌太降二官時軍卒杜用叛於淮寧彌太視事未

久城垂破上薄其罪乃削秩焉彌太遜死也 是日金右副元帥

許王宗傑卒於燕山之涼澗先是左副元帥宗維自河東還雲中

而宗傑自河北還燕山聞上即睚陽張邦昌入覲遂會山後草地

避暑議事會宗傑繫毳毳暑以水沃背得寒疾死後諡曰神武

於是金主晟遣使諭宗維山南下之兵宗維不聽蓋宗維專權最

不能令至於相命亦取決焉晟守虛位而已此以張滙節要洪皓

趙子砥燕雲錄云丁未七月二日太子往御寨離燕山七百里到

涼澗病傷寒亡沒其屍載來燕山八月初歸本國與此不同未有

他書可考據始依滙所記附此幹喇布蓋滙所記及他書皆無

之按給命神武之師直抵汴水請命哀鳴願割三府再伸願好以事

考之太宗烏奇邁也神武幹拉也又二楊上達賈烏珠書有云徽

宗園汴都國相攻河東又云元帥在大會之初已得輔翼太宗微

宗滅遼宗奄有天下以事考之幹拉布也國相尼瑪哈也蓋幹喇

布是孺子故詭譎云初上皇之至燕也淵聖尚留雲中宗傑聞上中興議歸

上皇以講好宗維未之許此以張滙節要修入傳旁通問錄云時

却曾有此商議候貴朝有懇請時欲發太上回歸今二太子不在

亦無此段說話旁又問不知曾聞有今聖在外無個云也緣知之

所以商議破發太上皇帝回會具死事遂中輟

鑿也二書所記蓋合今從之

庚辰詔以二聖未還郡縣官毋得用樂

辛巳詔汰大河置巡察六使自白馬濬滑抵滄州分地分以為圻

堠 宰臣李綱言國家禦戎皆在邊郡今金人乃擾吾心腹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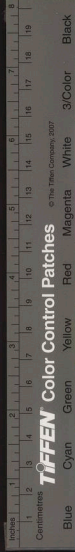
諸路州軍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乃命城池應

修者降度牒與之又令淮浙荆湖六路以常年錢造衲衣二十萬



及市竹槍箭礮弩椿輸行在綱嘗因從容及靖康間事上問靖康
初能守京城金人再來遂不克守何也綱曰金人初來未知中國
虛實雖渡河而尼瑪哈兵夫期不至及再來則兩路並進初時勤
王之師數日皆集再來圍城始名天下兵遂不及事初時金人慕
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兵屯城外要地四方音問不絕再來朝廷自
決水浸西北隅而東南無兵敵反據之故外兵不得進又淵聖初
即位將士用命其後賞刑失當人稍解體金人初來城中措置有
序其後無任責者敵至造橋渡濠恬不加恤敵遂登城此前後所
以異也

壬午戶部尚書張慤同知樞密院事時黃潛善力薦慤故上卒用
之李綱言臣前願少緩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版曹事
今陛下已用慤乞且以版曹事委之乃命慤兼提舉措置戶部財
用時新除給事中許景衡且至上欲用景衡為中丞而以侍御史
王賓為諫議大夫綱奏曰陛下用景衡為中丞誠得人然故事中
丞無外除者王賓遷則臺中無長官請俟景衡至而並命上許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綯試給事中綯河南人
嘗為上官僚 朝奉大夫秘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邢煥再遷
徽猷閣待制 觀文殿大學士大名尹徐處仁薨
癸未樞密院編修官張浚守尚書虞部員外郎將作監丞翁珽守
考功員外郎珽彥國兄子也



文
上
下
不
考
其
實
也
仲
荀
除
副
留
守
在
明
年
七
月
乙
未
蓋

甲申詔尚書戶部右曹所掌防場免役等法及所轄庫務並併歸

左曹以尚書總領 太學生李廷彥特補功郎以在濟川言利

害故也 此據紹興四年八月三日廷彥乙未遺狀修入狀云六月二十六日補官故繫于此日 於是太學錄

楊應以元帥府結局思補修職郎太學進士陳汴補迪功郎 此亦

應陳汴自陳狀修入汴狀云六月空日以兵馬大元帥府准

臨差使補官應狀無月日今因廷彥附見當並在此時也

乙酉詔監司州縣職田並罷令提刑司具數申尚書省 戶部侍

郎黃潛厚言南京左藏庫見在錢物不多乞應東南上供綱運令

行在戶部相度隨宜分撥南京或東京下却從之 日歷戶部尚書

潛厚今年八月方除尚書或者非此 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宗澤

時所奏史必有一誤今姑附此 考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宗澤

為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 澤遺事云八月壬戌兼副留守

會范訥罷乃除留守按訥六月

已卯罷不應後四十餘日始為置副遺事恐誤但日歷既於此

書澤除留守而入月乙丑又書之疑是此日降旨八月乃出告耳

日歷如此者甚顯謨閣待制知滄州杜充為寶文閣直學士大名

衆今不盡辨也 顯謨閣待制知滄州杜充為寶文閣直學士大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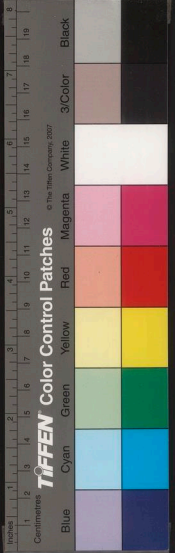
尹北京留守澤首抗疏請上還京繼聞有金陵之議復上疏曰今

將士商旅與士大夫懷宗義者皆願陛下歸京師臣前在臨濮寨

中實憂奉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金陵維揚又見京城有賊臣

張邦昌僭竊與花瓊輩擅行威福所以乞暫駐蹕南都以察人心

而觀天意臣料今臣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者不過如張



聞澤卒而後除之
詳見本日并注
閣門宣贊舍人劉錫知滄州錫武仲子也武

州軍節度使
成紀人故廬
降授朝奉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錢蓋復龍圖閣侍

制充陝西總制使右武大夫恩州觀察使主管西蕃部族趙懷恩

特封隴右郡王初蓋在陝西嘗建議青唐無髮之得而所費不

貲求嵬氏後而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俾持告賜懷恩因名

五路兵起行在懷恩者土蕃董氈從孫安化郡王懷德弟益麻黨

征也議者以其為蕃部所推復故封之耳日歷錢蓋復舊職為陝

光征借置湟鄯事而不言益麻黨江所除何官熊先小歷因之但

云仍賜姓名曰趙懷恩按紹興日歷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趙懷恩

繳附入蓋懷恩崇寧初已賜姓名克實誤也克又復蓋元官除

總制使與日歷所書不同按蓋先降五官後用登檢校持旨敘復

全所謂復舊職者蓋指待制也卻伯溫聞見錄云靖康中錢蓋請

棄湟鄯朝廷下其事於熙河寨臣百皆德符祐棄地之禍無敢任

其責者乃已及全人陷陝西六路兵入熙河即求湟鄯舊予以其

地與之按蓋以靖康元年三月除陝西制置使其到官當在夏初

是年十一月蓋即將兵入援則其建此議又在夏秋之間特朝

廷多事未暇行之耳此云無敢任其責者未知所據史考詳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許

高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許元總師防洛口望風奔潰坐奪官

流瓊州吉陽軍高亢自隸昌以五百騎趨江南至南康謀為變知

軍事李定通判韓琦以便宜斬之及是以聞眾謂擅殺非是李綱

言高亢之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倖取誅之必健

吏也使後日受命得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

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乃命進一官高亢祥符人琦億曾孫也億靈

宗祐中參知政事日歷高亢謫海外在此日中興會安亦同而欽

崇寧錄靖康元年十一月丙子已書許高許亢除名勒停送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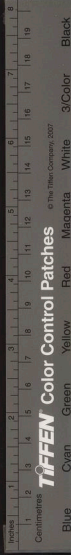
卷六



吉陽軍編管
此必有一誤

丙戌李綱留身上三事一曰募兵大畧謂熙豐時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今所存無幾何以捍敵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于西北河北之人為金人所擾未有所歸而闕西京東西流而為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別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曰買馬大畧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十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騷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請命

川陝茶鹽司蓋市馬募商人結攬廣南之馬以給諸軍三日募民出財償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廂軍皆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水興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初李綱欲因帥府以萬方鎮之法黃潛善等言帥府要郡雖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仍命帥府要郡屯兵有差遇朝廷出師則要郡副鈐轄副都監皆以其軍從帥既措置兵馬就緒者當優賞之綱又言委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領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劄兩羊雙輪上載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



欽定四庫全書

設鐵棍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陣

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車以運車一人登

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車二十五人以五之一為

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則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

處其中諸將皆以可用按此車制每四軍萬人為車三百二十乘共有射士三百二十人恐太火當考

乃命兩路憲臣總領 中大夫淮南轉運副使李傅正言近時潰

卒聚為郡盜驚劫縣鎮望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一員專官提

殺從之傅正壽朋子也壽朋彭城人祖若谷參知政事父淑翰林學士

丁亥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西路

招撫使 初上皇既北遷龍德宮苑玩皆為都監帶御苑械王球

所竊球無國長公主之子也主英宗女適王師約至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

器未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留身奏事多所

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吳猷內碑記云上皇厚蓄如岡以自衛當考淵聖斥之上嘗

召如岡綱諫而止又論開封府封臂買童女及待遇諸將恩數宜

均一上皆嘉納之此據李綱建炎道運志修入此必非一日事因陳烈附見日歷所載不如是之詳也石如岡諸

書不見所 願官職 詔文臣許養馬一匹餘官吏士民之有馬者並赴官

委守令籍為三等以常平封椿錢償其直馬高四尺六寸為上等

率直百十餘以是為差有田之家則折其稅僧道則以度牒取償

限半月籍定有隱寄者以違制論每買及百匹則守倅令佐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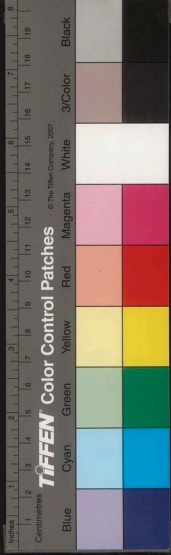
官不及者等第推賞應諸軍團結以五人為伍伍有長五伍為甲



甲有正四甲為隊五隊為部皆有二將五部為軍有正副統率此
以一千二百凡拾軍量增例物其白身充募者全給潰兵降盜及
他軍改刺者半之陝西六路仍聽文諸司錢及截川綱金銀如有
良家子願備弓馬從軍者依敢勇法月給錢米應天下官吏寺觀
民戶願以私財助國者聽於所在送納等第推恩仍令當職官勸
誘而憲臣總之然後計綱起行在皆用李綱請也 右諫議大夫
朱齊愈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時庶事草創計畫
三省於行宮門內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夜過齊愈於省中見其
方執籌布算問之齊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其
建明乃爾浚問之故則曰胡可為也今西北之馬不可得獨江淮

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藝極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
歲貢十萬緡以養今豈堪此齊愈將極論之浚曰不可齊愈愕然
曰何也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有身為相未幾上
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恚且怨齊愈不樂曰吾固為其有虛
名第欲論此三事耶扶持之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
門執浚手曰適上向者之車上甚喜浚按手曰公受禍自此始矣
此據張棡私記日歷六月癸未齊愈罷諫議大夫
大送御史臺根勘乃在李綱上三議之前恐誤
戊子承務郎張緯上給田募兵法緯以為將來防秋之後應給田

土並畫圖置籍每出戡步人一名給田百畝有馬人增其半鞍馬
器甲自備量地肥瘠紐計第一等折土為淮凡係官或天荒戶絕



逃田聽民從便自占其稅役科配等皆蠲之即逃田雖已給而田
主自歸者聽佃人別占出戰人疾病事故許餘丁承佃緩急點集
並戴武勇家人投狀効用官為置籍一等支糧每五十人立一名
為長五百人又立一名皆以有財武可部轄眾所推者為之各等
第借補官資若所部技精及無逃亡者依格遷轉否則停廢別選
州委通判為幹辦官選監司提舉出戰人赴點集後時或輒逃避
並依軍法從之後不先行

是月以迪功郎富直柔為秘書省正字直柔弼孫也

此據秘書省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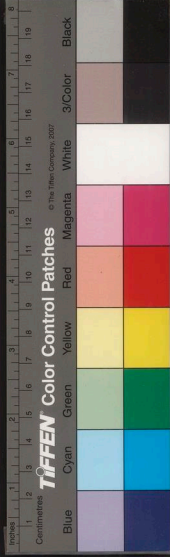
顯謨閣學士知越州翟汝文奏陛下即位赦書祖宗上供悉有常
數後為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

萬六十匹而越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歲
起之額蓋與越等杭去矣已減一十二萬匹獨越尚如舊數矧經
方寇焚劫戶口凋耗蕭山一縣家業才一百七十緡則民力之困
可知今乞將戶三等以上減半四等以下權罷及身丁錢鹽舊皆
有定制其後折未而已今悉為帛臣已只令納見血從之汝文丹
陽人嘗為翰林學士 金人命元帥府選南人文武八員與皇孫
伴讀得前蕪山府司錄士張岩等並除尚書虞部郎中令赴御寨
此據趙子 貢士周紫芝應詔上書言今金人盛強憑侮中國雖
厥蕪雲錄 馭天下之兵以脅之不足以當其強竭天下之財以餌之不足以
厭其欲盡天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固其意臣深思之不過一言



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他在力救前日之弊耳陛下
意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陟不明剛斷不足此
三者所以召禍亂之本也李綱充言議論天下聳聞朝廷知其為
賢既委以輔相豈當責以將帥之事遂致覆師以貽竄逐綱之用
全係一時之輕重願陛下盡以國計傾心付之勿惑於訾訾不根
之言毋責以勝負不常之勢臣所望陛下專於用人以救前日之
弊者此也六賊之惡暴者遠適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
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其同惡之臣非特不能盡去方
且倚以為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凡今日奔軍之將亡國之
大夫皆前日姦佞闖濬可誅而不誅可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尚在

要路則幾何而不至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臣願陛下大明
黜陟以正忠邪屏除畏懦軟弱之徒旌擢骨鯁難犯之士使天下
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姦邪者必誅則忠臣爭効死節壯士勇於
敢為庶幾可以雪恥臣所望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
也淵聖皇帝虛已受諫常若不及惜其羣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
泛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遂歸臺諫敵國初解議者欲追擣之
既而惑於羣臣不能斷以必往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明年敵騎
果入而惑於衆議守城不遷至有今日之禍臣所望陛下勇於聽
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夫任用之專最為入主難事今既為賢
而用之不能去姦邪則其勢必不兩立此三者皆陛下勉之而已



紫芝江東人也此書見於徐夢莘北盟會編今採其要語附入但夢莘係之建炎三年春末實甚誤矣書中乞專任李綱綱以今年五月初拜相故附此書於六月末或可移附今年八月並命二相時紫芝書中又云去年復春秋去年行詩賦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釋奠之制皆九年事若係之三年末則綱貶海外未許復還決非其時附上明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温州觀察使樞密院都承旨王燧為河東經制使通直郎直秘閣傅亮為副使 詔諸路常平司見在金銀並起發赴行在 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兼侍讀耿延禧知宣州延禧與李綱不協自京城使還以父老乞去故有是命 朝請郎李積中知襄陽府奉直大夫趙岍知平江府朝請郎周杞知州積中南昌人宣和末為宗正少卿坐元祐黨送吏部至是再用之岍高峇人也

庚寅命御營司都統制王淵討軍賊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討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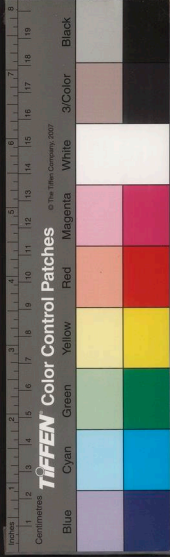
紫芝江東人也此書見於徐夢莘北盟會編今採其要語附入但夢莘係之建炎三年春末實甚誤矣書中乞專任李綱綱以今年五月初拜相故附此書於六月末或可移附今年八月並命二相時紫芝書中又云去年復春秋去年行詩賦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釋奠之制皆九年事若係之三年末則綱貶海外未許復還決非其時附上明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

宋 李心傳撰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温州觀察使樞密院都承旨王燧為河東經制使通直郎直秘閣傅亮為副使 詔諸路常平司見在銀並起發赴行在 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兼侍讀耿延禧知宣州延禧與李綱不協自京城使還以父老乞去故有是命 朝請郎李積中知襄陽府奉直大夫趙岍知平江府朝請郎周杞知州積中南昌人宣和末為宗正少卿坐元祐黨送吏部至是再用之岍高峇人也

庚寅命御營司都統制王淵討軍賊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討李



昱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前軍統制張俊分討魚臺黎驛亂
兵自宣和末群盜蜂起其後勤王之兵往往潰而為盜至是祝靖
薛廣完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起行在九十餘萬人李綱為上
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中之比然不移
其部曲則易叛而徒之則致叛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
御營司委官分 凡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之所
發至數萬人擇其老弱者縱之其他以新法團結擇人為部隊將
及統制官而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
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
而供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為專事招

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率所部分往討之時李

昱犯沂州守臣閉門拒守以官妓十人遺之昱乃去至滕縣掠民

董氏女有美色欲妻之董氏罵昱而死昱自費縣引兵圍長清光

世遣其將喬仲福追擊斬之既而用為淵所殺餘悉殄乎丁順者

嘗為滄州兵馬鈐轄王善者為雷澤尉皆以罷從軍不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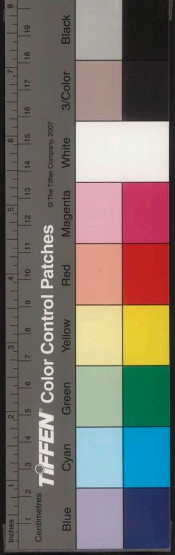
甲楊進者進初見四月戊寅以其才為淵所忌懼罪亡去號沒角牛兵五月

眾又李孝忠既破襄陽擾西諸郡綱以京城都巡檢使温州觀察

使范瓊反側不自安因命瓊討孝忠使離都城且示以不疑之意

瓊乃將所部赴行在既而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效盜益衆

辛卯籍東南諸州神霄宮田租及瞻學錢以助國用從禮部請也



尚書兵部侍郎董耘試兵部尚書熊克小歷在己丑本部題名在辛卯今從日歷右

諫議大夫朱齊愈罷初齊愈既論尚書石僕射李綱之過會朝廷

治從逆者之罪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

由是罷諫議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遞

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趙

之遺史曰宋齊愈新除諫議大夫是時李權為給事中權與齊愈

在園城中皆非純臣權為齊愈謂諫官必論已必得罪且曰先發

制人乃不書黃而繳取之曰昨三月初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

乞立張邦昌拜大金詔半書謀狀時雍亦恐懼不敢填邦昌

姓名而齊愈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人四座無

不驚駭齊愈自言從二書在古不出欺誕若此今除諫議大夫當

是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論列史之聖裁迷罷諫議

大夫令王賓根勘按日歷齊愈以今年五月戊戌除諫議大夫而

權以五月甲寅除給事中在其後半月不知何以錄黃方過後省

兼權以六月癸亥坐偽焚事責湖南去此已踰月不知所緣何以

方下姓之所記恐或有誤也然齊愈除諫議時權已為中書舍人

或者當時有論列而不行至是李綱方檢察將士亦未可知姑附

此更求也 承務郎諸王府贊讀江瑞友武尚書兵部員外郎端

友休復孫也休復南昌人嘉祐中修起居注按火瑞友無前隱居

京城東郊躬躬耕蔬食素有高行蔡京欲辟之不能至靖康初上書

論事後用吳敏薦授官至是召用 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鄭滋

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坐圍城時日事艱飲為轉運

判官顧彥成所劾也滋建德人彥成邵武人或曰李綱之罷行營

使也滋當其責詞頗肆醜詆故彥成以私書言之於綱復下彥成

體量而有是命二年八月辛未改正

甲午按原本故甲午日查十月六日壬戌陸藻卒註云見七月甲午宜於此處補入

龍圖閣待制知杭州

卷七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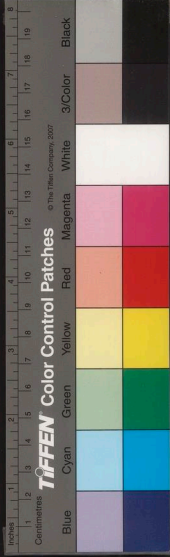
三

三

三

三

三



葉夢得復龍圖閣直學士奉議郎李邴朝請大夫提舉西京高山

崇福宮陸滌並復徽猷閣待制邴光藻候官人也大觀中嘗為給事中靖康初坐遊事奪職至是始復之

是日按二年四月丁卯

千入洺州則是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瑀以義兵復洺州初士瑀從上皇北狩次洺州城東五里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敵圍已合同行皆散去無一人留者士瑀得蹇驢跨之四馳夜半為盜所奪徒步疾走遲明抵武安縣憇於張氏酒肆語其人曰我皇叔也縣官聞之俱來謁資以衣履數馬得火壯者百餘人從至磁州舍於州治乃召集義軍以解洺圍不旬日得兵五千人歸附者至數萬以王江李京將之先是直寶文閣知

洺州王麟自將勤王兵千人至大名既而母老求去上疑其有異志然卒遣之及金人遣萬戶伊呀圍洺州麟帥軍民以城迎拜軍

民怒併其家殺之題姓之遺史云金人圍洺州以知州王麟是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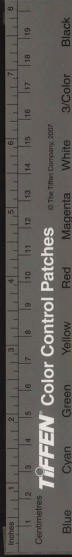
費信之殺麟全家與此不同獨餘統制官韓一在城中士瑀至邴

鄆而統制官李琮亦以兵會時金兵未退士瑀夜半傳城下力戰破其寨翌日入城部分守禦金人力攻之士瑀勵將士以火炮中

其攻具以計生獲其將領乃解圍而去士瑀岐簡獻王火子岐簡獻王

仲忽漢王孫澶天資警敏方童稚灑然如成人至是纔弱冠也據

湖郡王宗治子三年正月河北東路制置司捷報奏修傳云得
部鄆朝廷亦遣李刺史兵來會未至而李兵叛去遂救其散亡得
六十餘人自將之據史李刺史失其名而捷報云不期又有都統
制軍馬李琮等兩項人兵共議起發則李刺史即琮也琮非朝廷



所遣當是河北義兵自說王命者今畧刪潤趙姓之遺史云金人自京師回經由沁州境內軍劫之得南班宗室士遂留為知州姓之所云即士瑤也

乙未温州觀察使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為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制 徽猷閣待制知密州郭奉世統兵勤王久而不至詔本路諸司尋訪以聞此為社彥據密州張本奉世行違本見當考求附書之

丙申詔諸路未綱以三分之一輪行在其餘悉赴京師先是汴河上流為盜所決閉薰久不合綱運不通乃責都水使者陳求榮蕞為散官仍領監事與提舉京城所內侍陳良弼董治之再踰旬而水復故時京師軍民方闕食故命濟之仍以空舟載六曹案牘及甲罷赴行在舊京師未計二百及是始平 朝奉郎曹大同落致

仕提舉淮南西路刑獄公事大同宣和七年七月除膳部員外郎未如何時致仕 直龍圖

閣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言去歲閏月劉順賞到淵聖皇帝蠟詔

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時鏤板徧檄所部非不勤至而六路

之間漠然無有應者間有團結發去處類者兒戲姑以避責而

己非有救災餌難之誠意也惟准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為之粗成

紀律然諸司猶有占衣錢物不肯應副略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

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京城既已失守二帝既已播遷

夫復何言然竊謂儻置賞罰而不行則臣恐今日以後金人復為

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玩習故常恬不知畏則朝廷

何恃以協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昨承蠟詔指揮



廢格不動王者與夫號為勤王而滅裂者悉加顯黜以為將來誤

國志君之戒詔諸路提刑司充實以聞日歷臣僚上言無姓名以事考之則子理也

戊戌正議大夫忻州觀察使張煥為河北置制使 詔京東帥司

相度自登萊至海州置圻城烽燧等事先是朝請郎知海州魏餗

言海州至登萊最近而登州與金人對境近聞金人於燕山造船

欲來東南望造戈船修樓櫓依登萊例屯兵二三千人以備緩急

許之至是餗代還復有此請 直秘閣知恩州趙子昉賧秩三等

仍奪職坐河決所部也 東都宣武卒杜林謀掠成都以叛伏誅

時淮南秦隴皆用兵蜀人海懼林本山東群盜後成成都東時與

其徒二十九人謀招集亡命大掠成都驅民之東川由中水出峽

南奔以應金兵自夏及秋計議已定至是會於城南漢昭烈廟將

秉夜襲官船取器仗部分水發廟祝馬古與其子信覽之馳詣府

告變兵馬都監陸世修等率吏士捕斬之後後錄古等功以為承

信郎 初平陽府吏張昱坐法黜既而亡歸聚眾數千會慈州無

守軍民共議迎昱入州權領州事金人屢犯其境皆不攻徑過至

是以昱為閭門祇候知慈州城金人復引兵來攻慈無城不可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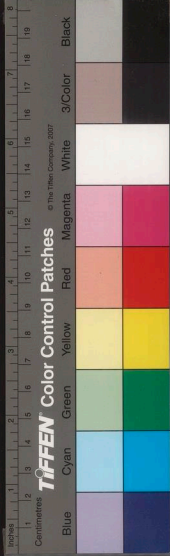
昱遂率其眾出奔金人陷慈州撫定而去此據趙柱 金國通問

使傳勞發東京此據 雲通問錄日歷於此月 是日淵聖皇帝自

雲中至燕山府居於慈忠寺趙子昉燕雲錄 淵聖七月初至自雲

也故附 此日 聖相見戊戌初十日

卷七



已亥詔省臺省寺監官減學官館職之半

三年四月庚申又減以常平事歸

提刑司

紹興八年

復市舶事歸轉運司

三年五月

罷諸州分曹制掾縣

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請大夫出職止為通判幸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罷執政官減奉錢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

是宰臣李綱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廣當內自朝廷外至

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行下自蔡

京用事子孫皆至大官其後宰相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白時中諸

子悉以恩澤為待制雜學士故綱有此請然未及行

二年二月居辛酉行遣

中開封人正夫西安人深閩縣人也

尚書吏部員外郎衛膚敏

守衛尉少卿膚敏自明州還朝

事粗見今上書伏矯制之罪上嘉知

賞之膚敏言

者金犯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金雖棄

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

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陝

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

尚書言浙江民間有釣魚船謂之釣槽其船尾濶可分水面畝

可容兵底狹尖可以破浪糧儲器仗置以簧版下標牌矢石分之

兩傍可容五十卒者而廣丈有二尺長五丈率直四百緡請下浙

江請州募豪民入中每十五艘授廵功郎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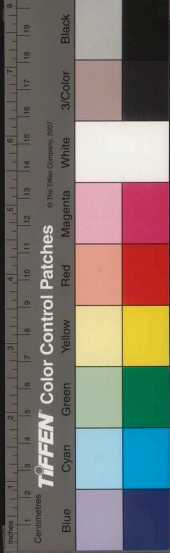
顯謨閣學士知

越州程汝文貶秩二等先是汝文用赦放民租為四十萬緡言於

朝未報

事見今年六月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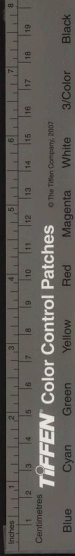
兩浙轉運判官候官吳昉以淮南軍衣不足詰



汝文汝文檄昉言宣和七年登極故文應州縣有合寬恤事許遜
路帥臣一面施行訖奏今來漕司乃敢故違抗拒非命未欲奏劾
昉懇於朝故貶 薇猷閣待制知平陽府高衛生棄城落職衛安
陽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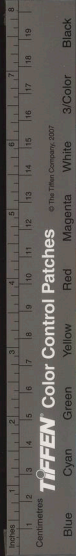
辛丑詔曰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全人
秋高氣寒再來犯界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
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
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于皇天
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寢疆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
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且並令留守使京城所

戶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畧就緒獨車
駕行幸未有定所綱間為上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
不忘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路使令無虞車駕還闕天下
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
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綱
再拜賀因乞降詔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焉 右正言鄧肅請
竄斥邱昌偽命之臣石司諫潘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以上肅
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肅且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日
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回是也其二曰
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



尹是也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今紹已
投嶺外而撰赦文者止令分司亦何私於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
者金人已有立偽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
事務官謄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其五曰
因那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以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上真
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
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
侍從者其餘已行違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臺諫者洪
芻蔡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
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陞擢

者此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為
奉使者蔡確李健陳戩是也以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次於遠小
處編管時王時雍徐秉哲已先竄乃詔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吳
玠移韶州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儔移惠州大中大夫盧襄通
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范宗尹朝奉郎朱宗責成忻祈三州團練
副使襄衡州宗尹鄂州宗岳州並安置中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
觀馮澥朝請郎試中書舍人李會並降三官為秘書少監分司南
京澥成州會筠州居住故尚書工部侍郎何昌言追貶隰州團練
副使通直郎新通判南劍州何昌辰除名永州編管朝請大夫蔡
確朝散郎李健尚書虞部員外郎陳戩並與遠小監當承議郎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御史胡舜陟朝散郎新和無為軍胡唐老奉議郎守殿中侍御史

馬伸朝散郎監察御史齊之禮朝請大夫新和衢州姚舜明宣教

郎新和江州王侯皆降二官撰勸進文及事務官令留守司具姓

名申尚書省唐老舜明侯皆坐嘗為臺官伸嘗請邦昌復避而不

自言故倒貶秩日歷六月乙亥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降

詳今從之呂本中雜記曰鄧肅前一年因李綱避得官時又用汪

伯彥時為右正言故傳會綱意專以圍城為言既而潘良貴又乞

分三等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耿南仲龍圖閣學士新

知宣州耿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職仍以延禧提舉江州太平觀

用鄧肅再疏也日歷南仲落職於此月五日癸亥西書之蓋誤詔江寧府因軍變走避

官並放罷

壬寅侍御史胡舜陟充秘閣修撰知廬州舜陟嘗論宰相李綱之

罪上不聽舜陟因求去曾言者論其嘗事偽庭乃命出守日歷五

胡舜陟除秘閣修撰知廬州七月壬寅降授宣敷郎守侍御史胡

舜陟特授秘閣修撰權發遣廬州按五月壬子舜陟未降官今附

此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為南度計舜陟至修治

城池建樓櫓戰棚具藺石布柴谷入增築東西水門疏決壅潰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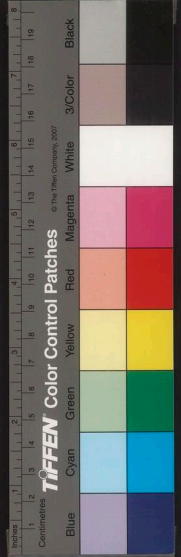
濠壘以備衝擊繇是廬人始安起復朝請郎王圭言金人攻城

多是數處併攻如攻東者妄稱西壁已破攻南者妄稱北壁已破

俟喧囂不定即乘隙登城又金人多用墨旗上城務令守人奪取

以惑衆金人多拋大砲宜用糞或麩康布於敵棧則砲不能害又

女牆頭宜各置木椎一具遇敵登梯以椎擊之不費天石詔下其



說使公邊知之圭真定人金之入汴也圭方持喪率衆數萬保山

寨屢與敵角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歸故起復之 徽猷閣待

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王資深卒資深胸山人事上皇為中書舍人

卒年七十八 寶寧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翁

彥國卒此據劉蒙自辨狀曰歷無之

於邗尚書右丞呂好問充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初好問與李綱論

事不合會鄧肅奏僞命臣僚其言事務官頗及好問方淵聖拘於

敵營宜以蠟書至元帥府取兵而反勸進懷貳執姦無大臣節况

嘗行僞命不可以立新朝上手札賜綱曰好問心迹與餘人不同

言者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好問慚力求去且上疏自理曰昨奎

人圍閉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不為難况臣

於邦昌未入城之際曾乞致仕重念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

賢者之責身任宗社之重故忍恥含垢追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

之禍遣人衝圍賞書於陛下而又畫謀奉迎幸而天祐神助得親

今日中興之業則臣之志願畢矣向若金人網羅得臣之書而臣

之謀畫萬一洩露則臣之一身與臣家之屬當如何區區之忠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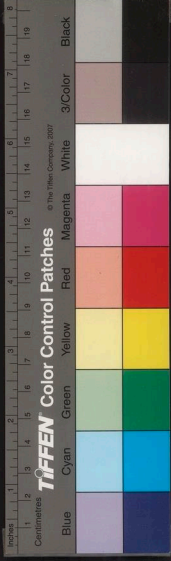
天后土知之宗廟社稷知之陛下又知之臣之心迹顯然明白今

若不速自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則兩夫其宜疏

入乃有是命好問家傳云好問罷政在七月巳酉而日歷於六月

巳酉出延康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守尚書右丞靖康

告耳



交少比牙重打五

中李綱與翰同在樞府知其賢至是力薦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

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泰決大政上亦喜其論事遂用之

輪除命於此及八月是日腰斬通直郎宋齊愈於都市齊愈初

甲子兩書之蓋誤

赴獄以文書一練囊授虞部員外郎張浚曰齊愈不過遠取它時

幸為我明之此李會勸進張邦昌草彙也時御史王賓劾齊愈未

得實聞齊愈有文書在後所遽發薩取之賓奏諭會妄自拊而證

齊愈且歸議狀事於王時雍齊愈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

赦劉銅十斤情重取旨黃潛善等頗營救之上曰使邦昌之事成

置朕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情親書姓名謀立異姓以危宗社

造端在先其罪非受偽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議者或以為寬

魚充小歷云賜齊愈死按語音云依法定斷非賜死也張栻私記

云張邦昌之狀賊以借也在金營議已定未選翁自會議所歸道

過鄉人問之曰今日金所立者誰也翁退翁執筆書邦昌姓名於掌以

之而李丞相以為退翁自會議所即取紙筆書邦昌姓名於掌以

立丞相與王賓又奏論李會使妄自拊而歸其事于退翁丞相克

遣會鞫進藁而執事章論退翁死李公欲罷相齊愈按款云軍前

到本司見眾官及桌子有王時雍等眾議推舉張邦昌狀草齊愈

問王時雍舉誰時雍云金人令吳升來奏論意舉張邦昌今已寫

下文以空著姓名又有得金人元來文字聲說請舉軍前南官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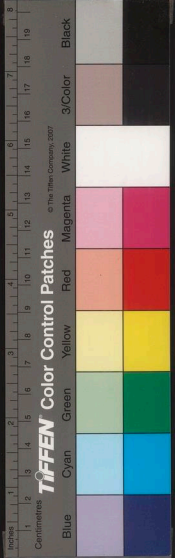
此奉驗王時雍語言即是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別有用筆於紙

上書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于眾狀內填寫却將王時雍其時

雍稱是又節次稱呈在生元集議官齊愈言通邦昌眾官看了別

無言語齊愈次稱呈在生元集議官齊愈言通邦昌眾官看了別

國事舉狀內填寫張邦昌姓名三字俟別寫中狀係王時雍等姓





衆議忽有石司員外郎朱齊愈自外至先商量不定即於本司廳
前寫又字史人臬子上取紙一片上寫張邦昌三字偏呈在坐相
顧失色莫敢應其所寫姓名文字係朱齊愈自將書張邦昌姓名
而根取之元祐草子再勘方指按齊愈所元狀草制錄而此云綱
臣其稟蓋誤記也齊愈死小歷及諸書在此月壬子日歷在癸丑
按壬子張浚已入臺無容不辨稟款降旨在此癸卯今時雍等十
一月丁未追復呂中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
例朕不赦宋齊愈細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
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
之疏也浚素與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忘李綱是以小
而政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申辰衛尉卿孟忠厚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迎奉元祐皇后一行事
務尚書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計畫糧草濟渡舟船 承議郎新
通判荆南府程千秋丁父憂後九日湖北提刑司檄千秋權不拘

帝制起復此據紹興六年八月一日臣
倫論千秋不該蔭補狀修入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為避敵之計朱春還闕令三
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時執政黃潛善汪伯彥皆欲奉上帝東
南故有是詔李綱留之因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
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
北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於西北委而棄之豈惟全人東間以擾
闕輔盜賊且將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况治兵勝
敵以迎還二聖哉夫江之險不如河而南人輕脫遇敵則潰南方
城壁又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為安臣竊以為過矣為今之
計縱未能行上策當過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之地西隣川

陝可以合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達江
淮可以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願為今冬駐蹕之地俟兩河
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綱與
執政議之

丙午綱及潛善等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
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遠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夫中原則東南豈
能必其無事一夫機會形勢消弱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
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上乃許幸南陽以觀
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治宮室又降益鈔錢帛付京西
南路轉運副使范之才儲糧草且漕江湖綱運自襄漢蜀貨出歸

峽以實之遷戶部侍郎黃潛厚為本部尚書提舉巡幸一行事務

膳部員外郎陳充亭頤遷虞部員外郎李儔調蜀粟直秘閣江淮

發運副使李祐為隨行轉運使

日歷李祐今年五月乙未除將以京東漕未見遷發運使時日將以

秋末冬初起行之才雍孫充克佐曾孫倚錢塘人父友聞集英殿

修撰祐清臣子也

雍河南人天聖中樞密副使克佐閩中人景祐中平章事清臣莘縣人崇寧中門下侍郎

同知樞密院事張慤言戶部財用惟東道歲運最為大計自治平

嘉祐歲以前輪發運使一員在真州催督江浙等路糧運一員在

泗州催促自真州至京糧運自姦臣誤國變祖宗轉般倉良法以

來每歲失陷糧斛不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分認逐季地

分各行檢察催促從之



後漢書卷之九

丁未詔兵部郎官太常寺官各一員內侍二員詣京師奉迎所藏

太廟神主赴行在劉觀行狀云公導駕朝鴻慶宮面陳藏木主事

書舍人樓日歷及太常寺題名觀以今年四月選中先是上命京

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使於別館優加待遇澤謂二聖在金必欲

便行誅戮恐貽君父憂若縱之使還又有傷國體莫若拘留於此

俟車駕還闕登樓肆赦然後得從寬貸及是詔下澤上奏曰臣不

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語浸漸望和為退奔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

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北京東京淮南陝右

七路生靈如羹壤草芥畧不顧惜又令逸金使別館優加待遇不

知二三大臣於金人情款何如是之厚而于國訂謨何如是之薄

也臣之樸愚必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願

陛下察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請投之遠惡以快姦賊詔答曰卿

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

詔澤道事云公奉詔即出八人縱之且上表謝杖博勞通問錄旁

以今年十一月使還奏乞釋金使詔可明年于文虛中出使旁

汴澤在病告虛中始釋又請上回鑾表曰臣聞禹之行水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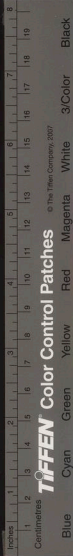
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為於事也無事而已夫禹蒙天

錫洪範九疇知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

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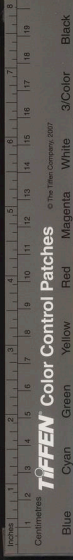
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

衆兵駐劄之根本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



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
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竇曼群臣無遠識見惡賢陛下
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
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
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二十餘日按原本作五十餘日
日查澤於六月十七日到東京七月十九日北盟會編作二十餘
奉到行在具奏時原止二十餘日今從之物價市肆漸同平時
每觀天意春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
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
料百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
革陰與敵人為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

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
謁致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母一向聽張邦昌姦邪革陰與敵人為
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火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春春血
誠恨其尊問荒鄙不能以激切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
痛恨之至詔賜澤襲木金帶 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為殿中侍
御史上見浚雍容靜重即欲用之黃潛善又稱其賢遂有是命
新除中書舍人劉珪至泗州上書論時事大畧言聞舍人尚有屯
河北者萬一有數千騎猝然而南或趣宋毫則于六飛豈能無驚
乞早賜行幸候至來春復還京師此萬全之策西兵驍勇異於它
卒今車駕巡幸正宜留以為用竊聞先遣西兵二萬往江寧府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Film Company, 2007

駐臣竊入疑之二聖播遷正宜內講攻守之具外示謙屈之體乞
今從詔令不必指斥金人亦可緩其侵犯江寧既不建都乞止令
改建兩殿庶幾不至擾民車駕如幸東南所有西京以來舟船乞
並令東下萬一金人窺伺不得藉以為用時李綱已建議營南陽
而珣未知也 詔明達皇后明節皇后應干典禮並依溫成皇后
故事施行二后皆皇后宮遺冊之初悉用后禮至是始釐正之

已酉徽猷閣待制錢伯言試尚書吏部侍郎在六月 罷四道

都總管初李綱請于陝西京東西北東各路各置制置司假以便
直使遠近相應援上然之遂罷四總管而置諸路制置司時西道
都總管孫昭遠初至河南府調陝西河北義兵合萬人柵伊陽使

民入保會罷四總管昭遠改除京西北路置制使日歷不書置制使月日今因罷

四道都總管附見起復朝請郎王圭為直秘閣提振民兵

庚戌詔諸兵已今八月會行在後期者必誅無赦

癸丑衛尉火卿衛膚敏言今汴都蹂踐之餘不可復處昨陽驛
咸以為宜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十乘萬騎而又
逼近河朔敵易以至况我圻塹不明烽燧不謹萬一奄至將如之
何建康寶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負山帶海為東南要會之
地伏望觀察時變從權慮遠趣下嚴詔夙期東幸列命忠勇大臣
總領六師留守京邑願詔有司分築堡寨扼江之險又行清野於
河北山東諸道則可伐彼之謀而沮其南牧之志俟軍聲國勢少



振然後駕還中都則天下之勢定矣時雖用李綱議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珪亦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受日力為急自金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矣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殫陳唐諸郡新創於亂十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此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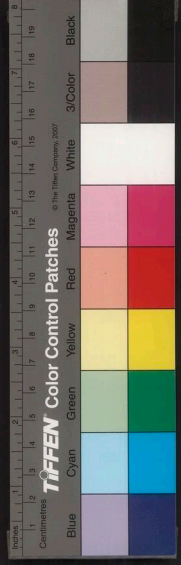
呂中大事記曰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東南三者不同言京城之策為上况宗澤數月間城郭已增固樓櫓已修飾麓深已開浚寨柵已羅列義士已圍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失此

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鄩以係中原之望西陲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道已蜀可以取財貨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候兩河就緒即還汴京亦不可也汪黃侍高宗以乳媪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公所存惟聖體宗不可不自愛重故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敵亦往上海州而敵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敵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為造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屆矣

已卯改府州靖康軍為保成軍以守臣折可求言其犯年號也可求德辰五世孫自國初以來世襲州事德辰具先雲中人仕至永安軍節度使初李綱請改刺西北潰散之卒以為新軍既行之矣丁亥六月至是上批

有害軍政宜罷之綱復力爭事得暫止

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河東經制使王燧副使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所六月丁亥除乃自上賜所內府錢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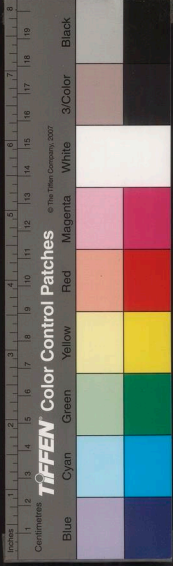
萬緡為半年之費給空名告千餘道又以京畿卒三千人為衛將
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喜賜五
品服道行時起復直秘閣提振真定民兵王圭尚在南都綱奏用
為宣撫司叅謀官使佐所請置司北京招諭山寨民兵竦就緒
日渡河先復懷衛濬州及真定次解中山之圍給地養民為兵如
陝西弓箭手法亮燬入辭上賜燬花甲袍帶亮五品服且于亮兵
萬人及蜀綱之在陝西者亮請置司陝府許之初靖康之割兩河
地所為御史獨建言以蠟書募河朔民兵入援士民喜故所之聲
滿河朔所募兵事見去年十一月己丑耿延禧中興記云有使臣
楊剛中資燬書募兵河北者乃張所建言委剛中兄弟起
兵初不授帥府節制起民兵帛書末云招集民兵保義即閩門祇
候楊剛中提領監察御史張所都大總領石僕射何鼎上喜而遣

之知鼎所輕聽妄舉如此汪伯彥中興日歷云上在相州日閩門
祇候楊剛中兄弟資燬貨務先便益錢空名關子三十萬總往汴
州募士諸山水寨保聚民兵姓名後止募得五百人妄稱萬
延禧伯彥皆與李綱異論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
者恐未必然姑附此峽考

即奏用之上猶以亮前疏為言疏見五月戊申
五月戊申無亮疏按綱曰亮所言

但欲激陛下歸京師耳况言勁氣直乃闕稅氣習之常不足深責
上乃召見而遣之亮言今經制司所得兵才萬人皆盜賊及潰散
之兵未經訓練難以取勝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銳借以重賞
賞罰不當隱於民間每應點集者皆以家人也今厚資給以募之
并將家子弟不旬日可得二萬人與正兵相表裏其勝可必度州
縣可復即復之綱以為然遂命亮募兵令陝西京西漕臣悉力應





付所亮既行兩河響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河北經制使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忠除經制使見六月乙丑有雄州歸信

縣弓手李成者以勇聞河朔積功為本縣令及雄州失守成妻

子在城中為亂兵所殺成以衆數萬來歸累官忠州防禦使河北

京東都大捉殺潛善以成為可用令將所部與忠同擣敵虜欲使

敵釋兩河之圍以自救綱曰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深入且忠在

靖康中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不肯決戰屢至敗衄宜不足以

任此責莫若令與所協力潛善固執上卒從之綱復奏以河北制

置司張煥為副於是權始分矣揆除經制已見七月戊戌王明清揮慶後錄云政和間置西城所西

北之人不堪命皆去而為盜其後如曹成張遇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按張遇真定府馬軍也曹成拱聖後卒也鍾相鼎州上黨

也李成歸信縣弓手也其為盜志在中原既亂之後與西北公田

事不相干蓋方滋誤記之明清又弗添考耳按此註但引王明清之言而無方滋之說蓋傳寫脫誤工部員外郎李世觀言江地饒建四州監歲

鑄錢百三十三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共軍罷亦百

餘萬件多未輸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督從之閣門宣贊舍人

曹勛自燕山間行至南都以上皇所授御劄八字進入上泣以示

輔臣事祖見今年四月未詔華國之靖恭夫人李氏杖春配軍營李氏既以

宮人私侍張邦昌及邦昌還東府李氏送之有語斥乘輿上聞命

留守司同御藥院官即內東門推治李氏辭服上曰邦昌敢居寢

殿姦私宮人此其情可見李綱曰既僭位號此乃細故耳上由是

深罪邦昌有誅之之意矣上因言王時雍迫逐上皇之狀綱曰邊

事稍定當再議之

丁巳詔慰撫東南諸路先是經制司翁彥國被旨修江寧城治宮
室彥國言所錫錢不足用事見五月辛卯李綱曰上益以淮浙鹽錢四十
萬緡且令因陋就簡不事華壯時彥國方暴賦橫斂而兩浙轉運
判官吳昉助之為虐人不堪命至有擊登聞鼓以訴者黃潛善汪
伯彥以彥國女為綱弟維婦因奏啟之時彥國已卒而朝廷未知
前一日上批彥國昉極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
撫命未下而江寧奏彥國子綱為同列言昉無職名可落又奉祠
太優至是進呈綱曰上以彥國已亡因貼改所畫旨而獨罷昉且
降詔慰撫東南仍起復直龍圖閣趙明誠知江寧府兼江東經制

副使明誠挺之子也挺之膠西人崇寧右僕射日歷明誠明年正月己亥除知江寧府而建康知府題名明誠

以元年八月到任按江寧要地無綠彥國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

死半歲方除神臣益日歷差誤今附此

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請正彥國罪不從勝非行狀云用

玉勝非言卒正彥國罪按彥國追削在十一月庚子汪藻當致中興

進退志合今從之詔慰撫東南乃在八月己未通問使傳雲等至鞏罷即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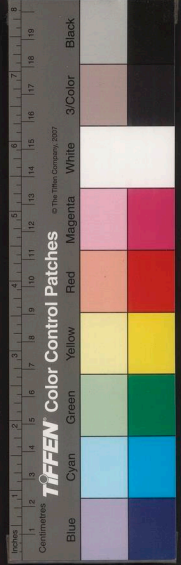
陽具舟守臣張巨以國號不同非不納雲曰主上以皇弟康王勉

徇羣臣之請即皇帝位嗣大宋正統金人曰黃河以南知有張楚

而已不知有宋也雲曰張楚乃國朝大臣皇帝即位命五日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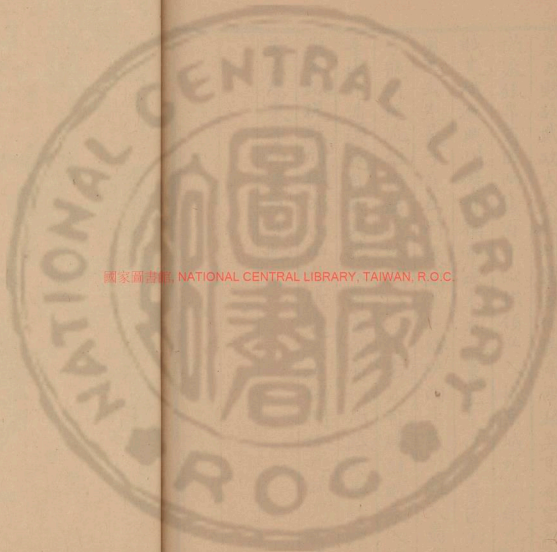
都堂奏議大事使人之來張公實預其謀巨乃馳使稟命於雲中

凡九日而還自河陽至雲中一千八百里四日到五日回雲乃得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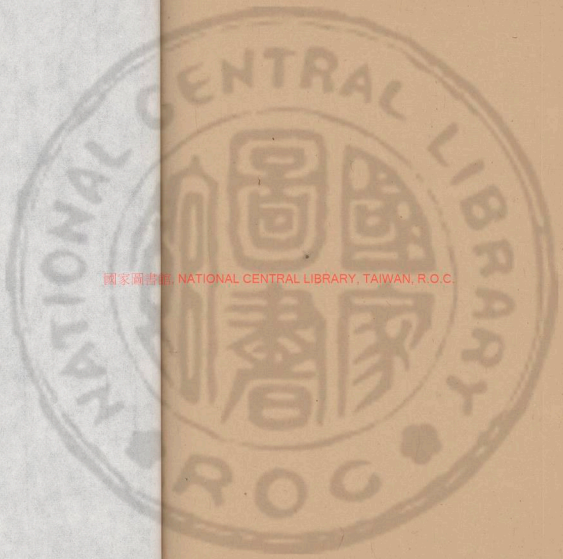
是月賜武功大夫潯州團練使廣南西路兵馬都監知融州李
拱家銀帛百匹兩錢百千以拱領兵入援京城死於敵也此據
會要
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斌未宋之黨至是作亂守臣向子寵望
風逃去先是子寵在州設關隘甚備陝西士民避難入蜀者皆為
子寵所扼流離困餓死於關隘之下者不可勝計賊未入境子寵
棄城先遁斌遂自武興謀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盧法原
與本路提點刑獄邵伯溫共議遣兵扼劍門扼之斌乃去蜀賴以
安法原秉子伯溫雍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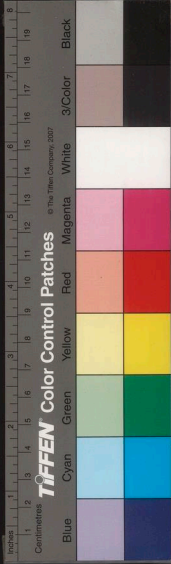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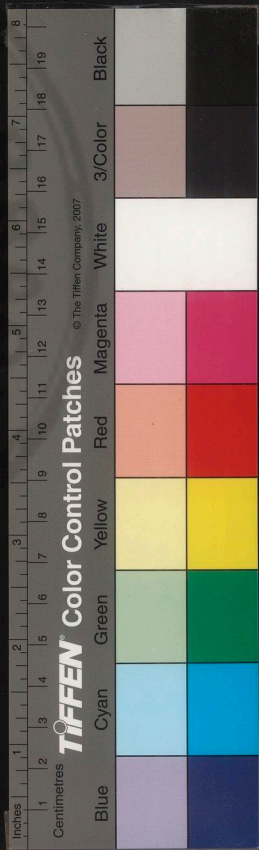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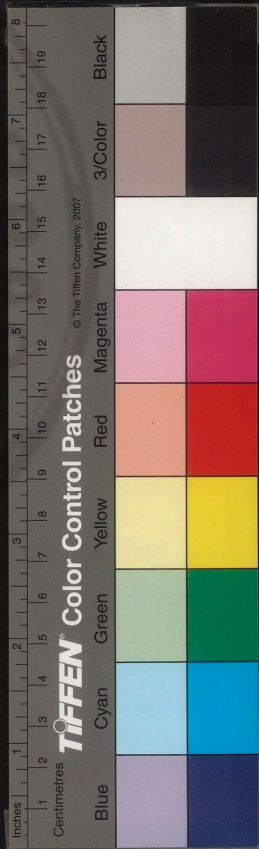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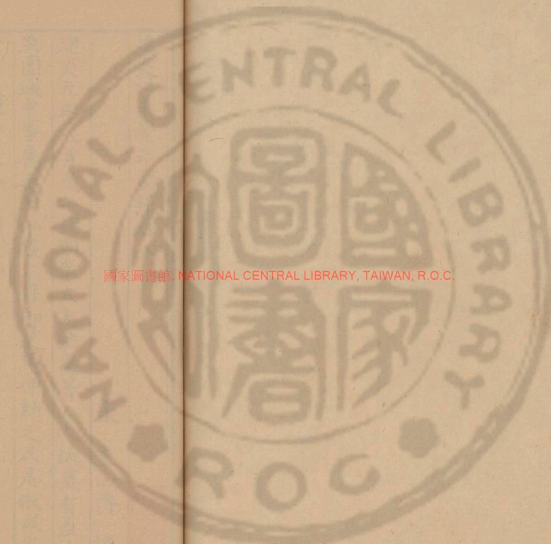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元年八月九月

冊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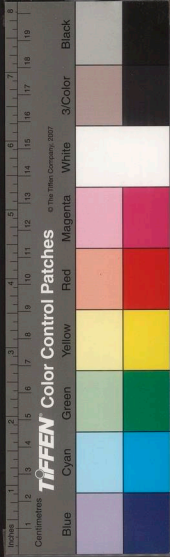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51 v.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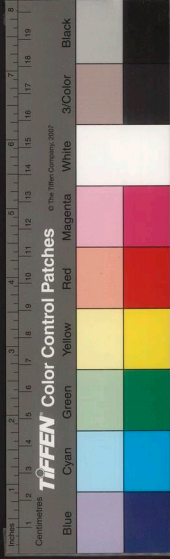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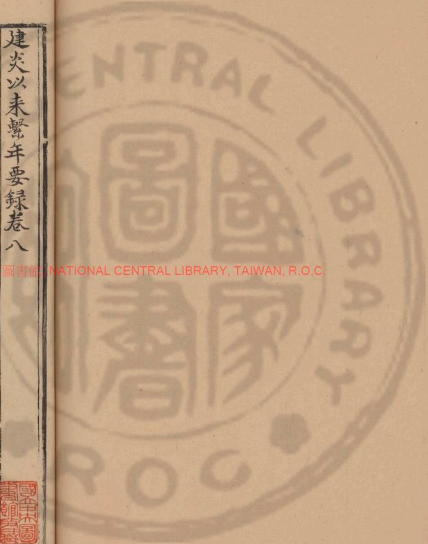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

宋 孝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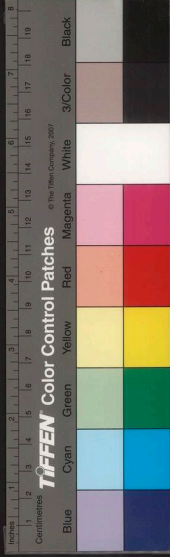
建炎元年八月戊午朔朝散大夫洪芻等八人流竄有差初芻等
 坐園城中事屬吏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伸劾之及是獄成芻坐等
 景王寵姬曹氏降授朝散郎陳冲坐括金銀自盜典宮人摘花飲
 酒朝請即余大均坐盜禁中麝膾及私納喬貴妃侍兒喬氏朝散
 大夫周懿文朝議大夫張卿材朝奉郎李彛皆坐典宮人飲朝請
 即王及之坐若辱寧德皇后女弟皆辭服刑寺當芻姦罪流冲姦
 罪絞大均及之姦罪流卿材姦姦罪徒懿文姦罪杖並該赦虛載此事
 甚畧今以弱寺案故增修議者以為芻冲大均當死上閱其獄甚怒李綱等共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救解之上亦以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窮等三人皆貸死長流沙門島貴懿文卿材彙及之為龍文茂隨四州別駕懿文英州卿材雷州彙新之及之南恩州並安置始言者論及之汙染國威嘗辱諸王及是以他罪貶彙嘗為主客員外郎預根括事故得罪張邦昌之貶也朝散大夫胡思立坐邦昌時有不臣語詔御史鞠之思引中書舍人劉觀為證觀為辨其誣及獄具思坐於推擇邦昌表內添改諂奉之詞有司當罰銅七斤責沂州別駕連州安置幼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貶廢君子以知李綱諸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境土也曰失其刑矣 朝議大夫知通州郭疑言通州地界東北正係海口南接大江最為要害已措

置教閱水戰人兵及募人許脩戰船入海卓望晝以旌旗夜以明火為號應港汊兩岸多積柴薪之屬俟賊徒進入即縱火焚之仍於要害處築土堦覘望及募民間諳會出船入水之人相與土軍使喚凡出海船用箭筈使於使風添長槳速於追寇或颶灰石以眯其目或塗泥漿以滑其足行則用蒙衝以長鎌刀割其帆慢止則使善沒者以利刀斷其碇繼以至火箭手炮木棹竹牌手弩戈矛等從宜用之乞下揚州都作院支降神臂弓下屬縣支錢和買戰船詔公淮海州軍依此措置 徒諸宗室於江淮以避敵於是南宮北宅皆移江寧府願留京師者聽之南班至江寧者三十餘人又移南外宗正司於鎮江府西外於揚州西外二年正月甲午宗正司三年四月辛



十二月又移

是日杭州軍亂初上之立也遣勤王兵還諸道杭

兵才三百其將得童貫殘兵與之俱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貴甲
東南因謀為變會軍士以衣糧不足有怨言結約已定而兩浙轉
運判官顧彥成行部未返需其還殺之至是彥成歸宿于城外夜

三鼓軍士百餘人縱火殺士曹泰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日
執守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殺

而浙轉運判官吳昉彥成聞亂亟奔湖州軍士見昂數夢得不給
衣糧之罪昂諭遣之衆乃推通七人為首釋夢得而囚之逼昂推

鎮州軍浙東安撫使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七西興且奏請浙
西兵受其節制昂餘杭人嘗為門下侍郎

日歷六月甲子詔杭州軍賊陳通作亂開守城

壁差王淵張浚領人兵前赴檢討此時通未作亂日歷誤也又熊
克小應稱通等逆特進薛昂鎮州事接昂請康元年已落特進克
不詳考耳克又稱彥成為轉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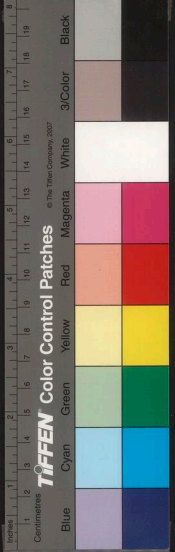
副使蓋承洪邁夷聖志之誤

已未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泣
上遣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奉迎至是擢俊帶御器械上初未識太
后比至宮中愛上如已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焉

庚申侍衛親軍都虞侯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
都巡檢使劉光世為奉國軍節度使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御營

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為定國軍承宣使拱衛大夫徐州觀察使
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賊之勞也世

俊建官日歷不載會要云以平恭驛魚其殺兵各轉三官矣時內侍康履始用事光世曲意奉



之此破林泉野記附見日歷庚申楊惟忠王湘劉光世並除節度使而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庚辰又書湘除節度使且有制詞不

知何謂俟考

辛酉方司諫潘良貴罷為尚書工部員外郎 洛州防禦使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序為東京副留守時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

郭仲荀將所部扈元祐太后至南京故以序代之按序近以登極恩方復防禦使

而日歷稱觀察使李序為東京副留守恐誤

副使且令主管本監公事

壬戌衛尉少卿衛膚敏言河朔國家根本之地前日既有能割

以與敵幸其能守而不下為今之計莫若陰增書許以世守俾

各知愛其土地而不輕與人又令空壁清野使敵無所剽掠以至

陝西京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多市積粟此不戰

而屈人兵之道也 御營司都統制范瑗將至襄陽李孝忠聞之

率兵犯荆南府入其郭置酒高會瓊追及之孝忠乘醉跨馬迎敵

遂大敗其將校死者四人孝忠率眾趣景陵 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兼御營使李綱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即門下即侍郎兼

樞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

綱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矣潛善與知樞密院事汪伯彥

力請幸東南上意終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或謂綱曰士論

洵謂東幸已決南陽聊復爾耳蓋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

綱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存亡於是為分果然吾當以去就



爭之調知諧慰之言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
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固極論
君子小人不可並立之理且言疑則當勿用則當勿疑上但慰
勉之綱拜謝而退後數日遂有並相之命建炎日歷中興朝並
克小歷亦載於七月壬寅而李綱建炎進退志 同知樞密院事
云八月五日告退綱自此必不忘於從進退志

張憲兼御營副使

癸亥命御營使副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日歷張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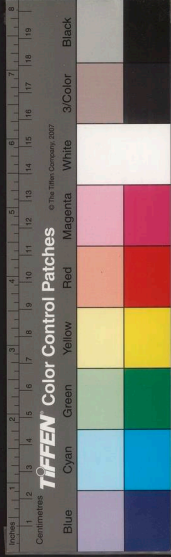
使在壬申恩誤

丙寅京畿轉運判官上官悟請悉發諸路坊場錢為行在贍軍之
費諸諸路提刑司具見在常平數物數以聞自崇寧後州縣常平

錢未嘗那移上京攻所積甚厚悟既以為言其後悉令計置輕費
金帛赴行在悟均子也

丁卯三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為忠義巡社令 臣提領張憲

之為戶部尚書也建言河朔之民憤於兵亂自結巡社請依唐人
澤潞步兵三河子弟遺意聯以什伍而為兵于農使合力抗敵且
從請康詒旨以人數借補官資仍做義勇增修條畫之下諸路未
及行會許翰與京東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東平府權邦彥繼以為
言乃以忠義巡社為名仍自本院參酌立法行下其法五人為甲
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
都社有都副總首二都社共為一千二百五十八一甲長已上免身役所結及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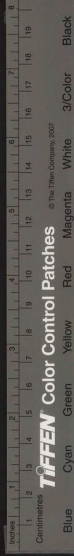
人已上借補官有差即有功或藝強及都統首滿二年無過者並
補正犯階級者杖之歲冬十月按試于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巡
社增耗者守貳令尉黜陟皆有差論者以為其法精審而詳整可
以久行前此論民兵者皆莫及也

戊辰江南經制司遣幹辦公事宣教郎鮑貽遜將福建槍仗手二
千五百人往杭州討叛兵

已已詔諸路兵非專被旨者毋得會行在 命江淮發運副使李
祐自南京至真州躬督糧運及見在金帛赴行在 直秘閣宋晦
落職權中書舍人汪藻言自崇觀以來兼官提勢者無非賈德權
倖與開邊誤國故事閭宦之人今當盡行削奪何足一一煩朝廷

詞命望詔官制局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秘
閣而上共若干人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勞效過惡申尚書省
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並
行追奪不止於不叙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官乃叨竊至銀責通議
者皆前日姦克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如前
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貳職及待制已上者並乞明降指揮孰為當
罷指定姓名錄板施行奏可然未克行 明年二月辛酉
所書可參考 是日通
閩傳雲等至河陽金道接伴使王景彞來迓上許雲以五人自隨
日行百八十里

庚午名元祐太后所居曰陰祐宮用學士院擬定也於是后更稱



隆祐太后隆祐奉欽聖憲肅皇后宮名不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綸
朱勝非失之

壬申台布衣謀定赴行在定語度人學於伊川程頤靖康中召為
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東都尚書右丞許翰
薦于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熙豐間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
其高第門人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
佐今穀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后黨禍作
頤屏居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為首至大觀以後時名
望益重陳瑾鄒浩皆以師禮事時而胡安國諸人鬼傳其學宣和
末或說蔡攸以時事必敗乃召時至絳蒞淵聖皇后帝擢為諫官

以論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于上復召還朝未至
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員外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
伸皆諦得頤之學已而傳之浸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自
售於時而識真者寡矣焞漸疎也浙河南人仁宗朝為郡詔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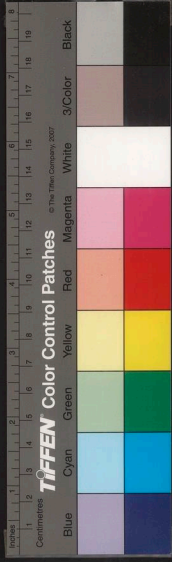
州守臣以禮敦遣長蘆隱士張自牧赴行在宣和末或有言自牧
沉毅知兵名至東都賜道士服以不屈肯下梁陟成不果用許翰
言其才可任以河北山東之事乃召之既至授從事即充御營使

司准脩差使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趙子

崧言杭州軍變遣京畿第二將劉俊往捕又命御營統制辛道宗
將西兵二千討之

中興遺史云通宗時
為江南都統制恐誤

直秘閣新知高郵軍侍



其傳移知真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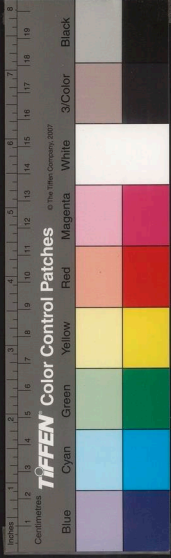
癸酉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殿南仲青搜單州團練副使南
雄州安置侍御史王翥論南仲罪大責輕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

共知朕嘗欲手劍繫之乃有是命

龜克小歷作建昌軍居住誤也明年二月戊午改臨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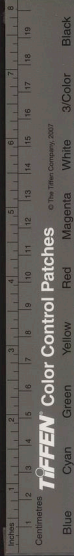
乙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罷先是河北招撫
使張所總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權北京留守張蓋諫附黃潛善
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且言所欲起北京成兵給用器甲為非是
又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同
知樞密院事張憲奏善蓋諫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令留京師以
招集將佐故尚未行不知蓋諫何以知其騷擾朝廷以河北民無

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
今京東西群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抑方時難危朝廷
欲有所經畧蓋諫小臣乃敢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蓋
諫分拆是月甲子命既下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詔
撫司綱與伯彥慙爭于上前言其不當沮抑之以害大計伯彥語
塞而止所方招來豪傑以忠翊即王彥為都統制教用人岳飛為
准備將彥河內人世為高平大姓後徙居鞏懷豪傑不事生產讀
韜畧習騎射其父奇之使詣京師諫弓馬子弟稍選清河射能
典敵角二聖北狩彥慨然棄家奔京師求自試所奇其才故擢為
都統制飛安陽人嘗為人庸耕去為市游徵使酒不檢上之在相



州也飛以效用從軍正北京論事罪廢飛建炎初論事坐罪他書
月二日辛酉岳飛奏臣昨建炎初因論事罪廢偶幸免死寔出聖
造因按招撫使張所一見與言及兩河利害臣自負備補修武
即開門宣贊舍人元中軍統制又理充統制八年六月十三日丁
卯賊又奏臣始從陛下至北京當妻劉氏侍臣老母云云以此知
飛著在元帥府軍中但不至是校所軍中時河東統制副使傅亮
知所論何事再今併附見至是校所軍中時河東統制副使傅亮
軍行才十餘日伯彥等以為違迺復命東京當守宗澤節制使即
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金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衆渡河不知
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恐誤大事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
為然上依違者累日綱當易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力沮二人
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
與潛善伯彥熟議而後行不謂二人設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

願陛下虛心觀之上曰竝批出如元指揮可也既而潛善有奏敢
謂日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是日綱當御批
再上上曰如亮人材今豈難得綱曰亮謀畧知勇以為大將今
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人之用將恐不如此因求去上不語綱以御
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
甲里綱退聞亮竟罷乃再章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於是殿中侍
御史張浚亦論綱以為綱雖勇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
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
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綱之
虐優立賞格公文為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浚素與宋



齊愈厚且潛善客也是日上綱入對論曰卿所爭細事耳胡為
乃爾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進人才方今人才
以將帥為急恐不可以為細事若以為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
不回臣亦安敢不去因再拜曰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
位以台臣蓋已切萬及臣主而議論為楚建請料理河東北兩路
謂車駕宜留中原皆不與之同宜其媚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
不願陛下順流東下為安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
故不敢雷同眾說以誤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因
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劾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願
諫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綱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

知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
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是夕上召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朱勝非草制責綱以狂誕固悛謀謨勿效既請盡括郡縣之私馬
又將獨取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到賞罰弗當於功罪
出令允符於清議屢抗執以邀留用刑有拂於群情必力祈於親
劄以至怙改已盡之旨巧蔽外壘之姦莽道防秋之師是為渡河
之援預頌告命厚賜緡錢賞踰百萬之多僅違京師而止每教促
其速進輒沮抑而不行設心謂何事制若此時竣章不下綱所坐
皆潛善客以侍勝非翌日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一
洞霄宮仍加恩綱在相位凡七十七日綱以六月己未入朝八月
癸酉免去日歷綱免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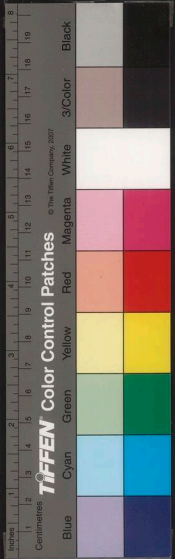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日綱行狀云八月十八日吉廷汪伯彥時政記亦同從之呂中大事記曰初論水災於宣和之時而為請康大臣所擠建炎之初公為首相慨然以修內攘外為已任而為諸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度大策而三受重謗然謗之所至名亦顯則國家必無用於危和之初則都城必無慮也之憂用於請康則國家必無用於危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員任天下之重選防軍政已畧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滿函矣公之去就甚輕而聞于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備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衰節之策必從宗澤還京之疏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時猶以請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婦怨於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哉

右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賤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然綱學雖正而術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

嚴臣所以疑也且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臣若親望豈為愛君且兩河百姓姓類顛致死而數月間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偽楚之臣紛紛皆官于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如何哉兩河無兵則強敵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月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罪上曰肅亦何罪然猶送吏部尚書右丞許翰亦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罷而留臣無益因力求去上未許然潛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

丙子浙東安撫使翟汝又以兵七千渡江先是抗賊陳通等紹汝文未受降汝文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還越州於是通等盡剽



城**中**強北為軍有衆數萬

丁丑隆祐太后發南京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安軍承宣使郭仲荀落副宰相禁旅從太后行且制置東南諸盜應江淮荆

浙閩廣諸州皆為所隸仲荀請經制使已下並受節制許之日歷

前都指揮使郭仲荀明年六月尚書吏部侍郎錢伯言為龍圖

閣直學士知杭州吏部題伯言隆祐本路軍馬並聽節制

已外詔曰近者大臣以擅朝誤國去位而小人在外乃謂請還京

師爭執而去未燭厥由可檢會李綱乞都江寧府奏狀榜示以解

衆惑綱之奏曰臣蒙恩復官見取真場便路赴行在劾會都城是

難安守宜有遷都之議以從一時之權江寧江山雄勝莫為帝王

之宅自六朝以來多都之今天下形勝之地惟西有長安逼近夏

戎與河東土壤相接非有昔時阻固之利則建康之都理無可疑

願斷自淵衷早定其議然後控扼沁河江淮之險保有東南制御

西北任使材智養民訓民此最急務此奏議與綱元初綱嘗請

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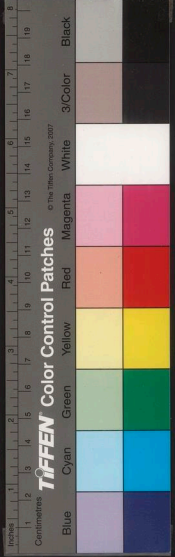
給田做陝西弓箭手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

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為教閱上命中書省條具會綱去會皆不果

行至是黃潜善汪伯彥共議患奏罷綱所施行者是日罷諸路買

馬惟陝西諸州各買百匹其勸民出財助國指揮勿行已而傳亮

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亮二年正月



何備魯鑑曰綱之言雖忠綱之謬愈多願改邦昌竟人也於公未
立而阻之宗尹嘗仕邦昌者也公已至而阻之宋齊愈又嘗豫
加之藩却舊人公肆排毀並相之命下而綱之權已分制之司
眾而綱之志決決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盈篋綱之秉政凡七十
實之極典公之去就甚輕而
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也

庚辰詔賜杭州黃榜批諭作逼軍民若能率眾降當赦其罪一
切不問仍審量事狀情理命以官資若敢抗拒仍舊為惡則掩殺
正賊外父母妻子並行處斬如大兵會合已到城下即令東改逼
出降放罪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仍令監司台幕士豪自率御兵會
合討蕩亦許先次借補官職建炎後以黃榜批安叛兵自此始
辛巳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顏岐俊為御史中丞辭不拜

改工部尚書

壬午新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于都市先是上聞東名已
見正月 台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

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趙抃之遺史云東疏中有

云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如何以處此按東書本不傳今且附此 章凡三上潛善等憾欲

以伏閣事中東然未有間也會澈亦上書極論用事者其間言宮

禁燕樂事上諭輔臣以澈所言不審潛善秉是密啟誅澈併以及

東皆坐誅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行路之人有為之哭

者上甚悔之東死年四十二善汪伯彥及諸內侍踏於上驛東激

於市斬之識者哀其忠直且知喪亂未已也此所
云內侍不知謂誰嘗考東徽三年二月己亥賜官



甲申給事中許景衡為御史中丞 中書舍人朱勝非試尚書禮

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起居即滕康起居舍人汪藻並遷中書舍

人康仍台試後省題名除舍人在 奉直大夫冠犀知單州見今

癸酉二月進士王茂麟州御貢進士何洋並補迪功郎以言利害可

採也洋青神人舊游河朔間陝西轉運使直龍圖閣何漸言其有

文武才台對猷河防守禦言利害五十一事故有是命

乙酉遣使往諸路撫諭時以金人內犯朝廷命令隔絕盜賊踵起

民不真居乃議遣朝臣分往諸路體訪官吏肅行軍民利病命殿

中侍御史馬伸使湖廣吏部員外郎黃次山使京東西兵部員外

郎江瑞友使閩浙監察御史寇防使江淮皆持詔書撫諭按寇防

同日受命而日歷於明年九月庚寅又書以時祠部員外郎喻汝

監察御史寇防為江淮四路撫諭不知何故 殲往四川剽掠錢物生變馬忠徑制河東北錢蓋在陝西因就命

之尋詔撫諭官所至次獄即死罪當議者許酌情減降以聞以道

路不通用端友之請次山南昌人也許次山在九月 御史中丞

許景衡言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未知何指何事若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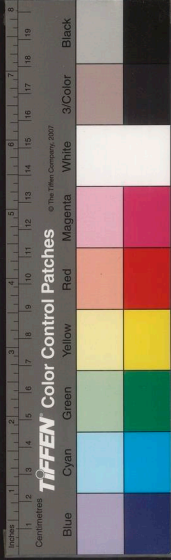
拘指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但激於忠義未審國

家事禮耳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逼

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怡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

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內有如澤等

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福慶未至如此其酷也今若較其



小疵便以為非不顧其盡忠報國之節其不怒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羅澤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聖慈上為宗社下為億萬生靈特賜王張厚加任使先是論者多以澤為非景衡入朝以病未得見首上疏辨之疏入上大悟詔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章疏仍封景衡奉示澤由是澤賴以安景衡又言南陽無險阻城池而豪通盜區且漕運不絕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言之丙戌尚書右丞許翰乞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東死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宰相者今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故有是命翰之罷日歷在乙酉今從熊克小歷

是月監察御史盧臣中守右正言

臣中除正言諫院題名在六月御史臺題名在七月日歷無之

按此月鄧肅始右正言臣中當是代肅今且移附此後考

京西轉運判官程昌萬為尚書史部

員外郎昌萬昌弼兄也初為鄧洵武使臣其後皆挾授昌萬之除日歷不載

此據家傳 博州卒宮儀聚數萬人迺運寇萊州至是據即墨縣時又有潰卒李汲劉三將合數千騎犯萊州儀利其馬給至神霄宮與

之會伏兵擊殺之盡併其眾軍勢甚盛 通問使傅雱馬識遠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在草地未還左監軍完顏希尹遣其大理

卿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問雱使指雱以二幣表及圖書授之凡六日乃得見希尹與右監軍耶律餘覲知樞密院事時立愛席地

重禮氣坐堂上兵部尚書高慶裔立其傍雱跪聽其語希尹先言



本朝不討三鎮事又言通問之初安可遣及二帝即不得請殆以
兵取之即虜遊謝再三乃罷就舍立愛其先臨洛人石晉之亂徒
派之親城立愛事遂為太子少保侗燕人粗知書宣和末避地中
山唐度以侗知飛狐縣間為雲言幹離不與南朝有善意而黏罕
與悟室持之繇是二帝北遷之舉決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九月戊子朔衛尉少卿衛虜敏為起居舍人 詔諸軍
團結五人為伍等指揮並罷

己丑建州軍亂先是調建卒往守滑州為金人攻退故例當得卹
甲錢轉運司不時與是日大閱軍校張員等作亂殺福建轉運副
使毛奎判官曾伋守臣直龍圖閣張勤舉常平公事直秘閣王
浚明畧城固守提點刑獄公事陳楸檄朝請即王淮將土軍射士
討之不能克後詔奎伋各官子孫一人奎西安人行勤候官人浚
明奎華人楠永嘉人也 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瑗至西廡與李



本朝不討三鎮事又言通問之初安可遣及二帝即不得請殆以
兵取之即虜遊謝再三乃罷就舍立愛其先臨洛人石晉之亂徒
派之親城立愛事遂為太子少保侗燕人粗知書宣和末避地中
山唐度以侗知飛狐縣間為雲言幹離不與南朝有善意而黏罕
與悟室持之繇是二帝北遷之舉決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九月戊子朔衛尉少卿衛虜敏為起居舍人 詔諸軍
團結五人為伍等指揮並罷

己丑建州軍亂先是調建卒往守滑州為金人攻退故例當得卹
甲錢轉運司不時與是日大閱軍校張員等作亂殺福建轉運副
使毛奎判官曾伋執守臣直龍圖閣張勤舉常平公事直秘閣王
浚明畧城固守提點刑獄公事陳楡檄朝請即王淮將土軍射士
討之不能克後詔奎伋各官子孫一人奎西安人行勤候官人浚
明奎華人補永嘉人也 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瑗至西廡與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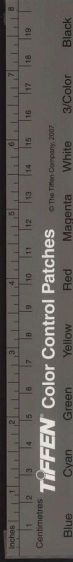


孝忠戰敗績會諸郡兵皆至瓊與統制官喬仲福及孝忠戰于福州之雲澤大敗之斬其首其黨張世立其弟孝義以拒王師辛卯尚書都官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滕庾請巡幸所過遣官祠名山大川從之庚康元也

壬辰詔有司誦吉巡幸淮甸以御史中丞許景衡言牒報金人犯河陽汜水等處逼近東京乞車駕南巡以慰人心故也既而有司請用十一月朔日從之河北經制使馬忠賧杖二等坐逗遛不進也先是金左副元帥宗維自草地還雲中遂起燕京西京中京上京東京平澤遼西長春八路民兵付諸萬戶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夏國內犯

天吉諸書不見其官要盟報問罪書中有之今增入夏國王乾順許之

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之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之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人丁者不以家業每簽軍則元帥府符下諸路帥司帥司次第下節鎮支郡諸縣籍賭戶口家業定訖乃諭民間以所當軍數多寡然後市鞍馬置器械備餼糧或覲不足則募人代行貧者稱貸於人以應軍役俟其足備然後選千戶百人長等部之以行其屯戍則人自營田以供糧無田者月給七斗粟每出疆不以遠近人持一月糧時戰各以所員米造飯而食食罷而出故其國平時無養兵之費行軍無餽運之苦此其大畧也初金太祖旻之正室生二子宗浚宗朝宗浚早死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宗傑次曰宗隲其庶長子曰宗幹次



久...

曰宗輔次日宗弼次日宗敏金主是既建國舍其子而傳其弟晟

晟嗣立復以其季弟撒也為措即感板字極烈都元帥金人謂大

為措板謂官人為李極烈昔金主晟自是官而稱帝故相承以為

儲副之名焉姑宗傑等既攝京城撒也嘗謀盡誅南人而未果及

是卒時宗俊已死其妻為宗幹所細故其子梁王亶養於宗幹家

金主晟遂以亶為措板字極烈都元帥宗輔為右副元帥宗俊即

聖果字馬即蒲路虎宗幹即固倫切本宗輔即幹離温宗弼即兀

朮也洪皓松漠記聞云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獨果次為第五

子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幹詳王南輝生燕而卒次生第六子蒲

落虎為完王太子傳領高書者事第三曰太子為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

王領高書者事第三曰太子為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

兀朮為越王行婁尚書令第八子曰刑王為燕京留守打球墜馬

死張隨節要云今主完顏亶小名易刺馬乃阿骨打第二子室易

之子十餘人臣魯酥記其八曰阿補別字二曰室易今金主亶

之父三曰汝單虎與室易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萬里字五曰窩

里鳴六曰兀朮七曰窩里混名宗傑與窩里字窩里混同母八曰

阿魯保封刑王與兀朮同母蓋阿魯保用兵之初長阿補在世呼

作大太子而第三子已亡窩里字窩里混用兵之初長阿補在世呼

太子自阿里字之下從而誤呼之窩里混名宗幹乃亮父元帥三

生第三子聖果名宗俊乃亶父第七子蒲路虎名宗朝繼室生元

帥二太子名宗傑第六子宗劄四太子元朮宗劄第八子阿魯第

九子字山張棟金國記云阿骨打四太子長宗劄亮之父次宗俊

金太祖是錄云太祖十有六子則諸書所云當有未盡及衆考

惟而權所記差詳今從之如宗俊小字耀以為聖果結以為純果

不遜語音之批而雁乃以為宗劄則差矣宗幹小字結以為純果

誦以為阿補宗劄小字結以為蒲路虎誰以為窩里混亦復不同

結謂阿倫名宗秀結罕名宗幹而本朝乃避幹字則結亦復罕名

結以元朮為第四曾之父為第五而謀和錄有兀朮而書乃云

皇叔具官完顏兀朮次非第四結久在金國且為悟室館嶺不知



何以差誤如此遠事不可盡知
今故所知附入更談博洽者
戶婁宿為陝西諸路送鋒都統先是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出
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兵之在河東者稍稱北去金之兵城亦
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以故多取勝然河東之人與之稔熟
略無所惧又於澤潞間叔左副元帥宗維寨幾獲之故金捕紅巾
甚急然真紅巾終不可得但多殺平民亡命者淋益多而紅巾愈
熾朝廷先遣王夔馬忠經刺河東北及聞敵且至又命帶御器械
鄭建雄知河陽府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王管
待衛步軍司公事閻勛助之勛本以班直換授至是管軍時瓌頓
軍決府忠追迫不前故坐貶秩於是黃潛善汪伯彥共政方決策

奉上幸東南無復經制而河之意矣秘閣修撰黃叔敖落職典監
音當失襄陽也 朝奉即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劉蒙朝奉即提舉

常平公事陸友諒奏翁彥國七請加優卹上以其親望李綱風旨

命削蒙友諒二官中書舍人汪藻言向使綱未遂而蒙等之計得

行其為綱所擢何疑今既敗露而所黜止於如此則國家號令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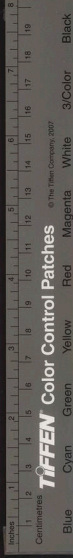
罰將何所恃所有錄黃未改書行乃貶秩各五等蒙瓌州人也未

幾追奪彥國竇文閣學士其後蒙以嘗舉劾彥國不法事訴未朝

復其官 彥國奪職在十一月庚子蒙自訴
復官在明年五月癸巳今併書之 言者謂去歲京城之

破將士弛慢嬉戲城上坐觀填濠縱敵攻城公然進遁請命留守

宗澤於金人登城之所考驗將士致命與進遁者而誅賞之詔以



付宗澤 直徽猷閣京東轉運副使程昌弼秩二等坐舉錯專

恣為知青州曹孝序所劾也 武翼即知麟州韓嗣忠為將士所

逐詔鑄秩罷之 朝奉即方聞降兩官衝替坐前提點江東刑獄

不討江寧軍賊也 起居舍人衛膚敏言東南之地繁華富貴甲

於天下金人所知其航海而可至者無慮數處明蕪秀楚海等州

是也東南城壁不修屯戍車弱彼若以數千兵奄忽而至何以禦

之望持詔州縣增修城壁撥封樁錢米仍勸誘民戶以助其後庶

招募民兵弓手勤加訓練遠使按視而賞罰之不惟金人不能窺

而盜賊亦不能竊發矣 詔江池饒建州所鑄錢以建炎通寶為

文甲午命知揚州呂頤浩修城池發軍轉運使以特南巡也克小

幸詔及修揚州城併附此月 徽猷閣待制席益坐彙河中落職

已酉今依日歷各附本日 直龍圖閣江淮發副使向子諲罷仍奪職制略曰私擁眾而

多耗官財擅補官而不由王命子諲為李綱所喜故黃潛喜斥之

初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周格高士腫督捕杭寇士腫威里子

也欲招安之浙東安撫使瞿汝文奏今浙東軍興經制司檄使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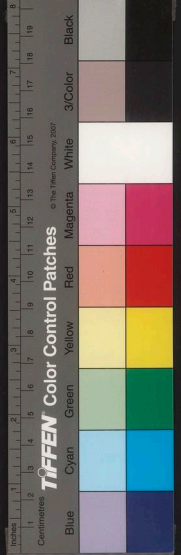
合萬人兵勢已盛而憲臣意在黨賊已受其降昨嚴賊有倪從慶

者止十數輩跳跟山谷朝廷不責帥臣誅討苟就招安致人無所

畏今杭賊悖甚至於主帥橫屍漕臣斬首而反罷以官是誘人作

賊也時帥臣葉夢得但為賊所拘而誤報已死故汝文之語如此

賊在遣其竟往秀州誘士腫及轉運判官顧彥成來杭州受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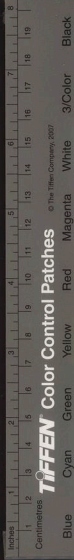
劫寫居朝奉即李光至秀約士腫以甲午素隊入城此士腫緣至賊百餘騎突出欲執以入賴鮑貽進下槍杖手在北門士腫跳奔獲免繼而格亦領兵至士腫與格始別議約日進兵然諸軍為賊誘去者甚衆人無鬪志又諸處所集皆御夫不識金鼓故遇賊輒敗先是御營統制官辛適宗奉詔討賊軍行至鎮江府守臣趙子恭犒賜甚厚適宗掩有之行次嘉興縣始命給軍士人五百錢衆皆怒是夜其衆自潰亂而去者六百人適宗挺身得小舟奔還錢江衆推高勝為首勝者太行山之盜也謂之高托亂兵攻秀州守臣直龍圖閣趙叔近守人遺以四鯁賊乃北趨平江府叔近親憚王元孫榮良孝公克類子也

秀州軍亂味見本月日按李綱行狀三九月半抵鎮江府聞辛

通宗之兵愛於秀州以地理考之必九月月上旬事也日歷附書於十四日辛丑蓋不得其本日今併繫此當求他書參考之

是日東京留守宗澤引兵至河北視師時真定懷衝間金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金大治兵為攻拔許澤乃自將家渡過河會河西忠義統制等議所宜翌日以聞且乞罷諫和仍脩武備

丁酉詔荆襄閩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酒就簡毋得騷擾凡所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養氣體不事豐美享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什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張簡寡不求備儀可賈以行皆毋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騷擾者重置于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褻棚必令寬爽官吏毋得少懈播告



諸路咸使聞知

戊戌杭賊陳通自小堰門出兵萬餘先衝浙東安撫司兵潰次攻鮑貽遊率將士迎敵殺七百餘人 詔勒停人葉著復朝奉大夫著馨京之子婿也靖康初自穎謨閣直學士斥去至是赦而復用之

己亥皇子粵為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 詔内外官司用元豐嘉祐敕以俟新書

庚子道君太上皇帝淵聖皇帝自燕山徙居中京中京者在燕山之北千里金謂之雷郡蓋古奚國也二帝既亡即相府院居焉時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餘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察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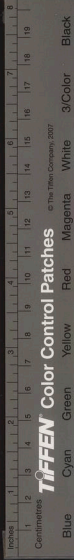
室之死者甚眾中書侍郎陳迥庭亦在燕左副元帥宗維議擬遣

之俄押赴顯州令厚加養濟此以北府行錄及趙子然燕雲錄參修是日宗澤自河

北引兵還京師

辛丑杭賊夜劫直秘閣而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格募殺之提刑司所統蘓秀兵遂入杭與賊合時格所部淮南兵不肯從盡為浙兵所害賊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逞使擾城相應浙東安撫使翟汝文慮變生肘腋遂引兵還越州賊勢愈熾

壬寅詔遣官具舟奉迎太廟神主赴揚州就命徽猷閣待制從衛提舉一行事務孟忠厚幹辦禮儀公事合用禮器隨宜充代荐新物令本州酌量應付 直秘閣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珪陞



欽定四庫全書

招撫判官代張所也於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死貶所罷

撫月日及貶嶺南事皆不見此據岳飛奏狀修入所紹興九年十月丙辰貶復新除左司員外郎辛炳

守朝奉大夫致仕從所請也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二聖北狩

鑾輿未復寰宇痛心况陛下抱父兄之念為如何哉惟陛下至誠

克已處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陸則思二聖垂溫清之宜御

飲食則思二聖失膳羞之節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

日慎一日深自貶損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墉御之數斥聲樂

之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

俟奉行二聖歸復宮庭然後修禮之常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

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甲辰勃傳人劉佃復承議即佃宣政間以大展府道錄院屬官遷

藏獻閣待制靖康初廢至是乃復之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備亡復職狀修

入已詔沁河控圯州縣團結民兵明遠斥堠若金人欲乘船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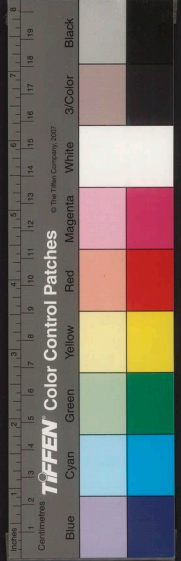
先使善浚水手鑽究其舟併力掩殺上下應援毋為自守之計有

能浚兩舟者白身與進義副尉沿海州軍依此東京留守宗澤

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次勝戰車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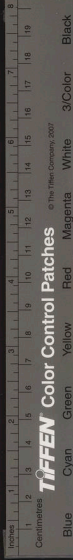
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入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

四回施曲折可以應用汪伯彥中興日曆云宗澤戰車初是劉浩人為右角二十五人為前拒二十五人為左角二十五人為後拒共四隊凡一車用一百人今按澤車制甚倫與伯彥所記殊不同疑伯彥得於傳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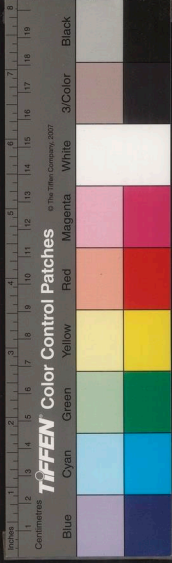
今不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而河水蒸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曰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劫謀猷之告后宗琮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啟沃君心歲規政闕矧荷聖神之眷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冕旒之聽謝竊以天子居九重與爰不可蒙塵京師為諸夏之本根當思莫忱倘值難虞之會未詳利害之幾或輕萬乘以遠遊致駭四方之群聽則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凌微莫乃高聲之可擬越自

運啟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里之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祿三歲之親祠曷見六龍之遠御曩值澶淵之役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異議星奔一鑑膳落四陲豈國甚蠹之擅朝繼被強隣之犯闕二聖既以北狩中都幾至內訌所幸人無離心帝不易肆日復真人之繼統心傾我后之來蕪果致宗廟降靈上穹賜福皇帝陛下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續從圖增光大德親屈鑿輿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恢復封疆燕行在久苗於別都清蹕未回於魏國敵師高熾郡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厲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



莫高兩河之盛疆前自敵騎長驅列城畏遁獨懷忠憤糾進義兵
力抗敵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睽疑近者
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尚闕膚功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
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鮮體未喻聖懷倘金人乘之而
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匭留司茲緣密托於雲
天偶逢救寧於畿甸遠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願罄孤
忠冀回淵覽昔奉春委輅建策猶止洛陽之都張禹驛馬抗章尚
返江陵之駕矧丁聖世曷愧前修伏願陛下東虞舜察言之明體
成湯從諫之聖輟巡南服回駕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漚
率雲霓之望則人神悅豫夏溢寧邊陲指日以肅清盜賊不令

而衰息成資虜斯用杜危機涇悃扣闕罔避龍鱗之觸傾都拭目
佇迎天仗之還願俯徇於愚誠誓益堅於忠憤臣無任不報澤又
上疏曰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
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于汴肇造無疆
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馮敵人欺詐遂致二聖
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纂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并舞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固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積陛下既即位
乃豈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齋動遠相鼓舞翕聞諸州縣間有驚叔
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旋相踐蹂弗莫倣
居亦無他由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姦謀預圖遷幸使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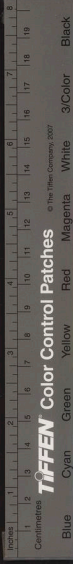
稽皇悉敢爾橫肆盜據竊發困循躅蹐

有闕

以歸歟卧以採耒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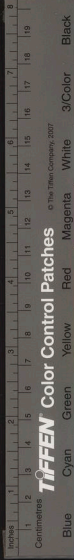
轉釵戟為農器思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勒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尚何敵患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顧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猷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徇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畏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取進止再不報又上疏曰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滂灑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人逆逆二

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於濟於是謳歌瑤慶文走道路茲乃祖宗德德決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高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舍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劉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鑿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茲邪畏避強敵之言妄議遷幸是人心之所惡也願陛下弗施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取進止又不報遂抗疏言臣學問庸淺不



能式是古訓對揚天庥今再澧湘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
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觀國家嘗變更三舍
之法以取士意謂準變稷萬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割窮時
文固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
亦謂神仙莊老皆此塗出卒之誕謾譎怪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
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尊上卒之驕淫矜
誇竄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金
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
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為歌頌以叨富貴者其
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說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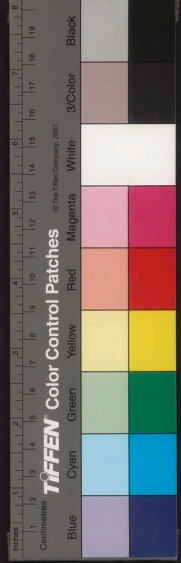
為是乎被罪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茂業如是者盡由茲
和儉人鼓舞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有致有今日之患詩曰
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牆之鑒分之言遷幸者
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佞動為身謀翕翕訛訛更相助
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懼其罪者也
且我京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
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敵國乎臣觀河東河西
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寃負痛感憤激切相其慷慨之氣直欲
吞此強敵陛下何忍恬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心痛敵
此耻乎今東京并市如舊上下安貼但徵收之人思望翠華之歸



謁疑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下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優成矣陛下如以臣為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遺幸大計不獨謀之三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淚交下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黃潛善汪伯彥皆嘆以為狂張慙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教入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舍人劉珪言伏聞聖旨擢黃潛厚為戶部尚書臣竊以潛厚乃右僕射潛善之親兄祖宗以來未有弟為宰相兄為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則不然方紹聖間卞為右丞則

京為翰林承旨蓋有所避也及京既專政無所忌憚京為左相則卞為元樞京領三省劍攸領密院其說則曰出於上意不可為辭當是之時雖使蔡氏門人一言及此上皇必以為異論蔡氏必以為背已必斥逐羸殛之而後已其肯聽之乎如其聽之則國家當無金人之禍蔡氏當無嶠南之患矣切聞潛厚潛善皆有童疏力辭潛善身為宰相必不肯私其兄以壞祖宗之法潛厚身為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從而久之亦所以全其謙抑守法之美而不置之於有過之地陛下必以為潛厚通於財計熟於邊不若優與之職名使之總計巡幸財用或命之密院都承旨亦足以示恩眷之厚於舊僚示法之公於天下也潛厚之初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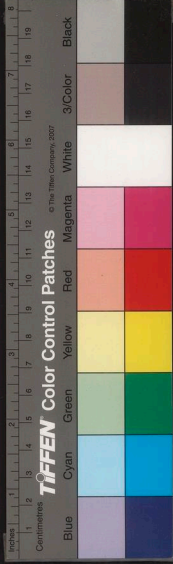
廷以疾疾在告至是造朝首及之流入上違同知樞密院事張慤
諭旨曰卿所論固當但以潛厚明於國計始從權宜可也廷言不
已於是潛厚卒改命 直秘閣新知真州侍其傳充集賢殿修撰
知杭州 特進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慶國公白時中薨于鎮江
府

戊申監察御史齊之禮罷坐奉使江淮催促綱運數月不還且無
措置故也 之禮罷御史日府及本堂
題名記皆不書金從魯要 孝孝義張世引步騎數萬

嚴德安府詐稱米受招守臣陳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中夜
孝義引兵圍城規已為之倍大敗之孝義遁去 河北招撫司都
統制王彦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以兩部七千人渡

河與金人戰破之是日遂復新興縣

已而詔謀報金人欲犯江浙可暫駐蹕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
不為久計應合行事件令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先是禮部侍郎
兼直學士院朱勝非嘗言睦陽時以基命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
用武之國脫有緩急大駕一動則河之南淮之北皆盜區矣今敵
騎充斥而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接蜀漢而引江淮可以
既今四方乞轡與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執政不納中書舍人
劉觀亦言今兩河為金所躡獨有渡江而南駐蹕金陵而別詔老
將總六師據長江以自衛徐觀金人所向然後設奇出伏以攻其
南北使金兵不專則其勢易乘而吾可以得志今陛下不念天下



不行於東南慮私鑄耳其後改當十為當三則自無私鑄之利矣
何為而不可行况財貨多出於東南常慮錢寶不足於交易望特
詔三省參論以革因循之弊從之時更軍旅之後諸道財賦亡於
兵火委於川途乾沒於胥吏者不可勝計自中都府藏迄于州縣
倉庫往往毀棄籍匿印章出納之降謾無稽考慈在河朔時雅以
心計為上所知自長地官至於執政上獨委以理財之事慈嚴明
通敏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文移所至破盡若神東南諸路皆惕
息承命國用賴以無乏然慈在中書至於自作酒肆議者或以為
苛碎焉慈自作酒肆此據朱勝非秀水閣居錄附入
熊克小歷載大錢通用在戎中今從日歷

辛亥詔自今京畿府縣官初到任並進秩一等任滿無遺闕亦如

之此事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二年三月
十七日淮南通判刑獎指揮增入

壬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張邦昌賜死始寧綱議誅邦昌黃

潛善汪伯秀皆持不可及是聞金以廢邦昌為詞復犯界張雅節
要三高

慶裔詔韜罕曰吾君以邦昌廢逆故再有河南之役又云金人入

兗山東止以邦昌為名蓋金人畏後姑附此為說耳今刪潤修入

上將南幸而邦昌在長沙乃共議賜邦昌死以其事付湖南撫諭

官馬伸詔曰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

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優支賞錢數百萬緡猶以逼於金人之勢

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此因鞫治他獄姑知在內中衣赭履黃袍

宿寧福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遂將盜有神詭雖欲

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高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殿中侍御



史馬仲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令漳州日給口常切拘管仲

至漳州邦昌請詔已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共迫之乃登平

楚樓而縊蔡條百衲叢書云邦昌死于平楚門下官舍王明清揮

金不載不於是高州派人王時雍亦坐誅此據偽楚錄附見不

知何謂於是高州派人王時雍亦坐誅此據偽楚錄附見不

子時雍妻潘氏乞歸塋狀云七夫得罪朝死於貶所當未行遣

之時即無不許歸塋指揮命累經赦恩欲遣觀人收拾骸骸歸埋

即靡得音王時雍元無不許歸塋指揮命本州

照會此可見時雍行遣次第見以補史闕邦昌死年四十七

癸丑詔曰朝廷以連年兵革國勢未強所以長慮却顧巡幸淮甸

訪聞小人樂於僥倖擅造言語妄唱事端意在扇惑軍民成其私

計不可不治應敢妄議欲搖動朝廷者許人告有官人轉五官白

身人補保義即同謀或為首始謀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依此推恩

其同謀及知情曾見聞不告之人並行處斬

甲寅詔行在及東京百司官如擅離任所並停官根捕就本處付

獄根勘以尚書省有請也

乙卯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巡幸帥臣修城

壘治官室漕臣積錢糧京城皆守宗澤上疏言伏觀朝廷前遣翁

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

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觀陛下過江避

敵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為慶君之逆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
利害之是非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為腹
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



慮萬萬計今而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處欲去而
之他非唯不能瘡一手臂之不伸并與心腹而棄之豈祖宗所以
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
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
動臣雖老矣尚當雙鑼鼓勇立辨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
掃陰宮禁嚴倫扈從奉迎慶輿謁見九廟非特仗神祇祖考安樂
之庶幾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為走計爾示
敵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
下豈忍乎臣重為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
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

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老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非敵然關之
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
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慶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
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以歸庶雪請康一再之耻然後奉觴
玉殿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
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
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取進止此繁譚是
第九奏是
時宗廟宮室臺省澤皆營繕略備又以東門乃回鑿奉迎之地特
增修之殿殿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奉詔修城費九縣市易
常平錢八萬緡有奇時首役羨錢自市輕賁勤王及撫諭官根劇



之餘猶存此數

修城明年二月軍工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及金人戰

于新鄉縣敗績兵潰彥奔太行山聚眾準備將岳飛引其詬曲去
自為一軍初彥既得新鄉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軍之至也率眾
數萬薄彥壘圍之數重矢注如雨彥兵寡且器甲疎畧疾戰輒不
利乃決圍以出其眾遂潰敵盡銳追擊彥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
所向披靡轉戰十數里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他將復渡河以還
彥收散亡得七百餘人保壘城縣西山常慮變生不測夜即徙其
寢所却曲感其義乃皆刺其面曰赤心報國以示其誠彥益自感
勵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禦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遜孟德劉澤
焦文通等皆附之綿亘數百里俱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列戎相望

間遣勁兵撓彥糧道彥每勒兵待之斬獲甚眾岳飛聞彥軍復振
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勸彥斬之彥壯其勇而惜其才賜飛卮酒
而辭自是兩人始有隙是日賊趙萬入鎮江府境守臣延康殿學
士趙子崧遣將逆擊于丹徒調御兵乘城為備禁居民毋出良久
府兵敗歸御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踰城而入縱火殺
人莫知其數萬遂據鎮江

是月降授朝請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鄧雍勅傳以言者復論其棄

城之罪也

此以紹興元年八月癸巳刑部按舉狀錄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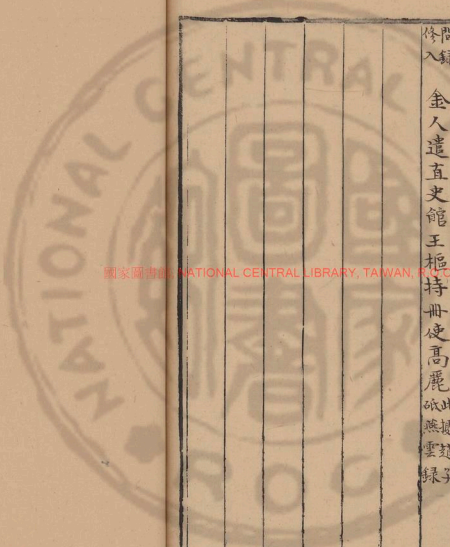
初通問使傅雱既見金元帥

府左監軍完顏希尹于雲中留彌月會河北經制使馬忠制置使
張挾招撫使張所繼遣兵渡河皆失利換為亂軍所殺金以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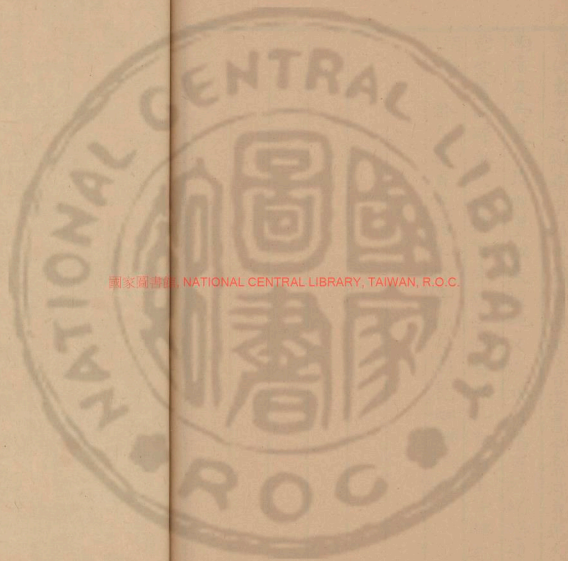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責使者勞避謝希尹乃以國書授勞等還書中索河東北人之在
南者及為夏人請熙豐以來侵地又欲於河陽置榷場以通南貨
勞受書以歸金人無聘幣伴使李侗自以乳香白金等贖之此據
問錄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冊使高麗此據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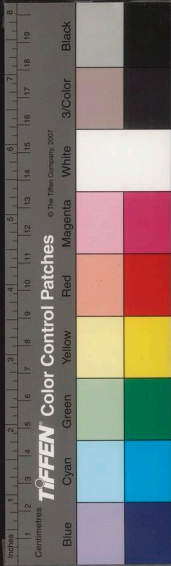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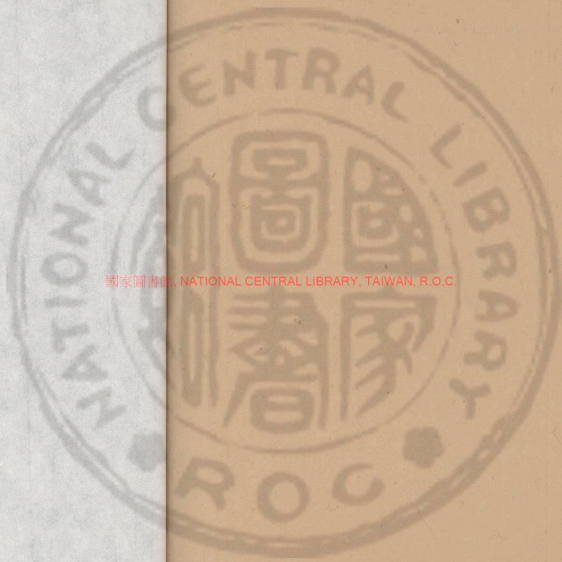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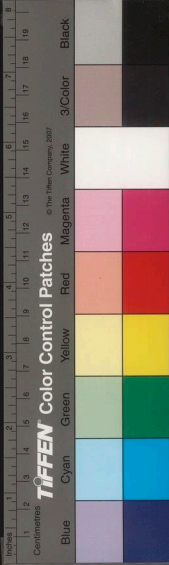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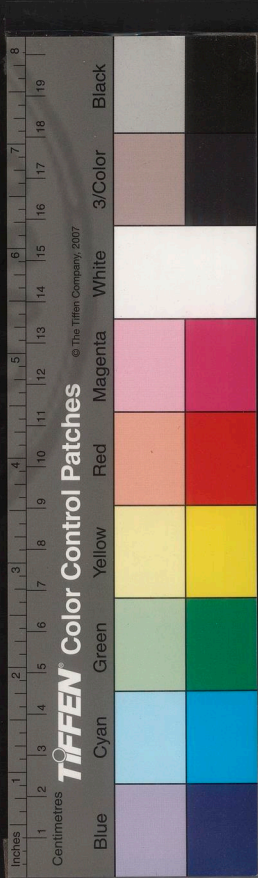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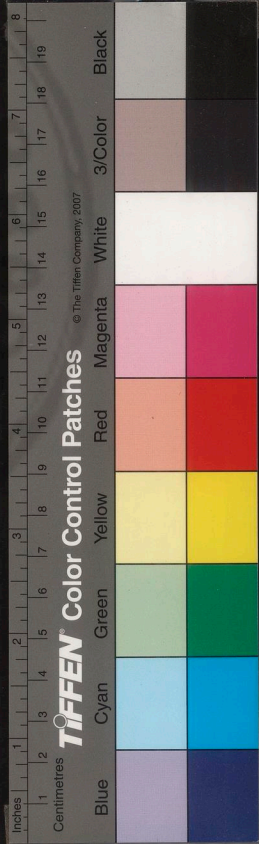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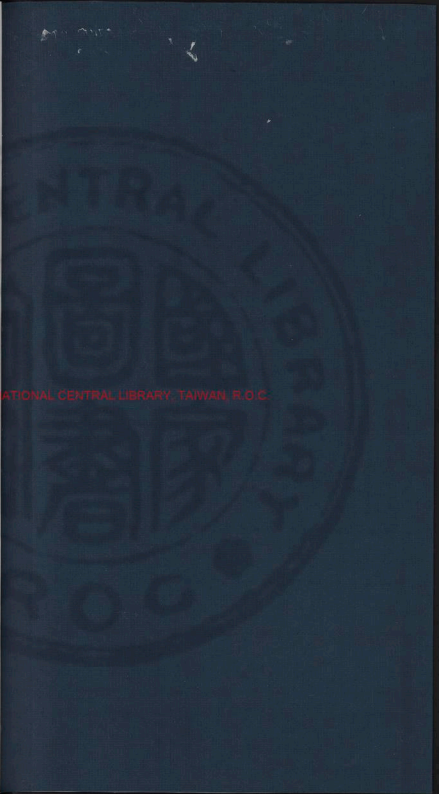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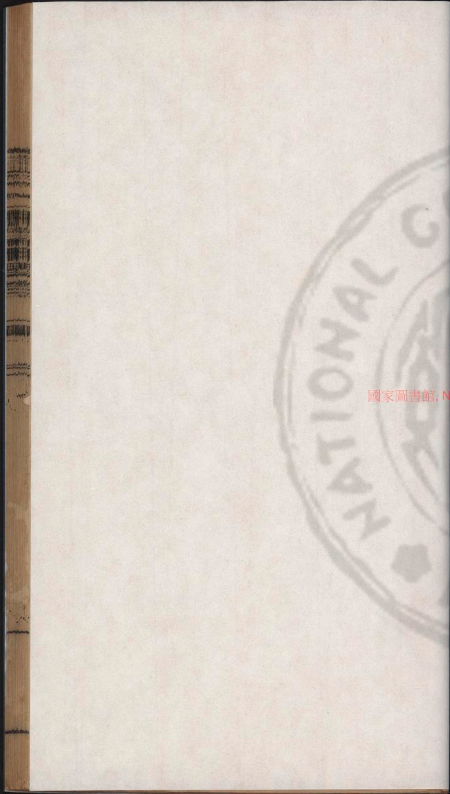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元年十月至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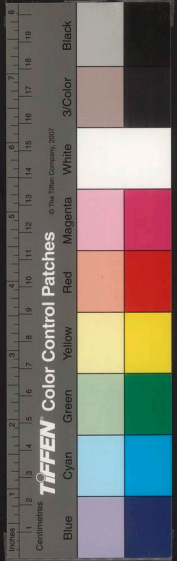
冊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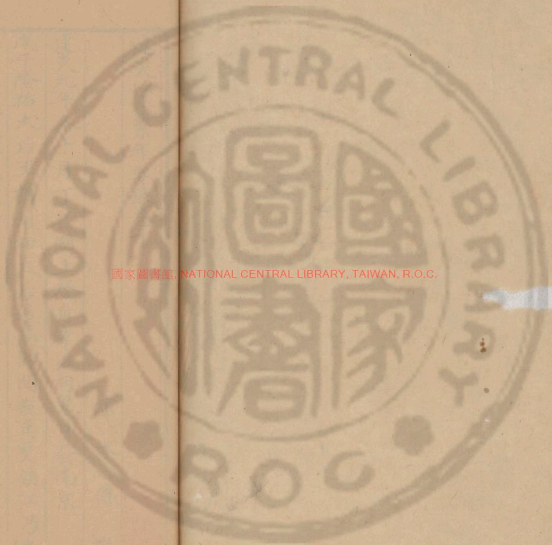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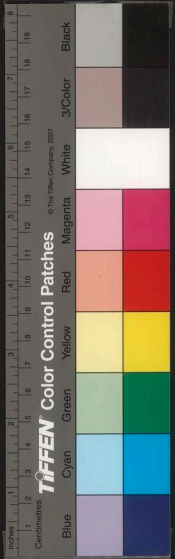


深
22
A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22/42-4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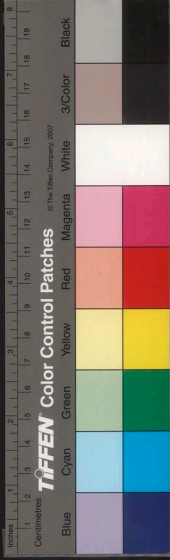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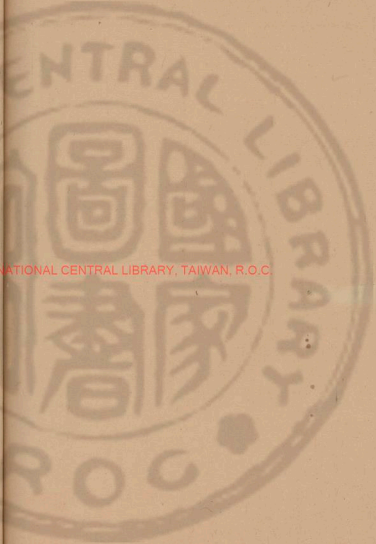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

戊午隆祐大后至揚州初太后過高郵聞叛兵焚鎮江乃遣兵扼瓜州渡及是入城駐于州治名州之正衝曰車駕巡幸駐蹕之門庚申詔諸路官司及寄居待次官或非王命備補之人以勤王為名擅募民兵潰卒者並令散遣有擅募者帥憲司按劾以聞 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且言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勵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輯理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十有五一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二十人
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弩弓隨槍遠射小使臣兩員
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統領為一隊見今四壁
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
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備嚴禦臣見使王彥
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為一體把
截探伺次第敵人畏葸已不敢輕動冒犯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
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井人情物態皆已忻悅教寧嘉靖同
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比緣陛下委付之重常患
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痺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

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倘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
瞻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填溝壑如生之年死骨不朽論語曰
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師京乃我祖宗革命肇
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乃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
佞之語以延幸為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徬徨道路
於偏僻州軍作祖宗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佐迎陛下
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強敵可以消滅寇盜自然
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誣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
餘孽貽君父憂即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
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闊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顛



顯聖陛下迎奉祖宗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眷歸安大內
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念念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許
臣衰暮惟恐心力不建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沅不水惟
陛下斷自淵衷毋惑群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難臣下惟
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始澤條上五事曰近者有旨楛占器甲不
得擅支今命將出師而楛占軍中常用之物此可疑一也近募兵
於四城守禦今樞密院問所募人繫何色額如此則古人使貪
使愚皆不可矣此可疑二也臣為平常防河止以數千卒沿河分
布如有數騎侵犯即奔潰不支故開濠劉寨亦似允當而樞密院
乃用陝西例令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錢今京畿殘破民未復業

勞采安集猶恐散去又何以助軍錢扼之使速去邪此可疑三也
今守禦之具與夫城池雖已粗辦尚多鹵莽而三者樞密院指揮
所雇工役不令支錢此可疑四也臣竊見僕射黃潛善福建人樞
密汪伯孝徽州人內張懋雖是北人然無公識無遠見議論偏頗
皆欲贊陛下南幸此可疑五也既而澤見詔書有跋四方稍定即
還京闕之語壬戌澤上表以謝表曰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
還闕者恭聞明命肅詔回鑾勸騰率土之誥和決中天之氣里間
喜悅如嬰孺之將見慈親道路光輝若翳霾而忽瞻白日人情至
此天意可知謝中竊以列聖格言先王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
至衆而好惡匪殊但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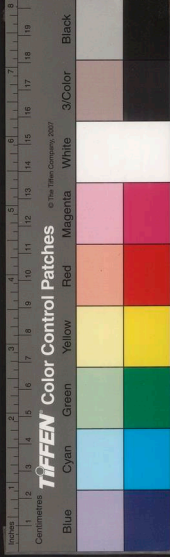
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然後天下能成大順恭
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密韜武之機獨幹乾則之斷整
齊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鮮預想屬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
之休吳窮降福以穰穰寰海來崇而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
表蒙風驅電掃之威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駸奔而抃舞震區
鴻蹶以欽承臣無任又上表曰恭膺明命肅詔回鑿下蘇後后之
情仰對在天之意慈惠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速猷駿惠大
一統之盛佇觀丕應聿享咸寧中謝竊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並
據本根之地宏施實德之風宅四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
直來主曩緣辰告暫聽時延知人久慈於睿慈聚議獨形於英

斷欲繼志而述事遂幹乾而轉坤時方奉于詔書顧忽聞於雷震
是天喜悅為人音聲想衆懼呼應時舞蹈河伯安流而迎駕雨師
灑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携於壺漿父老願治平於道路里閭諱諱
田野熙熙收兩河山寨之心鎮遠徵人民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
赦滌舊染以惟新欵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如在憂勤祖述恭儉
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疆惟恤臣無任先是群盜王再興以
兵教萬人王貴萬餘人往來河上王善以車百乘寇濮州楊進兵
尤衆連擾京西諸郡至德安府守臣直龍圖閣陳規晝夜不解甲
晝則與戰夜却其營相持凡十有八日而進技窮乃以百餘人自
衛直抵濠上求和規即出城與進交臂而語進感其至誠折箭為



哲明日引衆去國光州甚急澤遣使招之皆聽命即以進為留守
司統制且擇其軍中老弱萬餘人釋之進明年二月澤理財有方
乙丑補官凡兩河及京東西諸郡求軍頭者皆輟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為問
上遣中使撫問既而澤聞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京臣聞易於渙
之卦曰渙汗馬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
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臺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
中興之業故廼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
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
浮言之可感何強敵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
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涓日啟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

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
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
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拒敵敵勢窮害不知所為此天亡之時也
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間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其
危孤大振軍聲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
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德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
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聰未即
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
旅與之決戰掃盡邊塵肅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
天下之心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



能自己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甚幸取進止上優詔答之

事在戊午今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陸藻卒

藻已卒聯書之 見七

午甲 癸亥募群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罪未已大略言綱杜塞言路獨擅朝政所陳敷奏之語無非殺戮之事蓋欲陰為慘毒外弄威權當時臺諫如顏岐孫觀李會李擢范宗尹重者陷之以罪輕則置之閑散若非察見之早而養成其惡則宗廟之計幾敗於國賊之手可不為之塞心邪向使綱之輔相止於任職不堪當此危難尚借綱行法

以示懲戒矧其得罪於宗廟百姓與夫不道之蹟顯著如此願早賜寬宥以厭士論章再上乃有是命 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移

知鎮江府 初兩浙提點刑獄周格既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

近權提刑司事招杭賊陳通降之賊聞槍仗手屯秀州界其兵精

遂聽命是日叔近以素隊數十人入城通等猶不解甲叔近與通

等相見置酒推心腹待之使皆馴伏以待朝廷授官之命城中稍

定

乙丑詔帥府輔郡要郡等招置新兵初不計合用錢糧止仰度牒

紫衣之屬及許雜兵改刺紊亂紀律為害甚大其罷之水軍准此

三年二月壬午又置新軍



丁卯御營使司邦統制王淵為捉殺杭州盜賊制置使仍賜銀帛萬匹兩為軍費 有內侍自京費內府珠玉囊來上上投之汁水翌日以諭輔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撻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庚午上次泗州

辛未幸普照寺賜度僧牒金鉢孟

壬申升揚州天長縣為軍以其近行在也

丁丑侍御史王實試右諫議大夫詔東南諸州縣所播私茶鹽糖賞錢每處各以千緡計網趣行在用都省請也 按奏狀江東一路起五萬八千緡則通諸路為三四十萬緡 戶部言諸路所收民間助國錢乞令計置未知後來而如何

輕賈赴行在從之 詔自今獲到強盜罪至死情理巨蠹者更不

申提判司詳覆令本州一面依法處斷俟盜賊衰息日仍舊

初太祖少子秦康惠王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

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諡令諡生子傳中進士第

至是嘉嘉典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 東漢崔瑗廩在磁州封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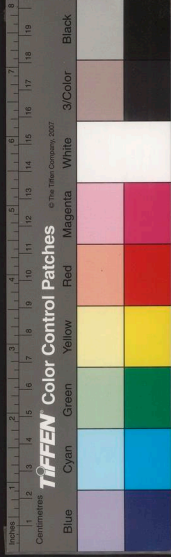
應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戊寅生子伯琮是夕赤光

滿室如日正中或聞庭下馬嘶劍甲之聲

己卯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琮者為之首左正言盧臣中

從駕不及立船舫叱賊為所逼墜水死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

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初



統制官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詔世忠罰金

中書舍人劉珪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為變者乃降

世忠觀察使朱熹張浚行狀云浚初世忠上為奪世忠觀察使按

世忠在南宮已降承宣使行狀恐誤今改作降字庶

括不狹上下聳然始知有國法又詔臣中知無不言而死於非橫將

贈左諫議大夫賜其家銀帛百匹兩官子孫二人臣中贈官在此

承議郎李則言舊制閩廣市舶司抽解船貨以其貴細者計網

上京餘本州打奪出賣大觀後始盡令計網費多而弊眾望復舊

法仍許商人赴行在納錢執據往本州償其教從之自罷常平

司而諸路提舉官多以未受命為詞居職如故偽黨之被竄逐者

往往不行又崇觀以後因父兄得貼職之人用近旨當追奪而所

自如言者以為國家再造之初所恃以號令天下振起中興之業

者威信而已今稽違王命無所忌憚如此不可以不申戒乃詔帥

臣監司體量罷奪其竄斥人護送貶所有隱庇者重坐之

庚辰命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討鎮江

府叛兵武功大夫達州刺史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

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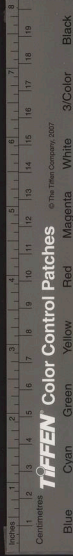
辛巳以劉光世為滁和濠太平州無為軍江寧府界招捉盜賊制

置使御營統制官苗傳為制置使司都統制從光世行鮑克小歷

遣王淵捕浙西諸盜誤也淵此月丁卯先除制置使庚辰乃命光

世耳日歷六月癸亥書趙哲除浙西巡社兼提刑亦誤也社乃八

月丁卯方立法安得兩月前先除提舉官耶況是時朝請郎李



械提舉廣南西路左右兩江峒丁公事械邕州人時自廣西經略
司幹辦公事代還而尚書戶部郎中葉宗諤奏言廣西峒丁自來
止差使臣提舉位卑體輕往往不為遠人信服致帳籍開落失實
教閱廢弛械智謀深遠材術優長備知峒丁情偽乞特差充提舉
官請給人從依市舶官例故有是除既而中書舍人劉珏不書錄
黃論宗諤於修復成憲之時而改變法度減省官吏之際而添置
監司恐峒丁驚疑或致生事望仍舊用使臣仍令監司一員譏察
不從日歷云降旨闕按紹興元年六月三十日廣西轉運司申經
司牒近奉聖旨減罷提舉峒丁官撥隸本司則知此時未
嘗罷也

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至是始日輪

一員直宿行宮

紹興三年八月己亥所書可參考

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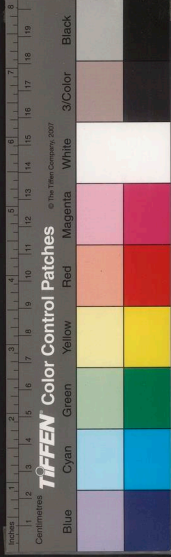
如違停官送遠惠州編管時入內侍者押班康履以藩邸舊恩
用事頗忽諸將多奉之而臺諫無敢言者

丙戌詔廣西沿邊無得受安南逃戶仍令監司譏察以交趾郡王
李乾德有請也 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置官張俊等領兵

至鎮江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時辛道宗前軍
將官苗翊猶在叛黨中乃委翊統之衆心稍定翊傳弟也淵尋始

賊以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餘騎兵百餘人
戮於市無得脫者日歷以此事為劉光世林泉野記能克小歷等
書皆作王淵今從之蓋淵領兵至杭州在光世

之先故因過鎮李孝義既攻德安府不能下統制官喬仲福遣人
江而遂平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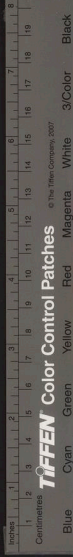
招之

是月孝義行至蘄州張世斬之以降擇其徒強壯者隸軍餘老弱失業者皆還之

十有一月丁亥朔以揚州路滑始聽百官乘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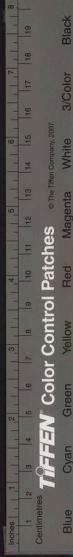
戊子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鄂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罪狀未已浚言綱邪險不正崇設浮言足以鼓動流俗非寬之極之上無以謝宗廟下無以謝生民次無以嚴君臣之分而國是紛紛陛下黜陟之典終不能明於天下况誣罔不根事有可恨者惟綱不學無術始肆彊忿首議遷都于金陵陛下固嘗寢其請矣而迺狼戾輕狂施設大繆故為反覆以感衆心如

前所謂括馬招兵勸納民財之政此最大者夫馬可盡括而有兵可彊招而用民財可驟歛而使三者果如其言人心大怨國本先困矣逮其易詔令以庇翁考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妾費姦跡謬狀不逃理鑿是以乾剛獨斷斥去不疑事之可稽皎如日月而反覆之論輒爾肆行徒取細民目前之譽以幸虛名不知朝廷經遠之謀是為大計人臣之忠于國家固如是乎臣嘗歷考綱之所為當靖康初力請淵聖皇帝留京師雖無制敵之策遠慮之明亦可為奮身以殉國矣而乃小器易盈不知涵養貪名自用競氣好私忠義日虧浸失所守謂蔡京之罪可略蔡攸之才可用交通私書深計密約凡蔡氏之門人雖敗事誤政力加薦引



網之負宗廟與夫存心險惡抑亦有素若不早加寬宥臣恐非所以靖天下言者又奏網之用心在于專營小人之譽靖康之初網知小人之情在于懷土故倡為守城之計卒之二聖北遷至今未復者網之所致也和議之後網知小人之情在于憤敵故倡為劫寨及解太原之圍覆師蹶將怨結兵拏敵再犯城闕者又網之所致也逮陛下中興網自來江淮知陛下幸東南為便既抗章力陳矣及至行在聞小人有不樂東去者即遽為幸鄧之計當是時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網決為之蓋網之心急于盜名雖使國家顛沛一切不恤賴陛下聖明灼知其姦亟行罷黜不然禍亂可勝計哉頃網之入相也至南京之日於政事未有所問先差登聞鼓院

并理檢院吏蓋欲引郡不逞之徒以譽已耳網以小人譽已則已尊已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令皆由己出甚者至于造成伏闕之事雖人主不得而令此淵聖皇帝所以為其跋扈也訪聞近日辛道宗叛兵自蘇秀而來淵傾其家貲數千緡并製造緋巾數千遣其弟迎賊不知其意安在今陛下駐蹕維揚人情未安網居常州無錫縣去朝廷不三百里網既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快不快不平之氣而常州閭閻風俗淺薄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群起藉網為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以為李綱者陛下總未加鈇鉞之誅猶當置之嶺海遐遠無盜賊之處庶幾國家可以永安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黨罔上有虞



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邗言者又奏承議即知無錫縣郝漸嘗郊勞網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臨清人也此據漸墓誌日歷無

人但生而初平之見反黨汪黃而攻李綱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筆而改汪黃豈不快公議哉善乎胡安國之與曰貴罰政之綱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與臺諫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言者獨攻李綱為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職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于網者亦甚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真而不核實如西陽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網發招討司未有以為非者在網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為可此不核實者一也自中尼大理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責綱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觀嘗降表貶張遇于鄂州渚澧陽之後若如言所論國家此不核實者二也網既放于鄂州渚澧陽之後若如言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二臣死有餘青得貶輕矣乃以為杜塞言路守之謀而因欲黜綱前日何臺據權郭京用事綱方遠賔不預戰網本以建州禦敵守城之使為李慈皇帝所知擢與機政而以為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比不核實者五也知寨之舉人以為姚平仲

講于帷幄紳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而乃謂綱之用心欲置公於何地此激怒為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觀而庇翁彥國之罪以怨而抵宋齊愈之死此不待核實而網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如此

初既行巡社法於諸路而通判亳州鄧浚明乞鄉村三丁點一以為民兵至是朝議大夫知宿州李孝言揚其相妨乃止孝揚迪孫地鄆城人天宣和間嘗為宗正丞是日張遇入池州過本真定

府馬軍聚眾為盜號一窩蜂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

守臣朝請即滕祐棄城走遇遂入城縱掠驅羈壯以益其軍始過

驅民為兵民辭以不習戰遇曰吾教汝即命二人取器械相繫殺

一人乃止曰此戰勝法也能殺彼則汝可活耳

已丑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末年始

